虞初新志

自敘

古今小說家言指不勝僂大都餖飣人物補綴欣戚累牘連篇非不詳贍然優孟叔敖徒得其似而未傳其眞强笑不懽强哭

不戚爲足令駭奇攬異之士心開神釋色飛眉舞哉況天壤間灝氣卷舒鼓盪激薄變態萬狀一切荒誕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

所無古之所無忽爲今之所有固不僅飛仙盜俠牛鬼蛇神如夷堅艷異所載者爲奇矣此虞初一書湯臨川稱爲小說家之珍珠船點校之以傳世洵有耴

爾也獨是原本所撰述盡摭唐人軼事唐以後無聞焉臨川續之合爲十二卷其間調笑滑稽離奇詭異無不引人着勝究亦簡帙無多蒐采未廣予是以慨

然有虞初後志之輯需之歲月始可成書先以虞初新志授梓問世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時賢也事奇而覈文雋而工寫照傳神彷摹逼肖誠所謂古有而

令不必無古無而今不必不有且有理之所無竟爲事之所有者讀之令人無端而喜無端而愕無端而欲歌欲泣誠得其真而非僅傳其似也夫豈彊笑不

催彊哭不戚餖飣補綴之稗官小說可同日語哉學士大夫酬應之餘伊吾之暇取是篇而瀏覽之匪惟滌煩袪倦抑且縱橫俛仰開拓心胸具達觀而發曠

懷也已

康熙癸亥新秋心齋張潮譔

虞初新志

凡例十則

文人銳志鑽研無非經傳子史學士馳情漁獵多屬世說稗官雖短詠長歌允稱遊戲即塡詞雜劇備極滑稽未免數見而不鮮抑亦常談而多複茲集倣虞初之選輯倣若士之點評任誕矜奇率皆實事搜神拈異絕不雷同庶幾舊調翻新敢謂後來居上

虞初志原本不載選者姓名湯臨川續編未傳作

者氏號俱爲憾事或屬闕文祇若委宛餘編虞初爲漢武帝時小吏衣黃乘輜采訪天下異聞以是名書亦猶志怪之帙即齊諧以爲名集異之書本夷堅而著號

一切選家必以作者年代爲準百凡評次鮮以其事時世爲衡如史記追遡三代以前而選文止稱一字曰漢是也故志中之事或屬前時而紀事之人實生當代自應入選詎可或遺

一事而兩見者敘事固無異同行文必有詳略如

大鐵椎傳一見于寧都魏叔子一見于新安王不菴二公之文真如趙璧隋珠不相上下顧魏詳而王略則登魏而遜王祇期便于覽觀非敢意爲軒輊

賴古堂藏弆結隣諸選蒐其人之文專系于姓名之下蜩笑齋尺牘新語三編別其文之類分叙于卷頁之中因云整整齊齊未覺疎疎落落今茲選錯綜無次庶不涉于拘率且其事荒誕不經無庸分夫門類讀書之暇展卷儘可怡神倦息之餘披

繙自能豁目

序爵序齒從來選政所無或後或先總以郵筒爲次不能虛衙以待亦難縮地而求隨到隨評即付剞劂之手投閒投刺勿煩酬酢之勞次第未可拘拘知交定稱爾爾

文自昭明而後始有選名書從毛鄭以來漸多箋釋悉由流連欣賞隨手底以加評抑且闡發揄揚並胸襄而迸露茲集觸目賞心漫附數言于篇末揮毫拍案忽加贊語于幅餘或評其事而忼慨激

鼎武賁其文而咨嗟唱嘆敢謂發明聊抒興趣旣自怡悅願共討論

鄙人性好幽奇兼多感憤故神仙英傑寓意四懷外史奇文寫心一啟（予向有才子佳人英雄神仙四懷詩及徵選外史啟云）平素逢秘本不憚假抄偶爾得遇異書輒爲求購第愧蒐羅未廣尤慚采輯無多凡有新篇速祈惠教并望乞鄰而與無妨衆爾所知

一是集祇期表彰軼事傳布奇文非欲借選沽名居奇射利已經入選者儘多素不相知將來授梓者

何必盡皆舊識。自當任剞劂之費。不望惠梨棗之貲。免致浮沉早郵珠玉

海內名家倘多未傳之作。坊間定本俱爲數見之書。幽人素嗜探奇。尤躭考異。此選之外。倘有嗣選古世說。古文尤雅。古文辭法傳集。布粟集。非遊便覽諸書。次第告竣。就正有道。凡有繆盭。幸賜教言

心齋主人識于廣陵之詒清堂

虞初新志目錄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卷之一

大鐵椎傳　寧都魏　禧冰叔
秋聲詩自序　晉江林嗣環鐵崖
盛此公傳　大梁周亮工櫟園
湯琵琶傳　南昌王猷定于一
小青傳　失　名
義猴傳　鹽城宋　曹射陵

卷之二

柳敬亭傳　太倉吳偉業梅村
汪十四傳　錢塘徐士俊野君
武風子傳　桐城方亨咸邵村
記老神仙事　桐城方亨咸邵村
瑤宮花史小傳　長洲尤侗悔菴
九牛壩觀觝戲記　豫章彭士望達生

卷之三

馬伶傳　商丘侯方域朝宗

顧玉川傳　山陰 曹 禾 峩嵋
冒姬董小宛傳　金沙 張明弼 公亮
賣酒者傳　寧都 魏 禧 叔子
一瓢子傳　華容 嚴首昇 平子
宋連璧傳　樂安 李煥章 象先

卷之四

義虎記　洪都 王猷定 于一
丁藥園外傳　錢塘 林 璐 鹿菴
寄暢園聞歌記　莆田 余 懷 澹心

陳小憐傳　黃岡　杜濬茶村
賣花老人傳　江都　宗元鼎定九
神鉞記　盱江　徐芳仲光
焚琴子傳　梁溪　顧彩天石
四氏子傳　金壇　張明弼琴牧

卷之五

啓顛傳　海寧　朱一是近修
換心記　盱江　徐芳拙菴
秦淮健兒傳　金華　李漁笠翁

山東四女祠記　姑蘇 黃　始 靜御
林四娘記　三山 林雲銘 西仲
乞者王翁傳　盱江 徐　芳 拙菴
雷州盜記　建昌 徐　芳 仲光
花隱道人傳　海寧 朱一是 欠菴

卷之六

張南垣傳　太倉 吳偉業 梅村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桐城 方　苞 望溪

郭老僕墓誌銘　商丘　侯方域　朝宗
五人傳　宣城　吳肅公　街南
簫洞虛小傳　臨川　傅占衡
鬼孝子傳　鹽城　宋曹　射陵
黃履莊小傳　武林　戴榕　文昭

卷之七

書戚三郎事　豫儀　周亮工　減齋
象記　錢塘　林璐　鹿菴
姚江神燈記　海寧　朱一是　近修

紀盜　潛陽　楊衡選　聖藻
化虎記　豫章　徐芳　仲光
義犬記　盱江　徐芳　仲光
奇女子傳　建昌　徐芳　仲光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卷之八

江石芸傳　豫章　吳良樞　璿在
耕煙子傳　浙郵　洪嘉植　去蕪
吳孝子傳　寧都　魏禧　冰叔

李一足傳　南昌　王猷定　于一
孝賊傳　洪都　王猷定　于一
王翠翹傳　莆田　余　懷　淡心
戴文進傳　錢塘　毛先舒　稚黃
髯樵傳　錫山　顧　彩　天石
趙希乾傳　南豐　甘　表　中素
萬夫雄打虎傳　江寧　張　怨　南村

卷之九

劍俠傳　濟南　王士正　阮亭

皇華紀聞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毛女傳　江陰　陳　鼎　定九
寶婺生傳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王義士傳　江陰　陳　鼎　定九
紀陸子容事　仁和　王　晫　丹麓
雌雌兒傳　蓉江　陳　鼎　定九
再來詩讖記　沙張白　定峰

卷之十

筠廊偶筆　商丘　宋　犖　漫堂

余忠節公傳　毘陵　董以寧文友
核舟記　嘉善　魏學洢子敬
沈孚中傳　武林　陸次雲雲士
愛鐵道人傳　古黔　陳鼎定九
北墅奇書　錢塘　陸次雲雲士
鬼母傳　興化　李清映碧
狗皮道士傳　黔中　陳鼎定九
烈狐傳　貴州　陳鼎定九

過百齡傳　錫山 秦松齡 留仙
八大山人傳　江陰 陳鼎 定九
圓圓傳　武林 陸次雲 雲士
黹翁傳　蓉江 陳鼎 定九
客窗涉筆　失名
聞見卮言　嘉善 顧珵美 輝六
樵書　蕭山 來集之 元成
錢塘于生三世事　毘陵 陳玉璂 椒峰
活死人傳　江陰 陳鼎 定九

義牛傳　蓉江陳　鼎定九

卷之十二

邵士梅傳　上海陸鳴珂次山
彭望祖傳　江陰陳　鼎定九
程弱文傳　會稽羅　坤弘載
薛衣道人傳　蓉江陳　鼎定九
劉醫記　晉陵陳玉璂椒峰
湖壖雜記　錢塘陸次雲雲士
看花述異記　仁和王　晫木菴

孝犬傳　江陰陳鼎定九

卷之十三

曼殊別志書傳　蕭山毛奇齡大可
補張靈崔瑩合傳　鍾山黃周星九烟
陳老蓮傳　蕭山毛奇齡初晴
桑山人傳　蕭山毛奇齡大可
李姬傳　商丘侯方域朝宗
記縊鬼　秦郵王明德今樵

卷之十四

平苗神異記　永平王　謙　撝齋
紀老生髮訟　錢塘吳陳琰　寶崖
會仙記　宜興徐喈鳳　竹逸
太恨生傳　荆溪徐　瑤　天璧
瘞水盜子銘　蕭山毛奇齡　僧彌
姍姍傳　武進黃　永　雲孫

卷之十五

同夢記　古蕩閨秀錢　宜　在中
述怪記　蘇州繆　彤　歌起

啞孝子傳　廣陽　王潔　汲公
孝丐傳　仁和　王晫　丹麓
乩仙記　臨海　洪若臯　虞鄰
中泠泉記　安慶　潘介　幼石
髯參軍傳　無錫　徐瑤　天璧
李丐傳　遂安　毛際可　會侯
書鈿閣女子印章前　河南　周亮工　元亮
書王（安節宓草）印章前　祥符　周亮工　櫟園
書姜次公印章前　豫儀　周亮工　減齋

卷之十六

因樹屋書影　豫儀周亮工櫟園
記桃核念珠　平湖高士奇澹人
核工記　滄洲宋起鳳紫庭
張南村傳　瀘州先著遷甫
劉酒傳　豫儀周亮工減齋
記古鐵條　杭州廖鍾玉大衿
唐仲言傳　豫儀周亮工櫟園
李公起傳　豫儀周亮工減齋

記吳六奇將軍事　吳江鈕琇玉樵

卷之十七

紀袁生遇仙始末　遂安毛際可隺舫
閔孝子傳　江寧吳晉介茲
人觚　平江鈕琇玉樵
事觚　平江鈕琇玉樵
物觚　平江鈕琇玉樵
名捕傳　姚伯祥

卷之十八

聖師錄　仁和王言慎旃
海天行記　吳江鈕琇玉樵

卷之十九

七奇圖說　西洋南懷仁
訒菴偶筆　新安汪
柳軒叢談
嘯虹筆記
燕觚　吳江鈕琇玉樵
豫觚　吳江鈕琇玉樵

秦觚　吳江　鈕琇　玉樵
吳觚　吳江　鈕琇　玉樵

卷之二十

三儂贅人廣自序　蘇州　汪价　介人

虞初新志卷之一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大鐵椎傳　魏禧（冰叔）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

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牕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强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群吾又不許是以讐我

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鬬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覩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鬬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愼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鷄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觱篥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挺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

下設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

子。甚工楷書也。

張山來曰篇中點睛在三爾吾去矣句至其歷落入古處如名手畫龍有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之妙

秋聲詩自序

林嗣環 鐵崖

徹呆子當正秋之月殿門簡出氈有鍼壁有衣甲若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謠詠之來則濡墨吮筆而爲詩詩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醉酒酣令客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佳耳予曰何言之莊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騶聲堂後笙歌聲何如予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楸枰聲最佳曰何言之迂也一客獨嘿嘿乃取大杯滿酌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爲先生撫掌

可乎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讌于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團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深巷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囈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間雜牀又從中戛戛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嗚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狺狺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嗚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

夫叱大兒聲溺缾中聲溺桶中聲一齊湊發衆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默歎以爲妙絕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齁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狗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

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于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羣響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嘻若而人者可謂善畫聲矣遂錄其語以爲秋聲序

張山來曰絕世奇技復得此奇文以傳之讀竟輒浮大白

盛此公傳

周亮工減齋

盛此公名于斯南陵人家故不貲先世有義聲屋以內多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齡即能讀等身書有聲邑里長肆力爲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度而聲稱籍甚然是時此公但閉戶讀書固不出與人見也會其尊人捐館舍乃抗俠好交邑里人才智咸出此公下此公乃以爲無足語去而之秣陵欲盡交東南士東南士亦願交此公此公以爲世且亂吾當見天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語會求其人於屠狗

閭於是益散金結客遂爲廣陵兒所詬是時邊事急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貲備公家緩急此公故慷慨欲見天子言當世事乃爲所中以之事卒不濟而金垂盡皆然與世無所合退而返里閈里閈又嗤笑之此公益不復事事產益落所爲文益不合有司尺度佗傺無聊多飲酒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瘉右臂詘中不已若指遂不詘中此公故工書巧其書者慨以左手掃壁納右指瘢中見者以爲若償其書則益工時爲人據石擊案書好爲詩酒後嗚嗚吟不已聞至

秣陵遯制舉義行之非其志也歲在辛未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詩語亮曰此間有盛此公工爲詩兒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獨與予以爲恨不十載前識明年此公目病數明瘥或不能視予竊憂之諷其勿讀書飲酒此公曰如是不如其遂盲也會目病甚又念母老乃別予歸意悒然若不復與予見者予私以爲予當復見之意以其盲而止耳孰意遂不復見耶此公歸吾邸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耳其名詢之郡大夫郡大夫以盲告

公曰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旅諸士進於郡大夫郡大夫復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嗟夫此公盲矣猶不忘覩屈其二十年鋭往之氣瀕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行于旅進旅退爭有司階前盈尺地而不慚豈不悲哉豈不悲哉試後猶寄語予曰盲見無以慰老親于毋啞子爲悲動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士倘有奇材抱異質魁奇特起不俛首就有司尺度也遂無由進又慨[illegible]寧何也　能於虎將之中[illegible]

倒待人使綴首一二摘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階前盈尺地與盲士娓娓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張太祝望之當世而不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哉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聞此公以日久不愈愈憤激家益窘之無從得醫藥於是遂長盲矣然嗚嗚吟如往昔丐其書者以筆濡墨納右指縫中如其不盲時此公以手捫幅兔起鶻落神采奕奕視不盲時有加環視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益好讀書危坐繩牀聽他人誦更番不令休入耳輒記憶不遺有所

撰述曰授友人滔滔汩汩凡數人不能拱筆札常以書寄予大梁至數千言言予當不長貧賤他日擁節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南予墓在焉子當登我堂拜我老母爲我書石曰盛此公埋骨處予願足矣他則予之事也予何言予得其書怱怱如失者數日卻此公將不永矣不數日凶問至予爲位哭之會予成進士官山左不能即至秣陵北至秣陵欲買舟省盛母會亂甚又不果行乃使椽往慰盛母椽歸爲予言盛母年且開八裘妻倍孝謹故無子一女先

盛沒一老僕撫以供兩孀婦菽豆不贍裋褐不完敗屋數楹不蔽風雨行道見之咨嗟而爲之友者乎宁闒然嗟夫天乎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予解橐金復促掾往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饘粥市石檄南陵令碑其墓予自書盛此公埋骨處從其生時請也西蜀縣巷陳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梁蓋常聞予數言南陵盛此公不置邑屬公公乃檄令視盛母無恙手書盛此公讀書處爲額懸其常危坐繩牀側復允予請以其行誼補郡乘其讀書之屋蓋已受值期以

盛母存沒不能待盛娶也予歸其値祀此公於中堂其老僕世守之此公好爲古文詞盲而少無子弟爲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毛詩名物攷三十卷休菴雜鈔十卷歷法二卷輿地攷十卷群書攷索十二卷今所傳者獨名物攷耳他皆不傳予遣掾訪其家鈔遺書盛母泣而曰兒著書成爲人竊去惟存詩若干卷老年人坐則懸之肘臥則枕之老年人不即塡溝壑者恃有兒遺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用君予受而泣因爲之次弟詩之梓嗟夫此公能文章

而不以文顯好彎弓馳驅而不以將名行誼不愧古人而不以行役工爲詩而不以詩倖黃金旣盡日徒憤激退而自悔又以貧死煢篳未古嗣續中絕老母寡妻形影相弔生平故舊不爲存問遺青狼藉行諡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懸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使不知此公者讀其詩以爲其才且盡於此而知者因其巳然想其未然咨嗟太息不能已已嗟夫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夫士旣不能塊然獨處則不得不出而與人交與人交不受其益徙爲所害如此此雖

其不愼交游所致。然孰非天哉。孰非天哉。天爲庸流俾長守富貴。少爲姱節奇行者。必陰摧折之。從來久矣。予又何憾於廣陵兒哉。此公初名籛。今尺牘中所傳盛籛侯是也。

張山來曰。古今盲而文者。自左卜以下。推吾家張楷。今得此公。益不寂寞矣。然諸人僅工詩文而此公復能書則尤奇也。

湯琵琶傳

王猷定于一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搆茅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峰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于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嵌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

拍。哀楚動人。王淡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曾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觱篥。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觱篥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于姑。而姑死。欲委身無可適者。

願執箕帚為君婦應會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泝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會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髯甚古自叢篁中跳入篷應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慨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亾惟若刻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亾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矣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會

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遺食兵間耳目聾瞽鼻漏人不可邇名之者隔以屛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艸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為楚歌聲淒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

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泣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會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激烏能傳於後世乎戊子秋予過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聚者太官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

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悽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意者獨君也乎哉

張山來曰韓昌黎頴師琴詩歐陽子謂其是聽琵琶予初擬之蓋以琵琶亦必能如詩中所云之妙也今讀此文覺爾汝軒昂頃刻變換潯陽江口尙遜一籌耳

小青傳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過。了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即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為妄。嗤之。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律。江都固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茗戰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唯恐失姬。雖素嫻儀則。而風期異豔。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

十六歸生生豪公子也性嘈唼憨跳不韻婦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西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己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業誡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閒地必密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戢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遐兩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謔躍倏東倏西姬澹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賢嘗就姬

學奕絶愛彈之因數取巨觴觴娣聃娣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蕭圖空覩耶姬曰賈平章劍鋒可畏也夫人笑曰子懦矣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頃之從容諷曰子既嫻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墮羅剎國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阬頃言濟豈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善遇子子終向党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

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徒供群口畫描耳夫人嘆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强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即旦夕所須第告我無言因相顧泣下霑衣徐拭淚還座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輒不禁唏歎息云姬自後幽憤悽惻俱托之詩或小詞而夫人後亦旋宦遠方姬益寥悶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佯感謝婢出擲藥牀頭嘆曰吾即不願生亦當以淨體

奴依作劉安鷄犬然以一盂爲斷送耳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一盞許益明妝冶服擁襆欲坐或呼琵琶婦唱盲詞以遣雖數暈數醒終不蓬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語冤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于旁而自與嫗指顧語笑或扇茶鐺簡圖書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

笑曰可矣師去郎取圖供榻前爇名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潸潸下一慟而絕時萬曆壬子歲也年纔十八耳哀哉人美于玉命薄于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嘔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緘寄某夫人啓視之敘致悽痛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甚趨索圖乃匿第三圖僞以第

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從兹絶矣悲夫楚熠成烈何不以紀信誑之則非不在姊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襯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絶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詩云雪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顛顛筆落窻外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繚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烟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鴻唳悄悄絶何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

西土莫生天願為一滴傷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春彩血淚點極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漸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驎驎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牕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于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箇憐文彩也向秋風鬬羽翰脈脈溶溶灩灩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

不抑秋思淡語一似墨香江上文斑點山點螺珠衆簇收爾得棲前身一死。香倫眞是蘇風流鄉心不畏兩峰高昨夜慈親入夢。遂見說浙江潮有信。漸潮爭似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將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別淸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槩。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著衫又撚裙雙帶。與某夫人書云。元元叩首瀝血致啓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遡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

分懊噥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酬姊姊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諸姨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桃排敍鬟倫近郎側將無似娣于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飛瑤仙槎北渡斷梗南樓信語哮聲日為三至漸乃微詢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探鄙衷未見其可夫屑肆營心餓狸悲鼠此值供其摘焉不卽除以當壚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淺若

便祝髮空門洗妝浣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謖謖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恍惝不聊老母娣弟天涯間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豈茲者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匪自今結褵以來有宵雖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

蝶乃謂之死哉或軿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愛阿漆可念幸終垂憫囑昔珍贈悉令見殉資鈿綉衣福是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變無件附呈一絕亦是鳥語鳴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媪奸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夢生平於響像見窣悴之斂颷是耶非耶其人斯在榮乎夫人明眞無路永從此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與思及此勸也何如元元丁吉評首十淺附

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張山來曰。紅顏薄命。千古傷心。讀至送鳩焚詩處。恨不粉妬婦之骨以飼狗也○又曰。小青事或謂原無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及讀吳[redacted]紫雲歌。其小序云。馮紫雲為維揚小青女弟。歸會稽馬髦伯。則又似實有其人矣。即此傳亦不知誰氏手筆。吾友殷日戒髫齡憶為支小白作。未知是否

姑闕疑焉

義猴傳

宋　曹彬臣

建南楊子石袍告予曰。吳越間有髮髯丐子。編茅爲舍。居于南坡。嘗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于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爲命。若父子然。如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變。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人子躃踊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辭頻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貫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異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

衣襤褸者為舁棺至南坡瘞丐子埋之猴復于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廩于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翹長啼擲躍自赴烈燄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嘆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張山來曰有功世道之文如讀徐阿寄傳

卷一終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之二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柳敬亭傳

吳偉業梅村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醵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

噫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

欲其靣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廼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咍嗢噱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亾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

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己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敖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彊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亾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

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弘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泄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慴失次生拜訖索酒詼啁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

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亾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毋相失請貤封不能得其姓涕泣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與左郄而漸用

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即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犯矣後果如其慮焉左遂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犯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與得楷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畜已像二其一闕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嘆曰良玉天下健

見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褐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郎入山且令自從而殺之郎此圖爲不全矣左頷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遂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亾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屝履踵

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欷歔灑泣既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揚生季蘅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眞左因彊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揚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張山來曰戊申之冬予于金陵友人席間與栁生同飲予初不識栁生詢之同儕或曰此即梅村集中所謂栁某者是也滑稽善談風生四座惜未聆其說稗官家言爲恨今讀此傳可以想見其掀髯鼓掌時也

汪十四傳

徐士俊（野君）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于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開山上嚆矢聲汪即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自挺之徒日益貧困心忮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徙挾一弓一矢之

勇跋履山川向猿猱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問戶外事而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劉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于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僄嘯聚之徒大不得志于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延騎而去于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聞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　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

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于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廹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刼汪之護行者。暫置汪于密室。縶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頭陳之鼎俎。以洲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毋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爲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夭矯天

外而我淒然一身徙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爲之柰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從容如下天狀況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悽惋激烈美人即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追詢見舍傍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闖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並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柰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

也。父爲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踐。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救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泣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遙遠。當擔簦杖策。衛汝以行。于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月。咯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郎從京國返浙。妾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

廟以祀稱爲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樂之血食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吾鄉有此異人大是爲新安生色而文夭矯奇恣尤堪與汪十四相副也

武風子傳

方亨咸　邵村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于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簞瓢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即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箸爭購錢數百于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以爲利生顧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箸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

作然靳不輕與人好事者伺瞯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懽酒酣以火與箸雜陳于前而不言生攘臂趯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于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為之雖累百不倦于是滇之士大夫相餽遺皆以武生箸為重王公大人遊于滇者不得武生箸即不光生囘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于滇滇士民慴于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于民間見其箸與

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于賊縶之來至則白眼仰天唶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于前設醇醪于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抑斫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鉞曷縱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曰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為人作

箸以謀醉人重之適當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于庭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踪跡無定矣武琳宮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留留必作數十箸以謀醉然出入無時于是其箸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箸作凌煙閣功臣圖者箸粗僅及紕而旌旄鎧仗侍從衛列無不畢具至褒公鄂公英姿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識細如絲淡紺色入竹分餘如鏤武定太守顧典山爲余言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于旁伺炭

末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蕭蕭有聲如獵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囈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迴數十日或數月忽來從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與山僧作武與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稱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

曰共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于是作武風子傳

張山來曰武生豈真風子耶不過如昔人飲醇近婦以寄其牢騷抑鬱之態宜其箸之不輕作也○鄧村先生與先君同年余幼時曾一聆謦欬癸亥冬瓜洲梁子存齋以此傳錄寄未幾而何省齋年伯又以刻本郵示益信奇文欣賞自有同志也

記老神僊事

方亨咸　邵村

蜀中劉文季爲余言。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僊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焉。其初被擄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即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得免。神僊此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滌大釜沃水。析屋爲薪燎之。水沸。沸凡數。以一物左右攪。成膏。賊衆駭。爭相傳獻賊。聞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

術能生人此膏乃偃授或刀斧或搒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即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殺人剕刑人并笞掠無筭笞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屬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無不生且立剌杖而行軍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橐漸充矣獻賊有愛將某者攻城爲飛砲所中去其頦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即生剖一人頦按之傅以膏一日而甦飲啖如未創也時孫可望在賊爲監軍夜被酒殺一孌童旦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

笑問曰監軍夜來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人乎吾當回馬覔之可望曰唉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爲犬豕啖矣何從覔塑匠曰監軍若令我覔何物犬豕敢啖貴人乎可望曰鼠子給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覔塑匠笑曰何處覔覔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匠指道旁舁一氊裹曰何需覔即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异之塑匠笑謂監軍拗啓之可望下馬解氊則星眸宛轉厭厭如帶雨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躁一

軍皆驚聞于獻賊獻曰此神僊也當封之曰封恐衆未知時營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几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令以數十萬几累之擇累之最高者謂拜僊臺於是衣塑匠以淡衣巾以綸巾方屐縧縧塑匠身長六尺廣額濶面大有鬚髯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即射塑匠不得已及其半惴慄惶懼而萬矢擬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僊者

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匠而皆曰老神僊矣老神僊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渠賊某者戰敗傷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求老神僊治僊以不易某哀號宛轉盛陳金帛以請老神僊揮之曰此身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刎也吾無子將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僊從容解所佩囊出小鋸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人脛度其分寸以接之傅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求其藥者皆不敢後傀遺爭投身為養子矣獻賊有

幸婢曰老卿者美而慧善書畫卿不甚識因名凡賊中移會偵發文字皆所掌獻賊嬖之燕處有所思老卿見其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爲老卿疑旁人伺以所佩刀反手擊之中其腰折骨剸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悼痛急召老神僊老神僊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狡監軍姿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僊逡巡曰需時日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僊請期三七比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喉間即格格有聲老神僊賀曰可救矣七日當復因

取水潤其腸納腹中引鍼縫之傅以藥夾以木板約以繩果七日而老卿步履如常時及獄賊死賊衆潰從劉奔滇生平素德于老神僊者衛之來滇永曆至賊衆多為僞王侯老神僊傭傲王侯間擁厚貲闢宅城東闢累石成山鑿井為池遍植花木蓄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醉則高歌而臥不顧也迨永曆奔緬何老神僊從之行及騰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訴一日謂文季云吾老矣將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靳不與人致絕其傳

是可惜老神僊曰吾非新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因訊其所授之由曰某陳姓河南鄧州人名家子少嘗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塾師時撲責之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能耐遂出亡悵悵無所適因禱于關帝得一籤云他日王侯都並肩自頋一喪家子何得並肩王侯哉然神不誑我與王侯並肩者惟僊人素聞終南山多隱僊願往從之窮登涉恐飢寒適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遙望絕巘上有洞人出入因披荊棘躋巉巖達于洞見一道

者坐石上翛然異凡人余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敢入即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師食爾狀如糕色白方僅二寸味甘如飴食之遂不復饑余竊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爲余告以求僊道者哂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爲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道者曰已而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授汝資一生衣食好爲之勿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畱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喜

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爭傳某巡撫者有愛女戲鞦韆傷足骨出于外醫莫能療募能療者金二百騾一匹余往應募依方試之果瘥余于是囊金乘騾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時賊已起謂余必從不義首于官將置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聞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覆辨論不信並陳書以實余父愈怒裂書火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逃今之所用者皆燼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

不知往矣其自述如此君無何以疾死嗚呼不龜手藥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于洴澼洸顧所用異耳向使老神僊能體文志不陷于賊挾此術遊當世盧扁華佗不得専於前矣惜其狃于貨利遂妄神僊之名而終以賊死雖然人之遇僊與不遇僊惟視福德之厚薄老神僊得其書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嘗見稗官所誌侯元者樵山遇老人授兵法卒以作賊戮其身事頗類此常怪僊人不得其人即秘其傳可也何往往傳非其人以致敗告僊亦何恐哉且終南道者

亦未必眞僊剛其膏乃以處子陰戸油煉之火光滿室然升屋梁光息而膏成此豈僊人救人之方乎本草以多用蟲魚致遐上昇十年況殺人以救人不獨一人且數十百人是老神僊者則亦始終一賊而已

張山來曰仙家有禁方而不以傳世則禁方徒虛設耳若以殺人救人爲過何不去此種類而止存金石草木之藥乎乃計不出此而往往傳非其人以致遺累是亦授受之未善也

瑤宮花史小傳

尤侗　展成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爲扶鸞之戲得遇瑤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往花下摘花爲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詬之遂赴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爲散花仙史此掌衣眞人唐孫過庭告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溼其標韵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旣爲情死猶戀間常有恨色性善詼諧旣與予狎暱嘲戲百出

一座鬨堂。間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憮然。不卽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嘗與予聯句云。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吟露啼。青火半銷殘月繼。黃鍾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微。消遣夜深惟有夢。巫山攜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插瑟瑟鈿朵。著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鴛鴦襪。五色雲霞履。妝束雅澹。神姿艷發。顧盼嫵媚。不可描畫

搴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忽爲一物塡壓。又似鬼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釭明滅。紙窻風聲絛絛。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牀頭兩次。君爲五臟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何。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臟魂魄。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之親。吾與子情淺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泣下欷歔。既而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

鄰。兩情眷眷不遂。病歿。君作一剪梅告楚江云、三生如不斷。願結未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趙地。賜以玉瑙一串。翠鳳屐一雙。花史賦鷓鴣天詞送之云。整束辮環下碧霄。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香粉。獨對瀟湘檻翠翹。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紅橋。從今不伴烟霞客。愛向風前鬬柳腰。楚江和云。朝飡風露暮凌霄、不羨金閨貯阿嬌。卻恨柳絲牽月綠。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醪。依依不舍舊藍

榆東君可許認[illegible]作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聞其以彼詞贈荅切責之命游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不患才少花兒獨患情多倘涉幽期恐行山魈木魅之疑也自爾蹤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歲女子爲阿母青童攜去後駕鈿車詣包山張碩言本爲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此與楚江事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婿如夢忽忽怨之然匆萊趁往來邯鄲道上黍樓日

出遊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登仙人固如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負此遐修也花史詩詞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眞人同淛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兩人作長歌記之予秃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蟲書亦狡獪伎倆也眞人笑而譯之其辭曰登峰嘗登第一山娑娑屹立不可攀巨靈贔屓峰爲掌雲氣時流十指間蒼龍玉馬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開爾乃坐青蓮遊玉井今

鼎石室篆如烟。囫圇握麈成淸談。鐵笛一聲江天外。

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嘉筵。歌一曲。樂萬年。

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桃上聽流泉。响然醉倒不知還。

呼吸三炛應列斗。巍峩兩山一畫剖。少陰合德合秋戌。氣合金爽據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蓐收別館稱中阜。何若凌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丢。視昔登顚發狂號。亟書作別眞堪嘔。仙兮仙兮不可及。髣髴斯遊不覺口。我向瓊宮索記書。大文千言若蝌蚪。

屐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

至乩仙弁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嘗許予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鬟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翩然即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呼予為晨子）

張山來曰世間唯乩仙一事最為難解以為真仙則不當為人所召以為非仙則詩何攸而且工字跡亦多別致或者慧業文人死而精魂不散假借人間筆墨以消遣光陰耳古人云寧為才鬼尤勝頑仙則謂才鬼為仙亦無不可

九牛壩觀觝戲記

彭士望達生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爲角觝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頷之。因設場於谿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泠然。陰而不燥、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犂犢、行擔簦者、水浮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人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兒之足反覆臥起、或鵠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亦仰豎。伸縮自如、間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花出

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立案上。拜跽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兩足頁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閔其勞。令暫息、飲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爲橋、距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傅粉墨、揮扇。雜歌笑。闊步坦坦。時或跳躍

後耍舞大刀回翔其上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耍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為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帕蒙雙目為瞽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擒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如垂簷其衡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為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然惟恐其傾墜

叟觀場上人皆暇整從容而靜入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此皆一誠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避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扗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所能効此其意非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非所稱僚之弄丸庖丁之

解牛傴佝之承蜩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瞀人臨千仞之蹊足逡巡垂二分扗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擕其婦與婦之娣姒兒之子提抱之嬰孩餬其口於四方贏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諳草木之性据撫續食亦以

哺其兒叟視其人衣敝縕飄泊羈縚陶然有自樂之色群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體爲寒暑風雨氷雪之所頑智意爲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儆怵摩厲男婦老稚皆頑鈍儇敏機利捷於猿猱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自處于傻笑巫覡之間爲夏仲御之所淡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稻並實無偏頗也彼固自以爲戲所遊歷幾千萬里高

明鉅麗之家以迄三家一閧之邨市亦無不以戲祀之叟獨以爲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洴澼絖亦安所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託空言以記之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諂諛曾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盜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叟爲戲言也悲夫

張山來曰此技即俗所謂踹索者予嘗謂此等人必能作賊有守土之責者宜禁止之縱不欲絕其衣食之路或毋許入城聽于鄉間搬演可耳○前段敘事簡淨後段議論奇闢自是佳文

卷二終

虞初新志卷之三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馬伶傳

侯方域朝宗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問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

上海圖書館藏

女樂不畢集。列興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並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

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

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狪狪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于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卽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張山來曰予素不解弈不解歌自恨甚拙因從學于人雖不能工然亦自覺有入門處乃知藝無學而不成者觀馬伶事益信

顧玉川傳

曹　禾　峩眉

顧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鄙楊舍人深目戟指類羽人劍客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諱之故袖荀荀蒻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爲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瑟瑟有聲冠紙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杖懸葫蘆大于身而高于頂遇風則與偕覆徐拄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嘗假舟楫跨葫蘆以杖導水

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亦無從詰之獨其頃忽問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道路行旅歷歷咸見此足奇也明啓禎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　臚傳及第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歸歸五日而郵報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獲　言于諸公卿問其風者以識面爲幸一日遠遊歸騎白牛披孔翠裘戴椰笠如市輪于棕櫚扇後隨一橐駝背置大葫蘆其旁懸罌

衎纍纍然種所得奇花艸菁葱鮮縈如山嶽自行邑之人初未識橐駝攤覩以爲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集群指顧聘眙忽一人昂然從衆中出紙衣紙冠皆皂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遂挽橐駝上抱靳盍以行如罔瀰中方相然識者曰此梁溪鄒公履也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橐駝往來旁郡縣至毘陵驛橐駝墜于野屈百計挽之不能出乃毀岸出之而橐駝死矣後訪道入華山不知所終或謂玉川實病死于家誡其子孫諱之云

張山來曰。余讀水滸傳。輒慕神行太保戴宗之術。又以爲尚不及縮地法。私嘗疑之。謂爲文人遊戲筆墨。未必實有其術。今讀此。則是世有其人。惜予不及見耳。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 公亮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艷發窈窕嬋娟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闐集喧笑並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恒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即詘首庸人婦猶當歎采鳳隨鴉況作飄花苓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皋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即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

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盟稱雁序于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余常以詩贈之目爲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顧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皆土苴視之巳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客之倏朔宗咸向辟疆噴噴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間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坎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屢訪姬則

厭泰淮囂徙之金閶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瘧非受縻于炎炙則必逃之䰢[illegible]之徵一日姬方日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于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于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醉謂此人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即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懽舊戚兩意融液莫可舉似但連聲稱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

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夌蘧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于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衡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衡永兵備使者。監左鎭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于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旬。已爲竇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傷懷鬱鬱、無所寄託。偶月夜。

蕩葉舟隨所飄泊至同橋內見小樓如畫閒閉立水涯無意詢彝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鎖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甚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炧無光藥鐺狼藉啟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

立二十日來勺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于我我豈無當于君願以此刻委終身于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歲當遣使襄樊何敢爲此請辭去至次日姬靚妝鮮衣來行李屢趣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恃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渡滸墅遊惠山歷毘陵陽羨澄江

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艷與倅彊覩競渡于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躡僞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倅彊二十七度僞姬痛哭叩其意倅彊曰吾大人雖雄虎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盍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椀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賓霍相撒佻㒓橫侮皆假貸賂賄以蟬脫之短椷細扎責諾尋盟無月不數至逆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婢從吳買舟江行

泛盜折舵入叢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夜停舟郭外。候辟疆闈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于河亭。演懷寧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挾姬匿之。幾敗事。

先生雖將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

識聞之特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于虎疁買舟以手書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與辟疆日坐畫苑書圃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研

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即家所素無。人所莫遊。倉猝之間。雖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酉崩坼。辟疆避難渡江。與眾家遁浙之鹽官。艱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甯使賊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于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于兵而瀕死于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詳辟疆憶

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倩實堪令奉倩安仁閣筆也琴牧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況裀席閒物乎及讀辟疆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焉飢食者獲一飽雖珍齊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厭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胡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胃子者乎雖然歷之風波疾厄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眞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附冒辟疆影梅菴憶語 選十五則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豔。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盤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遶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去秋淛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

返舟。舟中置磁大白孟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為櫻為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羨。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為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為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為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煙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遊僊

枕上夢幻也

余數年來欲裒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爲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忽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詞少陵義山王建花蘂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迴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臥今秘閣塵封余不忍啓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艷其書之瑰異精秘凡古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悉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恐痛爲之挍讐鳩工以終姬志姬於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

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笥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寧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末後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眞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岕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烟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誦左

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鑪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瓷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沉香泛眞如木蘭沾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宮香諸品淫沉水香俗俗人以沉香著火上煙撲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即著懷袖皆帶焦腥沉香有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沉即四種沉香內革沉橫

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見煙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熱磨琥珀酒傾犀斚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豔非常夢魂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閨中異品然爇時亦以不見煙為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略到此

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為上皮堅者為黃熟桶氣佳

而通黑者爲夾棧黃熟近南粵東莞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蓺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發朽蠹剔油尖鐵而蠹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於此重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繡半雜鷓鴣斑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毾㲪重疊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設參差臺几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

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氲純是糖結熱香間有梅英半舒荷鵞梨蜜脾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恒打曉鐘尚未着枕與姬細想閨怨有斜倚薰籃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蕊珠衆香深處令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於幽房扃室中也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爛熳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

即四時草花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畧殊清。使冷韻幽香。恆霏微於曲房斗室。至穠豔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躭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罨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廻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横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廻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

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瀟秀如畫

姬拔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爲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咏月及流螢紈扇詩半榻小几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牕延月於枕簟間月去復捲幔倚牕而望語余曰吾書謝莊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冰淨較赤日紅塵迥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齁睡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畧幽香僊路禪

關於此靜得矣

釀飴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蕊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豔非復恆有最嬌者爲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櫞去白縷絲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酲消渴金莖仙掌難與爭衡也

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苔蒲藕筍蕨鮮花野菜枸蒿蓉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盈席

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麂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鱘骨如白玉油蛸如鱘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雉如餅餌可以籠食蒨臈如雞燮腐湯如牛乳細考之食譜四方郇廚中一種偶與而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爲之莫不眞妙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穰一絲漉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淡爲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張山來曰予雉臯別業與辟疆相鄰辟疆常爲予言宛君事甚悉復以憶語見示予益羨辟疆奇福如許癸亥秋又以家公亮傳來詩屬入選快讀之過乃知慧業文人固應有此因自嗟命薄不能一

締妍此奇緣能無浩歎

賣酒者傳

魏禧冰叔著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笞也或傾跌破瓶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中有事醵飲者必會其肆里中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曰子

毋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爲立出四百金償之不責券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不負已也四年甲乃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橐重貲于途遇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日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啖客多負私怏怏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啖酬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啖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五行立決人死蹴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

期置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毋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價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損其息貧者立券還之曰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浴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迺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魏子曰

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

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厥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張山來曰自古異人多隱屠沽中賣酒者時値太平故以長者名耳叔子謂匪惟長者抑亦智士誠具眼也

一瓢子傳

嚴首昇　平子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敝衣蓮跣。擕筇竹杖挂一瓢。遊鄂渚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群兒聚譁以爲樂。顧其神明朖徹。怪準奇顏。髯踈踈起。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騶馬。擁大葢。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陽。年可七十。澧人異之。或具酒落墨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龔孝廉園中。頹然以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畫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龍子。更卻

衣衫襤而起舞顧謂座客爲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呼四面交攻已信手塗潑烟霧迷空座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伏隨勢而成署其尾曰牛舜耕問其故笑而不荅有飲一瓢子酒年餘不能得其畫者久之畫一人科頭赤脚跕地而遺飾骨隱起作努力狀以贈之其詼諧如此信口輒成詩間有與諸多奇中澧人漸敬之競備問皆受而棄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瓢子不可所居無定處一日宿文昌祠中禮文昌像作梵咒像落壓其腦乃遺書莊靖請述

管黃腸吾將老焉汪如言爲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舁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遍街巷還郊外普賢庵命衆曰可覆我衆不敢覆視之巳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如空棺然澧人爲題石于澧水橋頭署蕭蕭道人一瓢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于群盜出沒吳楚間乃以貲市妓十餘人貰酒淮揚所得市門貲悉以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擁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

十餘年始亡去乞食湖湘間終于澧

附游一瓢傳

陳周（二游）

啓禎之時楚湖之南澧州有游食道人衣結鶉穿臭穢不可邇求乞市中每日得酒一瓢風雨中輒醉臥道上其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或驗或不必驗無甚異於人人亦不之異以其游食謂之游道人以其喜酒一瓢又謂之游一瓢也嘗醉中大言曰我善畫龍人或以紙試之磨墨滿瓢狂噀着紙又以破衲漬墨濃塗張紙空中俟墨乾時煙雲吞

吐鱗甲生動有飛騰破壁之勢得者至今寶之偶華陽王過市前驅訶斥不起王曰得全于酒者得全于天也天全之人自非凡品與致宮中供養致敬一日忽擧手謝王曰吾祿食已盡後當累王矣奄然長逝王以兩石缸函其尸葬之半載後有自都門來者見遊在都附書于王果一瓢手蹟王與之發其缸空如也因嘆神仙之游戲人間而人不之識也獨拙和尚澧州人目擊其異并識其詩四絕一日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

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二曰游食多年不害羞也來城市看耕樓東風不管人貧賤一株飛花到白頭三曰彼寺無僧好挂瓢閒時歌舞醉吹簫黄昏月落秋江裏沒個人來問寂寥四曰門外何人與老游老游無事聽溪流而今世事多荊棘黄葉飛來怕打頭

張山來曰予于文瀫中見嚴作遜後而澉江陳子二游復以是作見寄所紀事大同小異因並錄之以彰瑜亮云

宋連璧傳

李煥章（象先）

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稱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彎乳熊莫能療也徂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泰山深山過虎幾噬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菁伏莽灌木叢祠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孙其乳二懷之出熊至璧倉皇驚墮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

故也。夜宿廢廟中。擬戶外有拖屐聲至。璧曰。援遠人命。援道人命。屐聲入取袖中草擿之。卽爽。璧祭之。乃曩所遇道人也。璧大咳。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傅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呪。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鵶兹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癡後數年。父以他病沒。璧愈厭棄世俗。欲爲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禍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緹騎至。縛侍御與璧檻車

至河西務驛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與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緹騎急視之。檻車寂無人矣璧與侍御亾之淮上璧曰君可歸楚中收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璧變姓名爲張恩任。於是朝廷捕亾者張恩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乃潜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隙璧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險狠假善類爲逆閹復讐宜下司寇請筆上大怒誅之。就斬西市櫝棺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璧又變姓名爲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亾者李抱真而璧之家人不

知也璧輒憶前道人約至期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墻外曰此中陷亡者三人曰宋連璧張思任李抱眞可速出璧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售之書爾奈何與燕鋼事爲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此遲三年始至璧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璧遂携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見妻瑞璧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廟中曰我張思任役改李抱眞與茲村有緣

故來譽同舟弟殊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爲兄終未敢以告人也並是心動趣之急啓扉見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

張山來曰米述蓍雖不當快道人所期然排解黨錮處亦足見其豪俠

卷三終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之四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義虎記

王猷定于一

辛丑春予客會稽集朱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予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朔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蘚落如溜

爲虎逕樵踴而蹷者數彷徨遶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麋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昧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麂來飼其子仍投餕與樵樵餓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卻顧樵跽告曰

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出衖我終不忘報也虎頷之遂前至中衖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俟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梃銃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毋傷衆竟擒諸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

樵曰請驗之如誑願受咎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趂豹入關耶復點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身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遂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獢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

王子曰予聞唐將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于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

知所愧哉

張山來曰人往往以虎爲凶暴之獸今觀此記乃知世間尚有義虎人而不如此予所以有義虎行之作也

丁葯園外傳

林　璐　鹿庵

丁葯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飲酒而葯園顧嗜酒飲至一石貌益莊言愈謹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年未遂時即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瀠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至香奩艷句四方閨秀尤喜誦葯園詩家有攬雲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葯園伏案上疑晝寢迫而視之方覩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儀凡幾輩葯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謀逐其

僕菊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小婦菊園遥覘光艷心喜甚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帷薌澤襲人小婦卒無語詰旦覘之爨下婢也知為婦所紿菊園又大笑延陵大姓遣一姬能詩久誦菊園詩誓曰主人令吾自擇配願得如丁若足矣陽羨吳參軍與丁世講也詭以菊園意請約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謳善鼓琴主婦不悅將遣府吏納于金聯之世方企羨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延陵姬登舟妝曰吾旦夕貴事丁郎為幕府紿人掖庭緣已矣方扣舷盥水冬青

忽至、延陵媪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泣不止。護騎以告藥闌。藥闌廢寢食者累月、然藥園數得獵子妾、猶懊望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藥園君法曹無事、日作詩、與宋觀察荔裳、施大參愚山、嚴黃門灝亭。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吏人竊其牘換鸞爻竄下。養思藥指、不獲。明日訟于庭。藥闌復賜吏人鸞爻。時藥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豬肝一片置匕箸。藥闌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冊立西宮。念無嫻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即古典屬國也。貢

使至譯問主客爲誰康知公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爲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奭榮從東出葯園從中入睞目相視侍郎遣騶卒問訊葯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矣謝爲葯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崎嶇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孺子妄問曰得非問賜環詔耶葯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猩猩傍而啼孺子妄慰勞曰卿有友必餽食迎若葯園笑曰恐如卿言

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然暇輒爲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子潘公聞其名欲枉見約園避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約園車上執周易驟遇潘公俯低頭讀易不及避潘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遇約園先生矣子淵問故潘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乎必約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約園飲酒賦詩禮爲上客然約園亦困甚塞上風刺人骨秋即雨雪山川林木盡白河冰合嘗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

不發。取蘆栗小米、和雪嚙之。然孺子妾輒生子。當爾時、坐茅屋下、日照戶如潑醉酒然、甚風不能視日。日晡、山鬼夜啼、饑號聲咽、忽聞叩門客、翩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尾擊戶、豹闖。危坐自若。居東凡五遷家、日貧、詩日富。登臨眺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璐聞之、曰。卿歸矣。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即盧生受枕處也。仕宦過者、疾驅去以避不祥、卿銜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待麥雲化鶴飛

之句得非詩讖耶貽書報葯圃悄然悟又一年始歸

張如林生言

張山來曰敘瑣屑事須眉活現是頰上添毫手也

寄暢園聞歌記

余懷澹心

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著南曲譜索余序余爲之序有曰南曲蓋始于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絀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跡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爲新聲疾徐高下淸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脣間跌換巧掇恆以深邈助其悽淚吳中老曲師如袁髯尤駝者皆瞠乎自以爲不及也良輔之言曰學曲者務宮換呂此熟後事也初戒雜毋務多迎

頭拍字、徹板隨腔。毋或後先之、長宜圓勁。短宜遒然。毋剌、五音依於四聲。毋或矯也、毋艷。又曰。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歌難。閣難。此不傳之秘也。良輔盡泄之。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人潘荊南、獨精其技、至今雲仍不絕于梁谿矣。合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毘陵人則有謝林泉。工擫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陳夢萱、顧渭濱、呂起渭輩、並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

工妙於玉峰盛于梁谿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蹶起吳門舉魏赤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喉若雛鶯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縹緲遲迴吐納瀏亮飛鳥遏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爲之惝怳爲之神傷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谿今太史留仙泰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

戌九月道經梁谿適潁州劉考功公勇擁大航西門外。而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吳明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朱公子子葆劉處士震修皆非席太史西仙則挾歌者六七人乘畫舫抱樂器逆波而至會于寄暢之園。於時天際秋冬木葉微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以聽響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紵衣號五絲佩侗侗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坐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作囀纍纍如貫珠行雲不流萬籟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

七人者各道姓名歛袖低眉傾其座客至于坐皆三絃十翻簫鼓則授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三叟乃罷酒次日復宴張懋俊家六七人又偕來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言不謬良輔之道終盛于梁谿而西仙父子風流蘊藉照映九龍二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為記

張山來曰吳俗于中秋夜善歌者咸集虎丘石上次第競所長唯最後一人為最善聽者止數人不獨恐言弁不容贊予神往久矣今讀此記益令我

穆然以思悠然以想也

陳小憐傳

杜濬于皇

陳小憐鄭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斜有貴公子販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之恚甚磨礪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名媒議遣居間者以爲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西河沿亦狹斜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慇懃爲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選選多年少美姿容

者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自謂必得當于小憐小憐弗睞也而錢唐知名士范性華者老成人也館於燕一日以赴某公讌遘小憐雖頗異其姿然平澹遇之耳范時年五十餘人也固自軒軒頎貌已蒼然意不在佻達而小憐一見獨爲之心醉注目視范自入座以至酒闌目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起范步則視其步范復就座則視其就座往則目送旋則目迎已或時起數步之外必回頭視范如恐失之小憐固素謹愨如此舉坐咸詫異范反爲之跼蹐不自得笑而左右

頎而小憐自如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朝夕誦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謂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盍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既已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伻探之值小憐是日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嫗曰某公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名不頋矣小憐至范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

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笑曰以子之姿慧從良固甚善然嘗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粗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留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宦方與范相忌聞之雅不能平輒計致小憐幽室中出而局其戶以困之小憐顧室中有綵几長丈餘遂泚筆於几上書范姓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宦歸而視几上字色變

不能言燕中嘗作盛會廣召賓友及狎客妓女皆與酒酣客爲觴政下令人各引滿既釂自言其心上人爲某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人多矣莫適言誰也小憐讀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絶瀝覆觴大呼曰范性華舉座相顧以爲此子無所引避矣其篤摯至於此然久之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醉政獨非丈夫乎何遂力不能舉一女子而恐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難耳督過愆期至於舌敝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

矣而將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為乃為詩自傷云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為薄倖人信乎其為薄倖人矣小憐以河淸難俟竟為有勢者强劫以去猶謂生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是小憐每數日不睹范輒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愼則若之詞翰俱可惜矣聞者以為此非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燕中曰小憐異日得事君子固甘為之副范用其言既而得與室人將訣厚為之殯祭弔成禮小憐一言

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踐詆故夫以媚劉聰其死也化爲千百億男子滔滔者皆是也陳小憐何人獨不以故夫爲諱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許豈羊皇后之敵反不及于女子乎噫是爲立傳

裴山來曰曾文轉折無不入妙尤妙在故夫一語一見不復再見是文之有品者

賣花老人傳

宗元鼎　定九

賣花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家住維揚瓊花觀後。茅屋三間。傍有小閣。室中茗椀丹竈經案繩牀。皆楚楚明潔。柴門內方廣二畝。以種草花爲業。家嘗有五色瓜。云卽昔之廣陵人邵平種也。所種芍藥。玫瑰。虞美人。鶯粟。洛陽。夜合。萱草。蝴蝶。夜落金錢。剪春羅。剪秋羅。朱蘭。藍菊。白秋海棠。雁來紅。共十數種。朝晨擔花。向紅橋坐賣。遇文人墨客。卽贈花換詩而歸。或遇俗子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痛醉。餘者卽散諸乞兒

市人笑爲花顛嘗九日渡江經旬不歸人問之荅曰吾訪故人殷七七于鐵甕城中耳袖中出杜鵑花一枝紅芬可愛所往來者有筆道人珏道人圍棋烹茗爲樂珏道人疑即唐廣陵人李珏以販糴爲業成仙者筆道人疑即宋建炎中顏筆仙耳昔瓊花觀中有黃冠持畫一軸獻帥守字皆雲章鳥篆不可識使人尾之乃入觀後井中玉勾洞天深處相傳老人或爲童子或爲黃鶴千年于茲矣識者謂即黃冠後身云

張山來曰逸趣橫溢澹宕多姿

神鉞記

徐　芳仲光

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姊畜之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俟熟乃起旦旦如是小不如意即恣口詬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騰跳墮釜中母卻不救即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死乃大恨曰媪殺我子捫廚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帝傍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錚然移出則不

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拄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甚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宣傳其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裹糧赱謁予過玉山居停葉七十爲道其異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鈇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其變所激則金可使飛土可使躍塊然之手足可使踰閾而搏假令神不識是子其母且不免神視子之刵亦其母而不之救無爲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即使叟

入他廟神之鉄亦皆能跳而蹴之也蘇子瞻云掘水得泉水非井拄于是而世不察或疑爲誕或以爲像之靈爽若是而奔趍之皆窺管刻劍而不達于感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死者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椎僻徑石磚中誘其母歸過之索椎手旣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斃罪宛轉石間數日死以理言石豈開闔齧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爲難矣

張山來曰閱至不孝子弒逆處令人髮指眦裂讀

至神鉞砍頸處。令人拍案稱快。世之敢于悖逆者。皆以爲未必卽有報應耳。則曷不取是篇而讀之也。○又曰。吾鄉有一人。負其至戚者。已非一端。而尤謂未足。又欲挾强而貸。至戚不能緘默。因訴其族人。此人遂大詬。遷延其母死于至戚之家。其母固孀居而姑息者也。雖未如其言。而此言則亦難逭于神鉞者矣。吾願世之爲母者。慎毋姑息而自貽伊慼也。

樊琴子傳

顧彩天石

樊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爲人磊落不羈。傷心。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翱、而才情過之。爲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人心腑、庚子鄉試、文已爲主司所賞、及觀五策、指陳時事太過、至斥耿氏以爲包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爲、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顧乃鬱鬱以青衿子困貧賤、侮兒曹口臭者登廊廟

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爲文矣既而三藩繼叛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既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遂鱷文而哭之又歷韶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烟瘴思寇萊公謫雷時枯竹生笋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鷓鴣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八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

自滿洲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槊。吾豈爲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傷。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愧。下與抗禮。謝罪。强留之。乃踞上坐。爲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淒愴。憔殺。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雝雝。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肅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

之士皆爲嗟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澄焉久之閩人目生爲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然當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爲久留常酒後耳熱摔琴於地引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淡通經濟者不能難也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生傳常負笈襲從生遊數千里外生詩成金蘭輒繕錄之盛帙客訪生不過金蘭代爲款接以[illegible]驚人何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

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云。生雋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諧音。生嘗入爲其妻鼓琴。茶香入爐。鬒髮蕭疏。顧而樂之。以爲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鵠離鸞之曲。曰。琴音和諧。與汝向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恙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

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丁巳年四十九竟卒聞其姊先卒一歲云碩子曰焚琴子之事余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爲余言最詳因囑余亟爲立傳亦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文不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哭卒之無有識生之才而用之者並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然生流風餘韻宛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巔如聞其哭焉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絃谷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在也悲哉

張山來曰予嘗觀文人之不得志者往往怨尤侘傺作不平之鳴心竊議之以為若輩即使得志亦未必能有所樹立僅與肉食者等耳今觀焚琴子能預識耿氏於未叛之先則其器識誠有度越尋常者未可謂此中無人也

四氏子傳

張明弼（公亮）

四氏子、萬歷初吳人也、有姓名、四氏子者、人名之。因以爲名焉。氏子家雖貧。亦産清門。凡纓緌之徒、初皆與游、顧其體中癡黠各半。亦復各時。方其黠也。能作詩文。自作自書自誦、聲滿四鄰、若出金石。及其癡也、天地變黑白、貿親疏、總總皆相反。妻孥無協志者。其父痛諭之不從、則撾之。氏子亦報撾焉。久之、恒撾其父。父既乃著爲論曰、父子主親、父若撾子、當其舉手之時、親誼已絕、子安得不報撾。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

湯武誅之可以稱聖父有罪子撻之容得不號賢乎又立論古今無眞名人但能訶詆人則名歸之孟子詆楊墨莊周詆孔子韓愈詆佛豈好詆人哉自爲名焉耳故氏子過當世大儒其聲名經暘谷達濛汜者皆極力詆訶之且作頌笑而曰是才不如我而名居吾上何也或相見至有受其大詬者氏子旣過父母嘗見嫂詆娸當世之獄立者國人皆鄙之漸不與游氏子游甚困其兄剖貲食之氏子未厭有所如皆枳棘則益卞急自恣棄書不讀但好世說水滸皆有

人扣其門。氏子則怒曰。誰敢扣若爺門耶。曰我也。曰誰爲我。我爲誰。急取大棒。挈其屣出行。見人有頫首者。曰。避我耳。詈之。答詈。則相搏。見仰首者。曰驕我耶。亦詈之。答詈。亦相搏。故氏子有所之。輒挂鬪。既乃以所搏人自嫁於衆。曰彼爲彼妻之厚我也。而詈我。雖然。豈予罪哉。因出袖中一物。曰此其妻之脅飾。誂我者也。輕薄者競傳之。劇言苦詆。各以加人。遂令邑少漈門。其妻中唐人也。稍勸之。氏子則手格之。曰吾厚其妻爾。乃厚其夫乎。其子年長。皆心誹之。不敢言。已

而邑之人。皆知其詭也。則家相告曰。愼無與四氏子游。有與立談者。死期必至矣。其怨家亦相謂曰。此穢冢也。昔有大冢臥假厠中。見獅子過。則負溲溺以傲之。獅子不敢近也。今氏子負穢來。謹避之而已。勿與角也。於是氏子居都會中。若空廬。行巷市間。惟逢雞犬草木。不能逆一人也。氏子游益困。則念世說中祖珽獲髻上叵羅。袖中金與。因避物仰懷之人。或舉衆追奔。指名於千百人之前。他人醜之。思人發蹤。氏子坦然徐步。不以屑意也。又欲作衙墻夜出。粱山築柵

之事終歲召人人無肯與同役者如此十餘年頗自悔其所親因從容語之曰若為儒而撾父母何也曰吾與父母戲耳何嘗盡力撾之哉且毋撾之必沽酒以釋之若嘗見嫂何也曰吾亦戲耳且子眎吾見嫂之身有吾嘗跡者吾嘗罪子之盡絕六親百朋又何也曰吾初皆戲耳乃語六親百朋無一逆人見我輒物而不化彼絕我我寧絕彼耶其人曰子毋誕通人達士以為不如子又奈何氏子曰盡戲也吾戲言江水不如吾沼江與沼不務位豈非戲耶其人曰若之

戲則盡然矣今日者名敗身辱父兄不以爲子弟交游不以爲朋友處環堵之室上漏下溼煙斷糧絕子何不盡以戲周旋之顧怨尤侘傺乃爾耶氏子默然無以應卧何其長子某少亦韶令將弱忽得狂疾終日喃喃詈人然聽其所詈則皆其父也其父至則校數其罪而撻之氏子號叫不得免或言憐於氏子父被撻時氏子乃械子因謂至則以一木爲其父許之曰父母可撾乎又代應之曰不可曰是宜撻曰撻至百數其餘罪皆然數年竟狂死

外史氏曰吾猶及識四氏子身短不盈四尺其目營然若攫食之鴟顧頰矜張若索鬬之雞其氣如含瓦礫抱荆棘有觸卬擿射邑人謂其頑嚚不友似渾敦不可教誨不知話言似檮杌惡言誣善貪冒食賄又似窮奇饕餮以爲兼有四氏之長故目爲四氏子而四氏子不肯受也曰凡吾所爲皆戲耳雖然四氏子戲其子數木之罪而日撻之豈亦戲狂耶或以戲諫耶今死矣亦可云戲死耶夫其父則狂而反號其子爲狂其子父木而撻之則戲而其父反以諸罪爲戲

皆戲也吾疑天公之憒憒久矣今乃以其子之口與手作天之口與手而日數之日撻之又酷巧嗟乎天公則誠戲耳四氏子烏乎戲

張山來曰世豈真有若人耶然觀吾猶及識之之云則是真有其人矣乃知天生若人誠近於戲當亦未嘗不悔之耳後乃假手其子以巧報之則彼蒼之文過也

卷四終

虞初新志卷之五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僧顛傳

朱一是近修

顛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单大襆。襆中圓一孔。下體着絮厚裩。汙重染。不易也。鬢飛蓬。足跣而跳。手一龜。龜習顛。顛俯首。則龜引身。息相接。以爲常。顛所過。羣兒什百。怪隨之。顛即踞地。展襆。頭出中孔。伸縮像龜行。羣兒狎且笑。又坦腹。命羣兒拳腹堅

鞏兒爭拳之痛更擊以石石碎腹槖槖然顛喜酒酒鼻飲鞏兒願觀顛鼻飲多就家索酒酒顛也夜倒懸橋梁或城女墻臥鼾鼾焉橫江徐氏者好事人也要顛歸問吐納水火之術不答惟日戲鞏兒如故顛食盡一器徐故予大器無問多寡食輒盡又故以肥膩冷水諸不可口物內器無問多寡予顛顛亦食輒盡問顛浴予曰浴然嚴人浴微窺之見顛方呼呼然俯水面飲前浴人垢不亟去已垢也夜無橋梁城女墻則懸足梁上垂首臥夜分人定卽溺人乘顛起入問

之。顛語莊。微及日用細碎。卒不答。吐納水火事。在其越十餘年。人皆識之。一日過華亭。太守方岳貢。出見市見數百。譁曰。顛來顛來。怪問顛。不答。再問再不答以爲惑民。繫且杖。杖下而顛死矣。後有人入杭之西山。復見顛。曳杖躄躄行。朱子曰。顛語知其不死。

張山來曰。世人謂顛爲顛。吾知顛必以世人爲顛。則謂顛非倒臥。而世人爲倒臥。亦無不可。

換心記

徐　芳仲光

萬曆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卞急家故饒貲而不諳于旅其足兩髀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即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僿吚唔十數載詩常書卷都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兒富貴行當逼人翁聞益恚有遠宗姪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質語予無爲久羈姪受命訓牖百方而懵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即魯不失田舍翁奈何以

此相强翁曰然退而與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眞乞矣趣治具餞師而私覓大梃靠壁間若有所待蓋公恨進士辱已意且撲殺之而以產施僧寺作終老計母卸翁方怒未可返呼進士竊語使他避進士甫新娶是夜闔戶竊議欲留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捽其胸劈之抉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爲別翁先返進士前送至數里岐後涕泣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

某之歸而就次師瞿然曰安得此遂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更從師卒業因述夜來夢師叩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亟與俱返翁聞剝啄聲挐挺門候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遂中所聞告翁以為謬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斂頴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逝族子某為郡從事庚辰與予遇山左道中縷述之古來聞有換心者有之自此始精誠所激人竅

而神應之進士之奇穎進士之奇愚逼而出也所謂德慧存乎疢疾者也或曰今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安得一一掊其胸剖之易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汚者而使廉易其姦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曰不暇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忠若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

張山來曰有形之心不能換無形之心未嘗不可換人果肯換其無形者安知不又有神焉并其有形者而換之耶則謂進士公爲自換其心也可

秦淮健兒傳

李漁笠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異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于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為健兒健兒與群兒鬬莫不辟易群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擊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愬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肫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為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

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鄉人聞焉。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傅。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樸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璅璅章句爲。師出。卽與同塾諸兒鬭。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卽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之。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歧亾。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矣。聞倭人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卽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鬭力。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于庖丁氏家

有犢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以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懲市中惡少推為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歎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積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旅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

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砍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我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醵于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豎功于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于泗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遇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生曰。予小

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閑。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彀。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鵞唳空。後生一發。飲羽。鵞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雞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籌腰間物非

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斫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俯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盡解腰纏來獻健兒傾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芻豢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于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酒向一郵亭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悒悒欲

歟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末坐一箍者似嘗謀面辨視之則向斬焉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尚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所腰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攘攘者流特于郵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

來與予雌雄不覺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所也於今一年子當肯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拔劍努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敢取安用此懦夫爲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鷄黍爲懽諸後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叟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爨下薪竭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盍減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

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臥矣遂拔劒砍為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張山來曰嘗見稗官中有趙東山誇拔順城門其事與此相類甚矣無謂秦無人也

山東四女祠記

黃始　靜御

丙辰十月出都門。畏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曰。此四女鎮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泊少間。風息。臥舟中悶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戸。無憇立。所迄市尾一古祠。若無人焉者。入門闃如也。庭一碑。藤蘚緇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秃而龍身。右轉得一徑。進則老屋三楹而已。中坐像二。一老翁。龐眉而古衣冠。一老媼。白髮高髻。咸非近世。飾。獨兩傍侍坐

者四人雖儒衣儒冠而修眉皓齒皎好若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剔蘚拭其文讀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時地有傳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觴父父曰吾五十無子奚壽爲四女愀然曰父期於子者爲終養計也兒卽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勿憂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共矢不嫁以侍其親時佛未入中國惟讀五經百家周秦以上書詞覽奧義如大儒閒則行善學德化洽於鄉里庭前古栢樹衆生龍爪樹身生

鱗金色燦然。鄉里咸驚異以爲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爲龍。載翁媼及四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爲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嗚呼。自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遍攷東國輿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從得之於荒烟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者。槩不乏云。

張山來曰。昔漢緹縈上書贖父罪。因除肉刑。此祗一人耳。不難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猶爲僅見也。

林四娘記

林雲銘（西仲）

晉江陳公寶鑰字綠厓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輒聞傳桶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詞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魅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檄兵格之而甫起念鬼又笑曰檄兵格我計何疎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十名守門抵夜鬼却從

墻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墜躍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矢炮火不燃檢箙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衆兵頭而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攫去衾褥衣裈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攫次日神巫懇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磚擲瓦晨昏不寧或見墻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

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鄉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悲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獰惡可畏勸令改易顏面鬼仰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鬟豔妝嫋嫋婷婷而至其衣皆鮫綃霧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驩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牘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

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祟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

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兆君聞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庾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欻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肉匝郄坐爲之請乃呼婢來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聯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逋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队起牟截資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

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爲余述其事屬余記之

林子曰左氏傳言涉鬼神後儒病其誣余竊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人出於見聞所不及乎今陳公繇匪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且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怪與神豈得云無鬼能見形責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魄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

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惑也。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

張山來曰。先君明季時。客楚撫軍署中。賓客雜遝。室無容虛。旁有園扃鐍甚固。先君詢衆客。曰。曷不遷入此中。俾稍稍舒肩乎。或答曰。此內有鬼。是以未敢耳。因詢其狀。乃知前撫軍有女。及笄而死。遂葬此中。每際淸風明月。輒現形於廻廊曲檻間。徘徊徙倚。如不勝情。人懼其爲祟。故常扃之。先君大喜曰。術若是。是固我所禱祀而求者也。遂請獨居

其內。日以二小童給侍。夜則遣去。異其有遇而卒
無所見聞耶。抑天山樓隨筆。今林四娘獨能變現
若此。則又何也。豈必無罪而冤死者。乃能爲厲耶。

乞者王翁傳

徐　芳　仲光

溉口王氏、樵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乞至挐口陳長者家日餉畢小憩門首有頃戶後一小鬟捧盆水向外傾溉去有聲鏗然隨水墮地視之金釧也翁大驚、復念此釧必主婦洗妝寘盆中、而鬟不知倘主婦索釧不得而疑鬟盆、或撻之急且有變吾貧人橫得重資未必能享而貽鬟累以至不測大不祥遂留以待久之後開戶內喧聲似有所訶責斯須前鬟出流血被面望溪便擲翁急前持抱問故鬟擲愈力曰、

主婦失釧而枉于盜乎。何處得釧。與撻死。寧溺死。翁曰然。釧在。毋恐。乃出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于此久矣。僕入報主婦。以為謾。遣僮出問。翁具以實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為我任役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輙勝任。則又使出入市貿。微責租課。又輙稱長者意。遂以前婢妻之。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竭心力。以謀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愛。待以家人禮。諸錢穀會計之重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槖

漸裕而所娶鬟生數子皆頴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遂大富。致產巨萬翁乃謝陳氏聓。攜鬟與子歸滬口。爲素封家。享年耄耋孫曾輩讀書爲諸生者十餘人。翁皆及覯見之今門第人文之盛。與陳頡頏云。噫一乞人、得金鏹值數十金。可以飽炊。返之奚爲哉。愚山子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有廉也。逆計主婦之重責鬟。鬟急且死、而候其出迓以白其枉而脫其禍。仁也救鬟得鬟而免於乞、知也。使翁匿鏹而徃、十數金止矣。卒歲之奉耳。視此所得孰多乎。方其

遂逃戶外時豈嘗計及此哉而淑隨之謂天之無心又安可也今之讀書明禮義據地豪盛長喙銛距擇弱肉而食之至於兇楚死喪宛轉當前而不顧者蓋有之矣況彼遺而我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夷於乞而直翁之夫乞而賢仰翁之可也或曰王氏大姓也而其祖貧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深諱而子暴之無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遭倘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起古之大賢王氏子

孫當世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守身而達則善世何行之非成爲乞寧足諱也彼行之不道雖榮顯貴勢若操莽堅卞札檜之流乃眞乞人之所不爲而其子孫所羞以爲祖父者也

張山來曰、東坡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然則可以陪乞兒者皆足以陪玉帝者也蓋乞人一種非至愚無用之流卽具大慈悲而有守者不屑爲俳優隸卒不肯爲機械以攫人財不仕不出於行乞之一途耳至王翁之高行

則又爲此中翹楚矣。

雷州盜記

徐　芳　仲光

雷於粤爲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併殺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衆中一最黠者爲僞守持牒往而挈詭爲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寮屬曁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隻履否者雖至戚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亾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

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且日飯守而出子於是飛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窘擬起爲變而伏甲發執坐捽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鬬背逸去從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之於是甯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云東陵生聞而歎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

守獒也其守而賢即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闘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貲以逃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貲者哉而逃者哉愚山子曰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張山來曰以國法論之此萃獒咸殺無赦以民情論之則或盡殲萃從而獨覓爲守之一人差足以報其治狀耳若今之大夫雖不罹國法而未嘗不被殺於庶民之心中也

花隱道人傳

朱一是近修

道人姓高氏名𪊲字公旦其先晉人也商於揚家焉至道人貧矣從商而讀顧讀其書不喜沾沾行墨能以己意斷古今事見世竊儒冠目瞶瞶然者弃去羞與伍慕朱家郭解爲人尚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愼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畏道人知既畏憚張則又求道人道人手其自新亦時援手故揚人傾心四方賢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家避商徐時閫帥鱗集江上爭羅致道人幕下道人

知事不可爲。蟄伏自污。卒得以全。乙酉揚中兵禍慘民鳥獸散。道人獨先衆入城。訪親知。弔死扶傷。陰行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淡泊。自以遭時變亂。年壯志摧。流離困折。無復風塵跳躁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棄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豨冠草屨。曳杖籬落間。挽漁父牧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爲沸。揚似鳴不平者。未幾歲大澇。居沉於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獨支遁見譏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爲不然。爰趣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縛荷鋤撥瓦礫。結

廬數楹一几一榻張琴列古書鼎彝一妻二子婆娑偃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旁築短牆圍地數畝植菊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脚善橐駝之術道人率之藝植溉灌夏日當午蟲有長頸烏喙遊菊顛者秋有白皙如蠶咬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爲渠魁他蟲種種咸治無赦道人察其患害而保護朝夕故菊茂於常始自蓓蕾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疊也如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元酒其香如薝蔔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闐其堂堂如肆遝來如

纖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扁額曰花隱。咸謂之花隱道人。若忘其昔之爲高公旦者。其友楊溪朱一是謂之曰。子隱於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著。得非畏影而走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影不息也。道人嘿然笑而不答。

張山來曰。從來隱於花者。頗多高人韻士。而菊則尤與隱者相宜。妙在全不蹈襲淵明一字。所以爲高。

卷五終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之六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張南垣傳

吳偉業駿公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嶄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峯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闉壞道路人牛喘

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絙。鋼以鐵汁。刑牲下拜剷顏刻字。鈎與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窈叉架危梁。梯為道。游之者鈎巾棘屐。拾級數折。偃僂入深洞。捫壁投鋒嶝盼髟覃。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為山者耶。令夫鑿峰造天。深巖被日。此夫造物神鑿之所為。非人力可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為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刻之。何異市人摶土以狀兒童。故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陁。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恭踏其間。繚以短垣。翳

以啓篠若似乎奇峯絕嶂纍纍乎墻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廻沙邃闥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峯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伭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峯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脉者也

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爲大恨。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諸媟。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嘲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與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

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烟雲渲染。補入無痕。即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着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𥦗欞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骫骳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意也。君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峯。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

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筆結頂懸而下縋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爲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覩槪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月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旣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會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礎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顚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苕然不羣所謂他人爲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

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没於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為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為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為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

且張君因勢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爲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張山來曰。疊山。壘石。另是一種學問。其胸中丘壑。較之畫家爲難。蓋畫則遠近高卑。疏密險易。可以自主。此則必合地宜。因石性。多不當棄其有餘。物少。不必補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貧富。隨主人之性情。猶必藉羣工之手。是以難耳。況畫家所長。不在蹊徑。而在筆墨。予嘗以畫上之景。作實境觀。殊有不堪遊覽者。猶之詩中煙雨窮愁字面。在詩

雖爲佳句。而當之者殊苦也。若園亭之勝。則止賴布景得宜。不能乞靈於他物。豈畫家可比乎。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　苞　望溪

杜先生岑。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逭。況儉觳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

念此身已不爲已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揚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瘠瘁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求。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變民體國之質。心自然而愜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幾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

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乃豚魚、姗疾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

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

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聶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撥公時自勦無何歸某宦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金棕亭曰。甘食悅色。人情所不能已者。而兩公淡嗜好之性。出於自然。故爲千古第一流人物。覺閱

仲叔之不受豬肝。顏叔子之爇燭撤屋。倘未免爲食色所累。蓬溪文直接史遷。今連綴二事。亦宛然龍門合傳之體。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朝宗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倘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漆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黄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服餌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

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耄耋此僕嘗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終不事事司從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花甚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潛歸醉而詬怨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牀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擠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

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尚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隣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詆諸緹校詗察往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

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月夜偕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紕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倘則有士大夫卒無

張山來曰老僕之奇不在後之戒酒而在前之飲酒蓋戒酒猶屬忠義之士所能若飲酒則大有學問在苟非日飲亡何則當司徒盛時其播惡逆衆當不一而足矣

五人傳

吳肅公（晴巖）

天啓朝逆璫魏忠賢肆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緹騎不卹其身家之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謝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舟候吳門相持慟哭罵忠賢不去口爲約婚姻奏炙

酒累日乃去璫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劄籍蘇固已人人自擬矣天啓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慨慷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韋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韋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詣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長長益

怒猶莫敢先發佩韋於是爇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爲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詢或泣或切齒詈或搏顙籲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醵金爲贐或趣裝走京師撾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迨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爲謁兩臺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毋過激激祇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璫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吳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韋率衆隨之而馬傑

亦已先擊析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蹦泥淖沒脛骭吏部舁肩輿衆爭弔吏部枳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韋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儀仗應龍與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堦下陳鋃鐺鉗鐐諸具衆目屬哽咽節震亨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請釋之以慰民乎一鷺曰奈衆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

且吏部無罪徒以口舌賈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亦多矣一鷺開張無以對而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詗若輩何爲者訝一鷺不以法繩之而揚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閶門鬻衣人揚故牙儈皆不習吏部名不習佩韋者也匍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怒衆中開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遂手鋃鐺擲階砉

然呼曰囚安在速檻報東廠佩韋等曰旨出朝廷頋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典人周文元者先是間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縱騎笞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趣擊之炳之炳跳衆萃擁而登欄楯俱折脫屐擲堂上若矢石落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激愕出不意皆踉蹌走一匿署閣樑桷桷動驚而隕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溝中蹴以屐腦裂而斃其匿厠中躋刖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驚吉皆走匿王節等

知事敗而常衆氣方張時。即欲面諭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縱騎之逮御史黃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郛。姚市人撻之。郛人鬨。城中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兩齋。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驚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聲析聚衆者。誰爲藏香號泣者。誰爲驍雄賈勇。黨罪因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群。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

出自承曰我顏佩韋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縶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中石闕飛起墜谷中良久乃墮聲赫如雷明年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冤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即所夷璫祠廢址裹五人身首合葬而皆有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奄寺之禍古有弑君覆國者矣而何物魏逆威燄所煽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爲極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非諸市朝何有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歟

張山來曰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讀竟浮一大白

簫洞虛小傳

傅占衡

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近子臨川車袞。擅其巧。今世稱洞虛子者是也。袞、藏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于竹。凡竹之屬皆善。而最善者簫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俗簫成聲。輒惡其聲。上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已意。然好彌甚、至妨語食。剡刿刻鏤。大變傳法。甚則操造水濱怪石竅。試入幽岫林樾蒼蒨中。當月野霜庭、鳥睡蟲醒之際。落塞抑按、未嘗去手。一目悟其法、起舞拍牀。彫前人鄭鈍。

不用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遞僻音答。購之萬錢雙衒。自是洞虛子簫聞天下。顧迷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場家。姑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稱其推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某得道。而與洞虛子家故貧自若也。游蕩以洞人各高門雅士閒。語次歸坐。衆欲毆之。已而聞簫聲。滿坐皆歎。又相與洗盞更酌。益其為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貴知其何許人也。其簫表裏滌治。得議制之妙。無瑕纇。無條紋。飾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宮觀煙樹人物花

鳥蟲羽雉工寫描物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巡竹竹至于尺取寸一。蓋有柯亭爨下遺識乎嘯咏之頃。輒以斤鋸自隨。圖公林壑或詭病之。好事者賞其能不問也。予嘗得二焉。其一瀟湘合流八景分峙。隙間題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贊。秦太虛記。皆具。嘗普洒倚琴而吹之。因訓子是藝。如北方佳人。絕世獨立。餘粉黛皆土耳。昔人品庾信月明孤吹然非洞虛簫。寧稱子山文乎。衮大喜。遂別琢一枝遺予。形以一丘一壑。一觴一詠。而題其上云。青

筠欲托王褒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簫之壽。計年計十。人之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予笑諾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裘乃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往。予愛其聰巧絕倫。戲爲簫洞虛傳。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尺寸具諸葛書中。人不能用也。

張山來曰、此日之簫。其貫綸處。皆近後而斜睨。無居中者。其殆皆本于東君耶。○又曰、黃九州先生爲予言韓翁、能吹鐵簫。冠服詭異。時而衣大袖紅

衫如蒙富公子時而被衲襤褸如貧乞兒予聞而異之因訪焉面城而居敗屋一楹几上置大小竹管若干具皆有皺長四五六寸不等裂片梢三四寸許者書簫譜約三四十字堆滿几案翁衣貉裘冠狐帽如營伍中人語操北音予請聆其技乃出鐵簫者三具二制與常簫等左右手各搵一具以鼻吹音無參差也其一約長二尺餘口吹余因詢其所裁竹管答云竹不論長短皆可吹但須因材剜竅耳予簫譜止四五句熟之則諸曲皆可合也

尚有鐵琴一。今在貢州。未携來。不能爲君奏矣。學予技頗能已病。撫軍某患目疾。予授以吹簫而愈。制府某患齒痛。予授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矣。復爲余言。今醫家動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裂。恐反增疾。予則純以霸道治之。是藥皆取其魂而去其質。僅輕清之氣耳。予因鄒翁未嘗讀書。誤謂霸爲王。謂王爲霸也。因讀簫洞虛傳。附記於此。

鬼孝子傳

宋曹射陵

海寧陸冰修述閩中萬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七八歲父亡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即能以力養其母併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束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鄉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家無三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

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爲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小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爲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警之是夜果見異於某家某倍償前貰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聘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焉能復以

力養孝子曰毋嘗市中諸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嘗佐汝毋果入市諸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丞如平日因以所獲錢穀歸半於其母孝子日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迨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節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爲德非死之所能間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張山來曰、予嘗謂鬼勝於人。以人不能爲鬼之事。而鬼能爲人之事也。然世之齎志以歿者。不能憑依於人以爲厲。甚矣。如子產所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强。否且反是耶、今鬼孝子。竟能自行其志。可以爲鬼道中開一法門矣。

黃履莊小傳

戴榕　文昭

黃子履莊，予姑表行也。少聰穎，讀書不數過即能背誦。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嘗背塾師，竊匠氏刀錐，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動，觀者異以爲神。十歲外，先姑丈棄世，來廣陵，與予同居，因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捩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進。嘗作小物自怡，見者多競出重價求購，體素病，不耐人事，惡劇嬲，因竟不作。於是所製始不可多得，所製亦多，予不能悉記，猶記其作雙輪小車一

桶長三尺餘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住隨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卷臥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立吠不止吠之聲與真無二雖黠者不能辨其爲真與僞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舞飛鳴鳴如畫眉凄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斷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載有怪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而予與處者最久且狎絕不見其書冊其從來亦竟無師傳但曰予何足奇天

地人物皆奇器也動者如天靜者如地靈明者如人賾者如萬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爲源而且爲之主宰如畫之有師土木之有匠氏也夫是之爲至奇乎噫其言之大而因是亦具如黃子之奇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學之者所可及也昔人云天非自動必有所以動者地非自靜必有所以靜者黃子之奇其得其奇之所以然乎黃子性簡默喜思與予處乎嘗紛然談說而黃子則獨坐靜思視其初思求入亦戛戛似難既

而思得則笑舞從之如一思礙而不得必擁衾達旦務得而後已爲黃子之奇固亦由思而得之者也而其奇思則性出也黃子生丙申於今二十八歲其年月日時與予生期毫髮無異亦奇也因附書之

附奇器目畧

一驗器（冷熱燥濕皆以膚驗而不可以目驗者今則以目驗之）

驗冷熱器（此器能診試虛實分別氣候證諸藥之性情其用甚廣另有專書）

驗燥濕器（內有一針能左右旋燥則左旋濕則右旋毫髮不爽并可預證陰晴）

一諸鏡（德之榮畢惟友見之面之妍媸惟鏡見之鏡之用止於見己而亦可以見物故作諸

鏡以廣之

千里鏡（大小不等） 取火鏡（向太陽取火） 縮容鏡

臨畫鏡 取水鏡（向太陰取水） 顯微鏡

多物鏡 瑞光鏡（製法大小不等大者徑至六尺夜以一燈照之）光射數里其用甚巨冬月人坐光中則遍體生溫如在太陽之下

一諸畫（畫以飾觀或平面而見爲遠或一面而見爲多面皆畫之變也）

遠視畫 旁視畫 鏡中畫

管窺鏡畫（全不似畫以管窺之則生動如真）

上下畫（一畫上下觀之則成二畫） 三面畫（一畫三面觀之則成三畫）

一玩器（器雖玩而理則誠夫玩以理出君子亦無廢乎玩矣）

自動戲（內音樂俱備不煩人力而節奏自然）　真畫（人物鳥獸皆能自動與真無二）

燈衢（作小屋一間內懸燈數盞人入其中如至通衢人市人煙稠雜燈火連綿一望數里）

自行驢　暑扇（不煩人力而一室皆風）　木人掌扇

一水法（農必藉水而成水之用大矣而亦可爲諸玩作水器）

龍尾車（一人能轉多車灌田最便）　一線泉（製法不等）

柳枝泉（水上射復下如柳枝然）　山鳥鳴（聲如山鳥）

鸞鳳吟（聲如鸞鳳）　報時水　瀑布水

一造器之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凡目中所列諸器有非尋常斤斧所能造者作

造器之器

方圓規矩　　就小畫大規矩

就大畫小規矩　　畫八角六角規矩

造諸鏡規矩　　造法條器

張山來曰泰西人巧思百倍中華豈天地靈秀之氣獨鍾厚彼方耶予友梅子定九吳子師邵皆能通乎其術今又有黃子履莊可見華人之巧未嘗或讓於彼祇因不欲以技藝成名且復竭其心思於富貴利達不能旁及諸技是以巧思遜泰西一

壽耳○原本奇器目畧頗詳茲偶錄數條以見一

班云

卷十八終

虞初新志卷之七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書戚三郎事

周亮工　減齋

江陰城陷。僇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即詣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挑。舉戚足帶斜其脅。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搜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凡十

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處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纏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狼藉。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媼過視戚。憐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憒然。心識其爲北鄰錢翁沈媼也。頃之。兩人續以畚舁至。越二日。

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凝乃因之因漸能起衆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因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鄰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關帝命以援予者因强起跛躄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有文若將離者乃俛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櫝顧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殿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踦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

在匠遽爲操作。戚佣匄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從窖室。得冬炒半囊。歸人蹤失。三匠而存五。構戚忿約爲二而五之法。又不從乎。歸耶。邀帝窖窖無人。三戶作戶內外。圍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遽去。人漸歸。乃得所識以樸居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夜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門。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

其人爲成三戚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家被擄而南吾將操舴艋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舟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德藉君庇以分神覘浮萍斷梗或與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动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妻王能爲蹤跡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往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

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詰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戚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所指示始眛眛至此實不持金城隔家破安得金某聞戚語慘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卽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務往久之某忽曰予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久厰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見人子誠懇藉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其行而以子爲戚見某

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丁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踉蹌擕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芋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鋌曰何爲者戚與某戚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余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閽者揚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出去戚方與某于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値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戚往匍匐於

門。郝方立毬塲弄鷹。召入。成瞪目欲裂。譀而前。吾成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隣家。彼與婦失去。死繫栗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汝有是。吾婦何從脉爾爺。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者。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詬誶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成。戚跪呼於外曰。勿撻夫人。但煩還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

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月夜矣又叱之公大人義不爲也乎之益力鄰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乎計成所持金爲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成方注目不辨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郵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鄰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人之成字微落獨存戌某弟見成所揭示故遽報之成云鄰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以死乎友而碩乃自乎天下皆義者獨爲

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成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成之金不返我誠我乎矣鄰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妻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成聽其見婦小人卽除馬逝婦括髮下甘心也鄰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屬爲子言之鄰卽趨張所成亦隨成往張見成許納出廿金予成务务成成以金予成成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可顧吾婦何在得金妾往相與絜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當爲覓之成見張位

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憂不得娶耶乃叩首曰予向貸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得娶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即隨手盡金盡娶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爲以金留公所公但爲我見娶妻得成之心盡我即倍賚成金無愧於成矣張領之納金令爾亦見所在來語予毋獨恃予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壞牆閒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娶殆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曰戚三郎屬予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於

監者不敢答。既如廁。遺片紙墻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成迸開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即今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戚乃攜子先懇之郝。郝與俱來。戚直前跪曰。進見妻所在。問即在府中。顧惻之。張即諭所繫婦首王氏。即戚婦。聊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憔悴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哭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迸跪聽命。張曰。是誠

爾妻然是人少有色彼遂爲首約直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成況鄰言之曰邑所家彼妾得金將罪憫之且娓娓言帝所以稱之者復告以憂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即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成因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妾所得余成乃大哭婦哭而成子又遂遂往來哭於父母旁鄰哭張之廝養哭張娘姣環所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涔涔淚下突哭聲鼎沸間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所家彼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所

刱非死非常術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留成即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旣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即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妨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蓋以子我我老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肢骶子也成感德未有以應婦忽趨前跪曰簡成久之復揚詡成曰子倘留乳耶成遽膝前曰將市生仑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愍子何不可者將巢

喜急前抱兒兒亦媚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畢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戚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戚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既安其家後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親兒將軍亦多所贈人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貲族子利之戚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臾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

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成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紀之。咸盡鐫於祠右。

張山來曰。關帝能宛轉嘿佑成郎。則曷不于其婦被擄時顯示神威耶。豈數當有難。有不可免者耶又豈必待祈禱而後應耶。然終不可謂非帝佑也

象記

林璐

國家大朝會。陳設鹵簿。馴象所引象列門外。各以品秩分左右。百官入。鐘鳴。鞭響。舉象鼻相交。無一人敢闌入者。朝散。各以先後歸。有罪則宣勅杖之。伏而受杖。此其所從來遠矣。黔中人昔為余言。守土者以期貢象。必入山告語之曰。朝廷詔汝備禁衛。將授官於汝。象俯貼足如許諾狀。即馴而行。無能捕捉也。思陵時。將貢象。先期語之。一象許諾。會明亾。不果進。皇朝定鼎。徵貢象。象數頭諸而來。前一象呼之不至。避數

日。翩然來取其牝。蓋山中偶也。候已竟去。守土者旅知其期又當來。乃先期詣之曰。今天子神聖。薄海內外。知天命有歸。帶甲者率先以軍降。守土者次第以城降。汝異類。敢抗天子不廷耶。至期來。竟復去。守土者異之。設大砲於衢。詣之曰。汝愛妻數數來。汝再逸其當死砲下。象聞之。徐行伏砲墊下。若待以爆砲者。嗚呼異矣。夫人未有不愛其妻者。愛妻孰愛吾身。誰能以其所愛易其所至愛。而今見之於一象。嗚呼異矣。聞其言。退而爲之記

張山來曰聞象房繫象皆行滿禮三跪九叩首獨一老象不能猶作漢人跪拜云因錄此文附記於此○世人畫象雖麗大而帶嫵媚及覩真象殊屬笨伯尤恨其皮色穢濁不似有識者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吾於覩象亦云

姚江神燈記

朱一是　近修

往余聞姚江有神燈。以爲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廟爲盛。余俟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熱往。日晡抵廟。登山巔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于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燿往來。不可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排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値。各分去者。有相値

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舉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憩坐者。有穿林蹈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躡躋。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顛若有所懞。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爲一。或一分爲數。或迎風疾行。燄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巢隱燕鐙。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漿叢小。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眎燈下。若有二足影。喁喁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趨眎。則無有其人。回

聽余所在反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諸滅苟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余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矣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熱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賾索隱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宏也余目所經見且久立疑聽而不知所繇然求爲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己卯同遊者爲年友湛餱子君進及畬沈渠三君俞秀才炅顏余門下士

張山來曰吾鄉有靈金山每歲以六月十八日建醮施食檄召諸鬼鬼火羣起倏合倏分其文乃韓國公李善長讀書山中所撰久之其板漶漫至不可識道士別鐫一板焚之而鬼不至因仍以舊板刷文重讀燐火復熾迄今每過醮壇則新舊二檄並焚云可見鬼神一道與人互相感通姚江神燈非妄言也

紀盜

楊衜遴 聖藻

有穿窬之盜有豪俠之盜有斬關劈門貪婪無厭冒死不顧之盜從未有從容坐論盃酒歡笑如名士之盜者蓋盜者起於饑寒或爲讎惡報怨不得已而爲之盜而名士盜亦奇矣南城蕭明甃先生家世爲顯宦厚其貲庾於田時當秋穫萃其愛茭刈於鄉之別墅有少年三人自屋而下啟其戶速進十數輩曰蕭先生壓耶就榻促之起爲先生着衣裳進冠履若執僮僕役甚謹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際不可使窺外

事。請鍵其室。迎先生至外廳設坐面南向。爇燭其下曰某讀先生今古文。可一一爲先生誦之。最佳者無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轉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嘗於某顯貴處私伺先生宴。迎飲十五巨觥。諸公不及也。江南藩司碑記。惟先生文爲絕筆。左右有恐嚇先生者。其盜魁力止之曰。此蕭先生。不可以常態驚也。衆酒餚相唉食。先生爲之陳庖廚飲酬。曰某等聞先生名久矣。不惜千金路費至此。可出其囊橐以償吾願。先生曰。昨有四百金。稍穀價借來。逆可。今早已送之

城中此所賈者僅談酒之需不過二十七金人參八兩玉帶一圍而已願持贈諸豪士左右疑有埋藏者盜魁曰此先生眞實語也不須疑敬其僕如數夜將半先生倦且恐盜魁曰先生倦乎吾爲先生起舞解長服甲鎧黼鮮金光燦爛奪人目拔雙劍起舞廳中往來近先生身蹤迹其狀如項莊鴻門意在沛公時也良久乃止先生待益恭盜益重先生自啟戶論文始終敬禮先生卒不敢犯如此先生房委曲四顧夜黑持燈過書悅曰此總櫃窖向某處上下此梯窖對

某方所惜鳩工時少經營耳登樓窺先生藏書見名臣奏議忠臣譜二集曰吾願得此筆筒中舊貯緗巾二副納之袖中守謙多時賢爲者曰烏用此珷玞耆齋擇其不佳者毀裂之有美人一副乃名筆曰此不可多觀者羅君某寫有小楷扇二柄藏筆牀側曰吾與此公有舊好玄珍之亦攜之去將出門邀先生遂先生强留因言推背少年豪俠待至明日歸取四百金相遺何如盗魁曰世從無其事余何能待請姓名不答曰後會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壯當與之同往先

生出走里許見木舟二泊溪口盡登搖櫓而去語作吳下音嗟乎盜而如是可以當盜目之哉吾恐盜虛聲者滅禮義樂詩書反不若是之盜於文也謂之曰名士之盜

張山來曰有盜如此即開門揖之似亦無不可者雖然天下豈少此輩哉獨恨蹈其實而諱其名且所欲無厭固不若此輩之直而且廉耳

化虎記

徐　芳　仲光

年來予鄉多虎。噬人甚衆。及行腳歷閩楚晉豫皆然。或曰。是帝所役以襄戈鏑所不及。或曰。所在猛鬼厲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危予允臧所述黄翁事尤異。黄翁者。谿談人。去撫城十餘里。生三子。俱壯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酉返。如是數日。一夕。鄰子謂翁曰。凡無兆。治傭無意乎。翁曰。兒曹日躬來相爲耕也。鄰子曰。未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密尾偵其所造。則見入山林中。褫衣掛樹。隨變爲虎。

哮。躍。四。出。翁大恐奔歸、竊告鄰子、拒戶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翁曰。罔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既爾逕露、不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册。幸爲備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册。皆是熊都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曰、奈何。三子曰、第閉門、當自有策、翁勉聽。三子受册泣拜。因告翁

曰此俱帝命父當蒙厚衣數匝勿結帶加黃紙其上備伏皮禱兒自有救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各御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翁至今猶在自昔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邵李微輩即皆易皮換面而去未有淵處人中若三子者且帝既以傷人役之而又列其父冊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又曲盡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五官四體居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既已虎矣而猶有恩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既虎矣柰

何刘翁名册中豈詞此者偶怒之乎又豈年來氣數之變雖負恩之大至于戕賊其父帝亦恣其所爲而不甚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張山來曰三子求可以代父者其計甚拙設代者當死於虎則僅足償其不辜未可以代其父罪設彼不當死于虎而三子枉法以殺之則是父罪未免而已先罹于法矣將若之何

義犬記

徐芳仲光

丙申秋、有太原客商賈還、策一衛。橐金可五六百。偶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梃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嘷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覘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梃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瘞以沙。攫負橐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却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叫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遂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沙得屍。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

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逕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縶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傘。尚在。就家取之。因于橐中得小簿。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橐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罔在。此橐傘安屬。犬怏怏。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傘無恙。大感慟。客有子。來裝偕隸至。賊已庾死獄中。令乃取橐驗而付

之。其犬仍尾其子至。狀襯偕返。還往數千里旅食尉宿。與人無異。

論曰、夫人遇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懾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疏畧。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戕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糜身巨梃而不之避。烈矣。然于。客無補。卿哀茹痛。飲恚控額。而於賊之窟宅。未能跳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求。荒畦漫野。于何索之。究。雖。逮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

之心而不驟犯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遂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脅慫於一嚙而贓可得金可還太原之間可通而客之概可以歸矣其經營綢繆不必府之遠傳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聶政之所不能企予房豫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猜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非故夫人孰不懷忠而迴變則淪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猶取其淺功取其沉以此臨天下非何邪辨焉乎既悲客又甚羨客之有

是犬也而勝人也

張山來曰義犬事不一而足特錄此篇者以其事爲尤奇也○又曰犬固義矣而此令亦有良心設黠吏當之此金尙能歸客之子乎

奇女子傳

徐芳 仲光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謫兵閩南。會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亾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悵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當播越時。會以金珠數斛。潛瘞客舍。今夫死。妾撫棟宇皆燼。此中重貲。瓦石同沒。使得從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妻艷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

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能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籌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妾能遠出必易服進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猶戀戀不舍妻慂愈力乃擇日辦笄薙辮鞾袴服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斲馘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撾家門大叫夫從廁牆瞯視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啟婦繫馬中堂踞坐索飲大呼

比甚厲里中頗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傴僂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君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歎曰眞不識矣於是推兒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識更闐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爲給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咸相率爲詩歌美之皆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論曰易有之婦人之吉從一而終郵亭之婦以引腕

小嫌舉刀自斷其臂其肯隱忍驅掠爲厮養生子乎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暱之所遠則益疎而擲之婦巾幗婉弱與地飄隨以數千里兩絕星分勢無因合乃能譎謀幻出斑耳鎣檻之中颺翩縱籠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兕雖若折枿其淺智沈勇有壯男子不辦者矣彼臺柳之假手虞候樂昌之乞憐半鏡奄奄氣色視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之奇不可也遂盱鄉之變里中有長年爲李繫纜一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脅首裁服笑語吃吃無有

幾微憔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某村少婦歸一升。夫開百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譬其夫不肯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念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所養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爲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艷其妻。想奇巾幗而介胄膽。奇夜

醉醺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遽識夫。婦而駭之。而後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合其子。夫惟其能合。斯所以能取也與。

張山來曰。撫卷之論備矣。尤妙在小校從軍去後始露其謀。設非然者。則小校必偕之而行矣。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redacted]畢[redacted]阮爾詢等、題為曲全節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如禮即王法牽連叛犯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衆房校尉王、伏殿機年甫三歲、隨母撫養、因入後父王姓、後充校尉、以私回原籍、曾經鑾儀衛革退、於廿三年、將身賣與鑲紅旗佛爾游佐領下尼爾庫家、據幼聘王氏供稱、年三十四歲、伊叔伊兄逼嫁、決志不從。探得伊夫尚存。不忍即死、守婦人從一之義、匍匐千

餘里外。[redacted]圖完聚。是女子眞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之供、我雖一竆巴牙拉。無人供役。價買李殿機。因隻身不便使喚。復買嫻蕭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伊僕身價情願斷出不忍折李殿機已配之婦并許與蕭氏同歸。前後二婚。悉候發落。輕財好義。此巴牙拉眞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雖供、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遠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番驗過。已得眞實。據女子之供。是范一魁鄰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似亦人

情所難得者此皆我

皇上至德浚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接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向義共成一段奇緣播之海內傳之千萬世見貞節之風超出於尋常[illegible]外者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於例外妄奏但王氏貞心苦節自死尋夫若竟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着落情似可憫雖據尼爾庫之供情愿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再四躊躇因事關風化仰體我

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故備述其情

事本末合詞上聞。格外之仁。均候聖斷。非臣等所敢擅擬也。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張山來曰。此事已經部覆。如其所請矣。王氏守志尋夫。固爲難得。而巴牙拉尼君聽其與蕭氏同歸。不禁身殉。尤屬義舉。予故亟表而出之。○按唐詩中有閨秀三人聯句。前列名處。合稱光威裒。今此疏三君聯名。因彷其例。稱阿丱阮云。

卷七終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之八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豫章吳良樞璘作

江石芸傳

江石芸吳山桃花厓女子也幼習經史窮元會運世之數及長好兵法鑄劍誅妖擲人萬里外一日過小孤山遇白衣道士授以書盡通其義人讀之莫能曉也以時無知者遂隱於吳山種桃花無根花四時常開名其地曰桃花厓厓下月當月午而明或曰此龍

宮女子也有寶珠其光奪日入月因聚羣盜劫之其珠不可見石芸曰珠固在若爲能得也今若珠劫我珠若將失其珠我爲能得唯無失匣之中有黃夫人者與之善黃夫人家有虎名白公出入常騎之能陟山渡水石芸家有白牛一頭臥桃花下鼻無繩常出入自如人以爲黃夫人虎不敢近久之石芸與夫人亦不知也於峙構茅屋匣下讀易終日不爲人所知所著有悟真註有爲之序者曰不知何許人也予嘗見石芸觀其所著書其女子邪其非女子邪天乎其

不知我也亦其不知何作人也。

張山來曰補天立極應歸女媧氏其光奪日入月則丹成矣驅烟滌器設想精詣皆不在人間宜世人之不知也○又曰諸子去蕪授我强意堂稱美不勝收僅登其一仍者自當借光梓入闡幽集中以成大觀也

耕雲子傳

洪若皐　去蕪

耕雲子。秦人也。隱於楚江之西。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攜一竹杖。衣葛藟衣。不冠。冬夏不易。見月出則撫掌大叫歡躍。麋鹿不避。從之行。見之者皆謂神仙人也。身長七尺。長揖而俯下。雙瞳子炯炯如流電。或人問其姓字。不答。性嗜酒。有餉則大笑。盡飲去。亦不謝卒有人終餉之不解人疾病過其前者則止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遂愈。酬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惡用此。其行事多如此類然其不欲與人以可見者。人遂不能

知也背入市衆譁之謂其與人趣而前則不爲禮各相視無語則又兩手爬搔眼顧五老峰雲起移時去或曰耕雲子非黍人也耕雲子曰黍無人也或曰耕雲子有道人也龍蛇其身者也人莫知其所自來其隱君子邪洪子曰古無神仙無與人天下有道將安其身於烟霞泉石之中乎夫何纍纍如也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顧天有不可逆者而終嚼然長往矣鳳集於棘鶡雀調之神龍潛乎深淵終能雨此九土也

張山來曰古無神仙非無神仙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夫人而神仙也古無異人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然則神仙異人之有其于中古乎讀此可以知世變矣

吳孝子傳

魏禧　叔子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徵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歷丙午督學駱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迸下醫藥十餘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詣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其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

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錚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舍遜吾儕同儕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鄉也諸生三人十人旦日孝子升殿默禱焚疏既同儕人相邀遊諸棋蜂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歘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爲一府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殮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

墮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中道衆如故衆群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句）足下有白鶴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睋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鄕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瘧瘋蠱咒并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亟絕不能言孝子急書

九十二韭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由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壽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冢宰涂公國鼎與為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過問。謀來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陳光孚、皆拜為弟子。孝子當國變時。僻亂泰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予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與長惟予故竝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

之夫爲柴華爲僉遂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徇出錢物爲人所訟鬬既感神應益自脩人病苦者極用符籙救之以施藥爲名

貌蘇論門閶孝子常詣大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爲人祈禱頗不經然邑若子往往道其事甚悉傚溪東出四十里爲南豐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癘交母嘗病甚劌心以食母既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人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

哉其誰然哉

裘山來曰古有以祝由治病者今九十二畫象以及痢瘧諸象殆即其道耶然吾以爲必孝子行之乃能有驗若人人可行斯又理之所難信者矣

李一足傳

王猷定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于易旁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常獨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與之大略丁卯至大梁與鄢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與其母啣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名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梃爲

二與弟各持伺仇于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爲令于兗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偪跡汝其速避之爲治裝贈以馬一足蔬恚恨乃鐫其挺曰沒稜雖砍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陟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昔文字

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于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辦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月錢盡散終不及私由是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于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為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鄢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遊白帝綿柞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

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太羹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于途。短褐敝屣。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危坐長逝

只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于趙州橋下。持挺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

張山來曰。觀一足行事。亦孝子。亦俠客。亦文人。亦隱者。亦術士。亦仙人。吾不得而名之矣

孝賊傳

王猷定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養。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康卸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僧當具酒食。邀寺中老闍黎痛飲。伺其醉。舁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闍黎尚酣卧也。賊大叫叩頭乞免。闍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亾矣。亾何。强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張山來曰有孝子如此而聽其貧至于作賊是誰

之過與

王翠翹傳

余懷澹心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沼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竊謂婦人受人之託以豔色亡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雖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娼家辱人賤行而所為耿耿若此豈僅男子媿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綴次其行事以為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門姓馬假母呼為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携來江南教之吳歈歌則善吳歈歌教

之彈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流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然翹兒雅淡頗清潔自喜頗不工塗抹倚門術遇大腹賈及儈父之多金者則目笑之不予一盼睞溫語以是假母日恚而詈罵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歙人羅龍文侈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驩最久兼昵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狡俳貧無賴力為博徒所窘獨身跳界翹家依匿不敢出見人龍文習其豪士倜儻

結交接倩痛飲推所贈綠珠與之嬌寵奇亦不辭酒酣耳熱摸袂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得意場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別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居無何海入倭為船主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三十五年閩巡撫阮鶚於桐鄉翠翹綠珠皆被擄海一見驚喜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日益寵幸號為夫人斥諸姬羅拜翠翹既已驕愛無比凡軍機密事

惟翠翹與聞乃翠翹陽爲親暱陰實幸其覆敗冀歸國以老淚漬漬常承睫洗面也會總督胡宗憲開府浙江善用兵多計策欲招致徐海自戕麻葉陳東而離散王直之黨遂遣華老人賫檄招降海怒縛華老人將斬之翠翹語海曰今日之事生殺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海乃釋其縛畀金而遣之老人歸告宗憲曰賊氣方銳未可圖也然臣覘海所幸王夫人者左右視有外心或可借以孅賊耳而羅龍文者微聞是語自喜與翠翹昔好乃因幕府上客山陰徐渭以見

於宗憲宗憲以鄉曲故降階迎揖引坐亦有意功名富貴乎乃今川若癸與語大說遂受指詣海營擕侍日任俠衣冠投刺謁海海遂延入坐上座置酒據龍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爲胡公作說客耶龍文笑曰非爲胡公作說客乃爲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納欵故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他日必且爲虜海愕然曰姑置之且與故人飲酒鉛緇音樂備極豪侈倜然自以爲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爲也酒半出王夫人及綠珠者見龍文龍文改容禮之極宴語不及私

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勸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欵解桐鄉圍宗憲喜從龍文計益市金珠寶玉陰賂翠翹翠翹益心動日夜說海降矣海信之于是定計縛麻葉縛陳東約降於宗憲至桐鄉城甲冑而入是時趙文華阮鶚與宗憲列坐堂皇海叩首謝罪又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復反厚勞而出海既出見官兵大集頗自疑宗憲猶憐海不欲殺降而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進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殲焉海倉皇

投水引出斬其首而生致翠翹於轅門宗憲大饗參佐命翠翹歌與儆歌遍行酒諸參佐或膝席或起劇捧觴爲宗憲壽宗憲被酒大酣醉亂亦横槊鄭袖與翹兒戲席亂罷酒次日宗憲頗媿悔醉時事而以翠翹賜所調永順酋長翠翹既隨永順酋長去之錢塘江中恒悒悒挺然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又屬一酋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潮長號大慟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翠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

羅龍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烟墨者也。始以游說陰賂翠翹、誘致徐海休兵。可謂智士。然其後依附權勢、與嚴世蕃、同斬西市。則視翠翹之死、猶鴻毛之於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況士大夫乎。乃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

張山來曰、胡公之于翠翹、不以賜小華、而以賜酋長。誠何心乎。觀翠翹生致之後、不能即死、居然行酒于諸參佐、前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其投江潮以死、當非報明山也。

戴文進傳（畫苑三高士傳之一）

毛先舒（稚黃）

明畫手以戴進為第一進字文進錢唐人也宣宗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秋江獨釣圖畫人紅袍垂釣水次畫惟紅不易著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跪曰進畫極佳但赤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釣魚宣宗頷之遂麾去餘幅不視故進住京師頗窮乏先是進鍜工也為人物花鳥肖狀精奇直倍常工進亦自得以為人且寶

貴傳之一日于市見鏤金者觀之即進所造憮然自失歸語人曰吾殫吾心力爲此技徙得稱意將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爍吾所造亾所愛此技不足爲也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爲俗習玩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煌煌是翫安知工若能從習于縑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畫名商一時然進數奇難得待詔亦慨輒亾大進其畫疎而能密著筆瀟遠其畫人尤佳其真亦笄翹云予欽進鍛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贊曰立志探懸鬼神所贊孰是

緝精而俏近倣戴若櫟髹飾金爲生感慨從業卒成高名益人極而天呈奏矣

張山來曰明畫史又有仇十洲者其初爲漆工兼爲人綵繪棟宇後徙而業畫工人物樓閣予獨嫌其略帶匠氣顧不若戴文進爲作耳且戴兼工山水則尤不可及也

髯樵傳

顧彩 天石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髯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虵虎所得薪人負百斤而止髯獨負二百四十斤然鬻于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詰問之髯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徙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加刮目焉髯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

糊精忠傳所謂泰檜者出將怒飛躍上臺捽檜毆流血幾斃衆咸驚救將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眞檜將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眞膏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將有兄進香茅山墮崖折脇死或傳其葬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鞭殺者將怒走一日夜詣茅山使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上帝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

而來。止彼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闕香非實大飲今止詈。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為橫顛頗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眾譬遣之。乃止。負兒骨歸葬。為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鄰氏女為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官某為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官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官併庇兄。不得伸。學奇憤甚。一日值將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為我雪此乎。將許諾。然詰時日以待之。毋紿我也。學奇感泣。將去。鬻身為縛者。與僕縛者以其多力而勸甚信

愛之得出入內闥。鄒女果爲其第三妾。蔣得間以陳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顧公爲邏伺。蔣曰。毋遽。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顯者不能禁。蔣嘿賀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衆妾登輿。蔣舁第三輿乃鄒氏也。出門紿其副從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登舟。舟遽開帆疾如駛。羣僕駭變號呼來追。蔣拳三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俞得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蔣謂學俞亟宜鳴之官以得妾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蔣

賜酒帛花綵以寵之顯者憖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闖賊破京城崇禎帝凶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龍廷矣樵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樵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即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為者耶彼君安往耶何文武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為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具區以死死之日哀聲振吳下云

顧子曰義哉樵也見義必為矣志不屈求之士人中亦幾幾難之況樵子乎樵無姓名吾師吳頌翁曾為

立傳。傳未悉。予又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妄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鄭椿樂。亦可以知所儆乎。

張山來曰、觀劇忿怒殺人。所聞者非止一事。此樵奇處、在後數段。幼都女尤見作用。至自投其匾以死。真可謂得其所矣。

趙希乾傳

甘表中

趙希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爲業。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于日者。日者推測素驗。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希乾躑躅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惡其煩數。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剖心救之耶。希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篤。時日光斜射牀蓆。形影孑立。寂寂無一人。希乾忽起去。笥中得薙髮小刀。立於牕外。剖胸淺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

聲震撼門戶胥動以爲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取得腸抽出割數寸蓋人驚則心上忡腸盤旋滿胸腹云希乾置腸于釜上惛仆就室而卧頃刻母姑來視病見釜上物以爲希乾股肉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希乾則血淋漓心腹間不能出聲始知希乾爲割心矣城邑喧然傳其事聞于令令親往視之命內外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旬日希乾亦漸次進飲食胸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午間糞滴瀝下月餘後希乾也無恙終身矣從胸上出也且故朱齋爲南豐巨族宗

衆以爲奇者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使者按峒竹聞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員崇禎壬午以恩詔大比學選一人貢于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旣考試畢進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爲先趙希乾剖心救母不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不應入選今欲諸生讓貢希乾以示獎勸諸生咸頓首悅服于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變希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遂賣卜奔走於四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予自幼時

常見希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面黎黝高準方耳睛光滿睟于頎然而長多渾樸之風與之立久胸間時聞穢氣予年十歲先君請希乾入暗室命表肅揖再拜求解衣開胸視之兩乳正中間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絲帶繫竹筒懸於頸乘其腸糞出洗換竹筒日必再三換常時滴黃水不絕蓋已三十餘年自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六十一

甘表曰朝廷不旌毀傷愚孝尚矣然希乾一念之誠

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也豈不可嘉哉湯公惕菴最惡言希乾事子則以爲應出特典一加旌賞蓋事不可法而可傳使知孝行所感雖剖胸斷腸而不死豈非天之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誰能不旌之然旌而不傳不若不旌而傳也安得龍門之書以施於後世哉嗚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患不能成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又何多也悲夫

張山來曰予友王不菴曾爲予言孝子事惜屬口迹不獲載之簡編今甘子中素以斯傳見示乃知

事之度越尋常者。終不能泯其姓字也。

萬夫雄打虎傳

張惣（南村）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友所莫逆爾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淺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摶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爲逡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脫因挺擊虎中其項虎負猙獰欲迎鬭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卻且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

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手。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素不識詩書爲何物。亦不識交道爲何事。而倉卒間不忍負與姓兄弟之意。卒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甚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緩急。即蜂蠆微毒。不致貽禍殺人。當其紛紛未定之時。雖夙昔周旋。密邇徒步。靡不潛跡匿形。鳥飛雲散悄然而不一顧焉。其視萬夫雄爲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似不經。殆屬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

矣家九宣從浙川來爲余述其事最奇亦曾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慷慨鬚眉狀貌殊磊砢不凡飛揚跋扈猶可想登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激至勇生焉卽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赴火爲人之所不能爲並爲人之所不敢爲往往以戇愚誠朴而得之萬夫雄有焉南邨野史曰余友若略氏聞其事而與之太息曰士亦視所托身爲貴耳得交萬夫雄其人雖陷入虎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爲

之友哉

山來曰孔子論甯武子謂其愚不可及匪獨愚忠愚孝凡事之度越尋常者大抵多近於愚耳一結最妙○又曰今之義氣淋洲類能生搏虎豹使萬夫雄而在當必與干城之選矣

卷之八終

虞初新志卷之九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劍俠傳

王士正阮亭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

悄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蹤跡。疑劍俠也。從姪鶍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帕頭。狀貌甚獰。至尼菴。入門、有廨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燭出鑰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將、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若然

而闕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愈持械謀拒之廨門已啓視之仰紅帽頭人也徒手擒來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各輒無恙今當往懇耳然尼與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自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非今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背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

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郤否衆聚觀果紅帕頭人也羅拜謝去比來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賫金數千赴京師途宿

古廟中篝鐙甚明晨起已失金所在廟門鍵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蹤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覩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蹤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往與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墟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

息不得已。弟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衢。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骭。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顧指諸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因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任來此且好將息。即有人引至一

院隔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逃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後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子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從導至市口惝怳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繫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

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廌云

張山來曰予嘗遇中山狼恨今世無劍俠一往懲之讀此乃知尚有與人爭不識于我有緣否也

皇華紀聞　王士正　阮亭

天順間恩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徃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絹囊內盛絲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夏秋之際清晨輒見城郭人物林木鬱葱日出乃不見茌平馬令村亦有此異蓋山市海市之屬陸地亦有之

賴塔拉把土魯滿洲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閩一日

浴于溪水底有物槎枒如古木因呼儕輩縛以繩其引出之則一龍首鬚鬣宛然縛者乃其角眾皆驚走賴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去眾皆無恙人更稱爲縛龍把土魯（把土魯勇也元時把土魯必出上賜本朝亦然）

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峩好仙術常畫地爲限牛不能出恒作泥丸食之坐臥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劉城陳給事贊化崇禎間爲桐城令偶有饑饉者其

一有五色光令家雞覆之俄卵破得一小白鳳不數月寖大時去時來其伏卵之雞亘至三十仙毛變五色久之同翔去

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指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即擲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譚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拊文正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文正急用甕自覆圍火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啓之

釘已出三寸許。文正歎曰。命也。遂死。

何公冕、潛山人、少遇異人。授符籙二卷。能役鬼神。初罷田于亂墩山。磽确無水。公冕每取手巾濺水。町畦盈溢。會大旱。郡守遣役檄呼之。公冕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閉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因令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嘗行路遇津。問芸者不答。公冕取柳葉布田。盡化為魚。芸者競取之。田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崇禎癸未潛山縣溪河中結冰如錢形上有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南華寺六祖鉢非金非石魏莊渠督學廣東遍毀佛寺至曹溪索鉢擲地碎之爲二每片各有一字視之乃委鬼也莊渠異之寺因得不毀

崇禎中有彭姓人某病中夢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皇狀如王者聞胥吏傳呼魏校一案須臾有一官人峩冠盛服而入其神問何以毀曹溪鉢答言吾爲孔子之徒官督學校在廣東所毀淫祠幾千百所豈

但一鉢神云聞鉢破中有魏字如此神與爲可以爲興端而毀之答言魏是予姓旣敗已前定雖欲不毀其可得耶神語塞揖之而出彭病痊爲人言如此

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貫中爲人牧豎每出牧以簫管一枚自隨牛有逸者取簫畫地牛不敢出晚歸輒束簫置簷中簷飾地受寄若有神物伺之者洞畔一巨石形如犬癸午每坐牖其上忽一日謂其徒曰吾當以來日上昇明日往睎與石俱不見事在萬歷初年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裂而成穴畊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適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貌類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觔地皆金錢珠貝旁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梁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龑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

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粤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龔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為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堅不可啓、光天乃龔子玢年號、玢立僅二年。為其弟晟所弑、仍改光天二年為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

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于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岩爲工部侍郎才藻俊茂及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潞歸禪師集六和尚小傳云吳震崧侍御小字六和尚髫時讀書燈下水中丞內躍出一僧長三寸許遽案而行且言震崧驚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崧意稍定曰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

汝前世某山某僧吾即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首無忘來處因忽不見明日案上瓶花枯枝更開一生功名片語不爽

韶人黃恩德紀事云韶城西南樓有關帝廟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恩德遊芙蓉山歸從舟中見樓上毫光炫耀關帝披金甲藍紗巾立樓脊而北少頃面轉西移時而沒兩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凡四日依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初十十二十四日依時復現或黃蓋或二將隨

傳見者不啻千萬人因鐫碑勒像以誌靈與此事余在京師聞之袁密山（景星）通政至曲江乃得其月日之詳如此

張山來曰皇華紀聞凡四卷先生奉　使南海時所筆記也余竊偕取其事數條蓋欲與拙選相類云爾倘讀者欲覩全豹則自有原書在

毛女傳

陳　鼎定九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宏。閱三歲而無子。乃往禱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與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深谷。士宏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歸。名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墜三年。里有張義。向豐任家。往樵山中。猝遇幽篁深箐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遍體垂黃毛。長六七寸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識耶。義驚曰。大

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緣藤得無損既而飢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澀不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任騰踔上下矣第山中乏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超然輕舉與鸞鶴爲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豐後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返報任生任生大喜仰偕義詣樵所取之伏草中俟三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

夫也曰妾貌已瘦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忌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與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歿

外史氏曰神仙可爲也使毛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躡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張山來曰使我爲任生則隨毛女入深山中亦效其餌女貞實共作仙家眷屬何樂如之計不出此

何也

寶婺生傳

陸次雲雲士

寶婺生。忘其名。順治初。我師破金華。寶婺生夫婦相散失。生臥積屍中。得免死。婦行不知所向。爲縺兒所獲。無何。縺兒移師駐華亭。生覓耗於華亭不可得。困之無聊。坐歎於旅館之側。旅館主人察其貌。憐而問之。生告以故。主人曰。若識字乎。曰識。習會計乎。曰習。主人曰。盍留我館中。勷若事而徐訪爾妻可乎。生曰。得如是誠幸甚。生入館。悉代主人勞。主人逸甚而業加繇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發也。一日者。旭

始旦一人急遽遨而來至館飯似畢酬值急遽趨而去生視其有所遺啓之燦然白鏹五十金也以告主人候其返日停午其人復急遽遨而來汗漬衣息喘喘詳視几地泓然也生問之曰覓遺金者生曰遺幾何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將向營中徃娶婦失之矣將奈何生曰金固在還之於子無苦也仰出金其人受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來云蒙子還金事偕矣其日當婚此婚君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飲卮酒生固辭主人曰吾匆暇而不可卻也生乘主人之

命至期往。往見失金者之家。乃亦一普族也。日未晡。生閒步溪頭。遂見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雲鬟之人。掩袖而坐。云誠新婦至。生偶舉目覷婦。儼然故妻也。婦偶舉目覷生。儼然故夫也。於是生一慟而僵於路草之上。婦一慟而伏於孤篷之中。舟及門。促婦起。不能起也。問其故。曰。適見一人如故夫。故傷悼欲絕耳。問其人何若。婦言其儀表衣冠。宛然生也。娶婦者忽見生。見生悲臥不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曰。適見一人。語未畢。哽咽不能續。娶婦者憫然曰。

我知之是婦即君婦矣君既得金君之金矣還金而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君無悲吾感君義敢不以此爲報乎生難之娶婦者請其主人以爲主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娶婦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還婦者所娶婦當返還金者聞者咸以爲善而兩從之迎雅主人之義與二義士相鼎立

陸子曰余讀陸山學士兎絲女蘿之篇見有商山人失婦爲繼兒娶繼兒亦失妻爲商山人婦征逐相遇

各易以歸者歟其奇絶而寶娶之遇更奇亂離之際鏡破珠沉不勝數矣而徤兒以不吝使商山人認婦而得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曰天意而所以格天者吾以爲不在天也

張山來曰篇中有極難措辭處須看其不棘手之妙

王義士傳

陳鼎定九

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皐縣隷也。雖隷。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中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値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欷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徬徨如此耶。王不荅。妻又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

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涉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即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亦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徒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阜人感之斂金贖歸夫婦終老于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舞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脁義士之事而其婦尤能慨

然成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張山來曰、嬰臼猶趙氏客也、此婦竟遠過之、乃逸其名氏。惜哉。

祀陸子容事

王晫丹麓

錢塘陸子容名翰一名自儀少負異姿喜讀書經傳史記背誦如流邑侯梁公試童子以古文詩詞拔取第一厭其貧解金贈之子容盡以買書晝夜讀得咯血疾已又向友人借二十一史力疾研尋隨有論撰疾愈篤遂死其師張祖望哭以詩曰荒園寂寞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子容有內兄某者素不習詩讀張詩而哀之欲和不能輾轉牀第間倦就寢忽見子容相謂曰君和

張先生詩未得聊。予已和成。爲君誦之。誰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松柏聲。泉邊鬱鬱。寂無所見。時銀釘半滅。惟有月映總帷而已。請且以詩示祖堅。且告以故。祖堅把其詩流涕曰。聲情悽鬱。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和者幾數百人。予亦有詩云。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漫椎衡。子期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好事者稱而存之。近得卒業。因歎結習之不能忘如是哉。夫幽明異路。縱昔所親愛。亦皆棄之如遺。而獨于

詩文之際往往欲自見其長有不能盡掩者豈非心之所結雖生死亦莫爲之陷耶吾知慧業文人應生天上乎容終不樂以才鬼自鳴乎將矣因紀之

張山來曰語有之寧爲才鬼尤勝頑仙然才鬼附亂作詩文者世多有之今此則于夢中和韻尤爲奇也

雛雛兒傳

陳　鼎　定九

雛雛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孝廉也。國初爲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予里黃介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大書年家眷弟雛雛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袖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雛雛兒往僦之。如數與之值。既入。鎖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于地不止。須臾盡化

椅桌幃帳器皿無不具旣而復取一筒傾之如芥子者復躍于地須臾穀粟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僮僕婢嫗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爲怪於是雖雖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爲妖使人辭焉雖雖兒謔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黃介子高士亦撫主孚峯玉與松江倪永

清為予言踓踓兒高士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此[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難濟由嗚呼士生亂世道亦窮矣頃由家言青陽羨書生以脊屬什器飲食納口中令踓踓兒以脊屬什器飲食納竹筒中似遜陽羨書生一籌然書生脊屬有外夾而踓踓兒則無之是踓踓兒又勝于陽羨書生也

再來詩讖記

沙張白定峯

宏治中。閩之侯官有老儒某。博學善文。屢舉不第。性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書。傭耕自給。年七十。鬱鬱死。死之夕。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囑其妻善藏之。遂卒。貧無以斂。門人某某四五人。醵金斂之。內某生者家富。尤篤於誼。偕同學弟泣執喪。瘞之而後去。又時時周卹其孥。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發解。十六捷南宮。夙慧神俊。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試。拔士公明。風簷操筆。爲程式之文。文不加點。入闈

傳誦焉。九月之望。値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觴爲壽。以翰苑之重。銜命典試。禮從賓主。盛絕一時。都人士莫不欣豔。目爲神仙中人。鴻紳先達。亦相顧而愧弗如。蓋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晉接無閒。遂歸使舟。閉艙酣寢。戒舟人盡卻賀客。比酒醒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晶皎如晝。徧瞻岸崖。淸興忽發。遂潛易衣幘。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見山川林巒。恍若舊遊。意頗訝之。俄聞哭聲甚哀。出自村舍。公聞之悽然心動。尋聲躡跡之。至一僻小聚

落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籬落命小豎排闥入覘則有老嫗年且八旬頭髮皓白然一紙燈設野蔬麥粥祭其亾夫而哭之詞旨悲惋公揖而問嫗夫人何爲者過哀乃爾嫗擁涕而謝設一敗繩床命公坐已乃泣告曰妾擬晝祭亾夫而兒子遠出避之至今度兆返矣不得已夜祭之覓杯酒爲奠不可得用是感傷頓遂夜哭之戚卻不免爲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人沒來幾載祭既無具曷不姑俟質明乎嫗曰妾夫矣官老儒才豐命嗇沒于宏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

米以人伉儷情深雖之椒漿不忍不祭移忌就明理不敢出公聞之愕然蓋其忌辰即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覩嫗容貌憔悴而吐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既是碩儒必富著述遺編存者可得見乎嫗聞而泫然首肯若有所恐既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十年見其精勤嗜學無間寒暑甁無粟突無烟淡如也若述之富充棟汗牛制義文字別爲一編六十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流下數行妾恐傷其意每候藏之不使得見將死

前一月忽燔烈焰誓將焚之旣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囑妾曰一世苦心難付灰炬當藏吾棺中以爲殉耳言已欲斂久之易簀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而語妾曰好藏之當有識者旣而笑曰文義高深非吾書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愧怍死而食報易世而後大興吾宗令天下寒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絕迄今二十年惟門生數輩抄而讀之他未有過而問者也公聞急索觀之開卷第一藝則發解首墨也從初迄末一字不殊公益駭然細加繙閱則自應試

游庠。大科會試。一切試卷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遂論。皆在集中。闈闈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語。蕊臨終絕筆。其詩曰。拙守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恍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破屋頹垣。與同故居。因問嫗曰。向有臥榻。今則安在。嫗以燈引公入。則朽簀敝衾。塵土盆滿。嫗擁破席臥草薦中。公對之。歎息泣下。嫗亦駭然。問公若于對貧佑而飲泣。豈于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夫所謂再來人即

我是也今日之會豈緊非天姬曰先夫之陪妾柔腸寸斷因剛再來之語私嚙屁股剜指血塗之以圖後驗君子豈有此徵乎公解靴出股齒痕宛然作血殷色于是姬大啼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姬夫人無憂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而以貸于吾吾之遜賢夫之勞貽之也苟非夙因即年少登瀛皆僥倖耳吾當大典前生之門以酬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爲夫人溫飽計也姬收淚而謝公又問令子焉在姬曰先夫沒後妾抱子無以自存幸及門數生猶

敦古處每當忌日必遣郵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子詣之不識何以不至公問某生姓名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浙貴公又慨然久之既而東方漸明嫗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遂襲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嫗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歸遲子言某解元以座師壽誕率同年稱觴衙署舟次兩不獲見彼候師而我候彼是以歸遲公頷負米者曰若某解元僕耶曰然曰歸語汝主速來會此某僕星馳而去嫗語其子以所來

故子欲以文飭事公公曰不可此附世事耳俄而某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諱皆頓首曰兩世師弟古未聞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于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焉大集姻族咸有償贈其于嫗母子有恩者倍酬之爲嫗子買田宅奴婢傾貲賑給之自撫按藩臬下至公所取士莫不有贈嫗母子遂爲富人又爲其子娶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爲美談老生宿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期急不及久留辭嫗母子

去。終其身往返不絕。焉。後其子生子女。各五。共解元者與爲婚姻。五子貴者。三登甲第。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至二千石。科名綿綿。爲閩中鼎族云。

張山來曰前生處約而今生處樂實所不必以其於前生毫無所益也若誠能如此公則無憾矣

卷九終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之十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筠廊偶筆

宋　犖牧仲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遂）以　詔使過洞庭。風雨中見一人。長髯。皓衣。紗幘。氣度閒雅。乘一物似馬半沒水內。侍者持杖猙獰隨其後。與波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纔數武耳。逆風而行。良久迷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齊安。與余杯酒。問細

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 部使理或然也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爲怒風捲起挿三里外稻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財皆具

余於城武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高起作兩岐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炸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叔道各二後不知所終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裴公服之十年不盡

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巍煥插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

同里孝廉王晬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能治啞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傾一處以簪攪成膏漸結爲丸日以水調服自能言但須焚香謝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覓道人不見舉家向空

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閩中洛陽橋圯。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鄭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歷泉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齎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張山來曰宋先生予父執也擬異時以大集暨此軼見聞獲之不啻拱璧故採其事數條載入選中蓋彷前人節錄搜神記續齊諧記之例非敢有所去取也

金忠潔公傳

董以寧　文友

金鉉字伯玉武進之刻村人也因殉節謚忠潔人稱金忠潔云初以順天籍領解成進士時年十九不習吏請改教授其大父戶部主事汝升舊多藏書乃與弟鋐日夜讀之繼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先是時明懷宗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彝憲等旋用事至是而賊李自成兵始熾添內餉命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建別署忠潔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柰何誅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言

先言獒憲既有獨踞之庭必强二部郎官匍匐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將果做郎官以謁尚書儀注見復上疏固爭之旨諭職事相關自當禮見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得激陳獒憲意甚得與其黨議接待郎官禮或因觀尚書當稍佑憲曰吾當稍恭而待金鉉佑小金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隸吏移之吾曹行一人發獒憲堂卽屬獒憲假于乃許人孔子廟當提名靴擲厠其面辱之朝堂于是諸郎官詣尚書各請以公事由至期獒憲坐堂皇

貲彩緞衣俱贄邪但見吏不見卿官曰請尚書始來乎待令予久之又不至乃悲曰避金鉉不即來待晚乎命小豎竊伺門外整扇導來即報已而馬蹄前後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懺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誣指十八位無火門劾以故悞軍機曰必殺鉉會尚書爭之力僅削籍歸家居益與弟錝盡讀所藏書尤善易學而父汀州太守顯母恭人章更時時慰勉之至父死服闋復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時崇禎十七年二月也李自成已陷大同

而宣府鎮方有太監杜勳監視又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并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至三月果開杜勳以宣府迎賊朱死之因哭語弟鋐曰今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旋哭我也及賊至居庸關太監杜之秩果復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城下杜勳縋城上入見大內惟張皇賊勢以逼帝遍語諸璫謂吾黨富貴自在云忠潔則召皇煕禁兵歸諜匿母因哭告母曰鋐守皇城城亡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

王嘆哭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我命婦與汝偕勉之汝魂歸可會我于非矣趣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之見賊入京城殺監察御史王章于城上王章亦武進人字芳洲與忠潔素厚方爲之唏噓數聲見市中宮人遍至言賊入皇城帝后已死社稷欲遽入宮又傳聞提督京城太監王承恩從死曰微獨吾鄉王御史也若輩中尚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爲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傑然而至兩手反接

而覘覦之曰。光奩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于人而當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逮我我偏近之亦自沉于此僕以奔告其母母曰孝哉鉞也既信于王公。又能激呂臨死。吾安可以謝鉞。慰王冠帔。投井中。妾王氏隨之下。遂與俱死。鉞歸。收葬並。焚其書而長慟曰。吾母乎。吾兒乎。此時曾相見而相依乎。哀號數日。又死井中。其後清兵至家人請入皇城。求得忠潔屍。已與呂臨骨相雜。不可分斂。而皇城又不得入櫬。遂合兩骸藁葬御河堤而王御史之喪歸里。

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詘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

張山來曰眼鏡中有所謂顯微鏡者一蝨之細視之大如棗栗由此推之則一核未嘗不可視爲東瓜矣

沈孚中傳

陸次雲雲士

沈嵊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修小節越禮驚衆作塡詞儕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堤嘶如戲矜未肯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攜酒持螯獨上巾子峰頭高吟浮白有所滿筆綴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爲之叫絕拉歸精舍痛飮達旦家人覓至曰今邑試耶君何不介意耶嵊方醉眯未開屐無聲步扶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罷足無地嵊乃積叠廣視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詞於粉壁之

上其首閣曰萬峰頂上險韻獨拈饑撐傲骨與秋鏖天涯誰是酒同僚而皮雖老儘生平受不起青山笑難道他偉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題罷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嵊視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令宋姓兆和名守禧公雲間名士不屑為俗吏態者把嵊臂曰昔賀監遇李白為解金龜當酒我雖遠遜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日之事今古彷同盍若是題與君共填散曲誌奇遇乎嵊曰諾令未成而嵊稿脫更復擘箋摛之冠軍為

之學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嗣是非令辭嵊即嵊辭令交謫既抑略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羈嵊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佯為研鞠嵊躍出廳事大呼曰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聞直指以自簡斥令令恬然勿怨也明鼎既移閩部焉士英捲其殘旅遁迹西陵嵊往談兵士英僞為壯語云當背城決勝嵊馳歸語里人曰此地頃為戰場矣里人羣譁曰丞相肯舍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擊斃嵊燒其著書所存者獨息宰河紺春圖傳奇二種紺春圖尤為詞

塲稱艷云。

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見孚中策騎過。有河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歎其死。語云。凡人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孚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烏能論定之。

張山來曰。文人不諳世務。是以爲世所輕。稍不得意。慨作不平鳴。若止觀其文。誠足令人敬之愛之。甚矣余才之難也。

倒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十百里。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彼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來問我、即擎鐵撒之、衆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閒齊。銅袍者。聯銅片爲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道人。嘗擕杖頭錢與愛鐵。飲于市。醉則歌嗚嗚大慟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爲衣。以銅爲袍。豈炫異以駭人耳目

北墅奇書

陸次雲雲士

順治時山左有李神仙游行京邸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后有定一節果五后字二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四可字靈異最多此特其一事耳

張山來曰先君視學山左時李神仙來謁自署曰

治。仙先君延入署中。仙命人于架上。隨手取書一冊。復令信手揭開。隨于袖中取出字紙一條。乃其首。行。也又云。明日有貴人送禮至。及次日。衍聖公以巨羅見贈。後不知所之矣。

陳我白晉日。善揣骨。居揚州。吳江相國金豈凡名之。先令徧相諸人。多驗。後及公。陳徧摸之云。此窮相。不足道。公不語。傷人曰。予無慢言。陳復徧摸。輒搖首曰不差。公復不語。陳摸至公服。遽跪曰。此龍服。當大貴。衆愕然。公笑曰。果神相也。重贈以金。復爲延譽。諸公

未生瑀、父翁禱於神廟甚虔、夜夢神許賜以一子貌之陋甚於丐者。私念有子如此。不如無矣。神復曰汝勿慮、當易其眼、取殿廡龍眼納之。未幾生公。故公以爲神也、

瀛山來曰。審若是。則富貴之後身。仍爲富貴。乞丐之後身。仍不免貧賤耶。眞不可解。○余卜居維揚時。陳我白已大富。不復爲人揣骨。故無從一詢。休寧聞其頗精于奕。目雖瞽。人不能欺之。尤爲奇也。

河南劉理順、鄉薦久不第。讀書二郎廟中。聞哭聲甚

莫問之。乃婦人也。其夫出外。七年不歸。母貧且老。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銀十二兩。將攜去。姑媳不忍別。故悲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之用。止有納糧銀在。明早當投櫃矣。劉曰。汝且取來。官銀再設處可也。因代爲其子作一書。稱離家七年。已獲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矣。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覓人送其家。姑媳得銀及書。以告商。商知其子在。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適符。姑以問子。子駭甚。但曰此神人憐

報也。惟每日拜謝天地而已。劉公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鼎甲觀送之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乃知青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公竟不認。猶不可及也。

蘇門有人新置繭袍一領。衣之過藍溝橋。値推車者碎其右袂。其人自顧絕無一語。推車者跪而請曰。小人誤碎君服。貧不能償。乞賜痛責以懲過。碎衣者曰。衣已碎矣。責爾何爲。拂袖竟去。推車者歸忽顛狂。曰。吾竟不能報矣。鄰人聚觀。詰問其故。曰衣繭袍者爲

某與我讐積前生。今日我數當盡。碎其衣。欲致其擊我。我則隨擊而斃。使彼受法抵償。而無如其不較也。吾如彼何哉。其昔若此。吾怨已解。然彼於前世。尚負我五金。乞鄰翁爲我語彼。持此金來。資我殯事。我則與彼釋此冤矣。鄰人走訪。詳語其人。其人大驚。拜推車漢於破炕之下。推車漢歷敘前因。碎衣者浹汗叩求。上五金償夙負。復上五金曰。以此爲君祈福修佛事。推車漢曰。如是。吾不惟不汝冤。且汝德矣。一笑而

順治戊戌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奉母忽病死鬼卒拘至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望帝憐之嶽帝曰汝命止此冥法森嚴詎徇汝意聘扳案哀號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鬼卒押至宣聖處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逃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財取牟尼泥完其屍善財取泥若栴檀香同至其家屍果腐爛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死七日尚無以殮善財以泥圍屍臭穢頓

息。遂有生氣。魂歸其中。身即蠕動。張目見母。鳴咽不禁。母驚狂叫。鄰人咸集。瑯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備言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求報親恩。大士命男持戒。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仕。戒以勿仕。後瑯及第。長齋繡佛。事母而已。迨母死。就貞定令。卒於官。豈遂勿仕之戒歟。

張山來曰。大士慨發慈悲。吾夫子獨不爲攝齊者。以死數日而復生。是爲索隱行怪。非中庸之道。故不爲耳。

顯天涯霞子云其外舅汪公。於崇禎十三年任四川建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所乘馬無病而死分道難行計無所出忽有少年對馬言曰我當變馬與公乘之左右以為奸人擁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釋之。少年出門去而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轅門前下馬而復倒矣公入謁事畢乘有與歸方行。見一老者牽一人至跪云救命視其人即少年也老者云適見公乘馬死小人隨藏身山穴變馬負公出馬腹而歸身不意宅舍竟為此人所占伏乞勅彼更換各還故

吏曰與其死隔寧使生離公令其鬼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郭吏夫婦已先迎候觀者萬衆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己衣衣其身隨脫己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臥地棺中人欻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妝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仙之語謂公云時事不可問宜急隱答曰君父事了邪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歎云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寇大

警。公卒於官。

裴武宋口述

明末關東有爲玉器之工李宛者。白皙無髭之人也。其里中有張遠者。長鬚頎黑之人也。宛遠俱抱病。宛先三日死。遠後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張舍死。李猶未也。放轉生。鬼卒曰。李舍壞矣。冥官曰。卽借張舍舍之。鬼卒送宛魂附遠體而去。屍忽起。遠之父驚喜曰。兒生矣。妻曰。夫活矣。子曰。父能動矣。宛張目曰。我李宛也。此何地。爾何人。而子我夫我父我耶。竟趨李宅。李闔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宛也。父何以不我子。妻

鬼母傳

李濬[illegible]君

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既娠甚死以長路迢遰暫瘞隙地未迎歸適期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即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伴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每餓兒啼夜輒中心如剜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耳店人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晝投錢于笥暮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爇于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旦盡取所持錢悉而投

水甕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蹤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十步奄然沒店人毛髮森豎喘不續呼亟走鳴之官起柩視衣骨燼矣獨見兒兒生見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觀者蝟集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衣勢蓋猶認死母爲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哺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假而母是夜見夢中纍纍叩頭不成聲若有人嗚嗚抱持者明旦視

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兒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惟性輕跳。能于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門盡慟。

張山來曰。余向謂既已爲鬼。亦安事楮鏹爲。今觀此母。則其有需於此。無足怪矣。

狗皮道士傳

陳鼎定九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舃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爲眞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爲眞犬也輒羣集環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形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

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爲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爲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所爲豈非神仙哉不然何術弄獻賊如纖纖小兒哉

張山來曰人皮者不能哄賊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

烈狐傳

陳鼎　定九

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崑山葛氏欲僦其荒圃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論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即與葛約曰我異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依耳從來請誠從者勿相擾則保君高臥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老人投刺進謁曰從來矣既至從者數十人皆衣裳楚楚陳幣悉琛玉錦繡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遂闔扉即不見葛愈異之使人私瞷之見圃

內皆高堂大廈。畫棟雕題。儼然縉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幃幄之富。極人間之選。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輕盈欲語。歸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辱君子耳。葛固請之。乃許。擇吉迎之。奩贈以萬計。既歸。夫婦篤好。事舅姑甚孝。未幾國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艷。欲污之。婦大罵。奪刀自刎而死。乃一九尾狐也。

外史氏曰狐淫獸也以淫媚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與貞白女子爭烈矣。

張山來曰曩于友人處見小書一帙皆紀妖狐故事狐之多情者固不乏而烈者則未之前聞今得此文可爲淫獸增光矣。葛翁肯與聯姻亦非尋常可及狐之以烈報之固宜

虞初新志卷之十一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錫山　秦松齡　留仙

過百齡傳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爲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乃今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爲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爲邑名家子。生而頴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

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弈弈輒勝于是聞黨閭無不奇百齡者時福唐葉閣學臺山先生弈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尚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弈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色然曰弈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況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欲與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弈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往京師諸公卿聞

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職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爲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一詩若百齡者僅謂之奕人乎哉

張山來曰善奕者多在垂髫然其人往往嗇於壽今過君獨歷四十餘載豈其命名爲之兆耶！

八大山人傳

陳鼎　定九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廈萬間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即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菡萏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常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詼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常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喑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喑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

耳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僧自號曰雪个未幾病顛初則伏地嗚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跿跔踴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旣而自摩其頂曰吾爲僧矣何可不以驢名遂更號曰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乎个山驢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

四方四隅皆我為大而無大於我也山人既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如干幅于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間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冠盈紙骯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攫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顛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

聞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

張山來曰予聞山人在江右往往爲武人招入室中作畫或二三日不放歸山人輒遺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縱之歸後某撫軍馳柬相邀固辭不往或問之答曰彼武人何足較遺矢得歸可矣今某公固風雅者也不就見而召我我豈可往見哉又聞其于便面上大書一啞字或其人不可與語則舉

啞字示之其書上所鈐印狀如屐子最愛其書根

相去遠不能得也

圓圓傳

陸次雲雲士

圓圓陳姓王峰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師將逼畿輔矣帝急名

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感淡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畹憂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郤。顧畹然之。遂卯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郤也。燕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

即欲去。畹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艷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畹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畹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畹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畹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畹。擇細

馬馱之去。畹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襄者。恐帝聞其子藏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破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所幸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歸畹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襄第中矣。是時襄方降闖。闖即向襄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襄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歈。自成蹙額

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羣姬唱西調擫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秖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斫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

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云云　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驤、并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

又曰唐陳鴻作長恨傳白居易因譜爲歌今雲士
乃因歌作傳詳略之際挍之前人猶難誠足煇映
後先矣

嘯翁傳

陳鼎　定九

嘯翁者歙州長嘯老人江東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為嘯翁也嘯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峰巔豁然長嘯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為山崩地震皆徬徨罔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為嘯翁發嘯也嘯翁之嘯幼傳自嘯仙能作鸞鶴鳳凰鳴每一發聲則百鳥迴翔雞鶩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臥大江濱長吟數聲魚鰕皆破浪來朝黿鼉多迎濤以

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瞎漢。瀟湘漁父。虎頭將軍。十數輩。登平山六一樓。拉簫翁。簫翁以齒落固辭。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山鐵笛。音韻悠揚。旣而如鶴唳長天。聲徹霄漢。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盡伏。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至。鬨然蕩然。如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短兵長劍。緊接之勢。久之則虛瓦欲飛。林木將拔也。於時炷香燼而簫翁氣竭。恰仆於地。衆客大驚。亟呼山僧灌以沸水半甌。乃甦。歸而月印前溪矣。簫翁能

醫工畫善歌。並八十。髮猶黝漆云。

外史氏曰。古善嘯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書傳。迨至我朝。稱善嘯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一聞之矣。第未知與蘇門同一音響否。非聞嘯翁之嘯。則有變風雲動山岳之勢。大非洛下者可幾及也。豈嘯翁之嘯。直接蘇門者耶。

張山來曰。予過嘯翁。欲聞其嘯。翁以齒豁辭。不意其在平山發如許高興。惜予不及知也

客窗涉筆

康熙間天津城外有旅店其後一室夜多鬼店主鍵其門時有優人至其家人無宿處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各歸寢扮淨者取筆塗赤面着袍靴裝關公丑塗黑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左右立關正坐點燭若看兵書狀頃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裝關公者心慌不能言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

康小范言其伯父諱元積者。康熙辛丑進士。自幼能知前事。方誕生時。與同輩三人皆沙門中道履堅粹者。冥王賜以進賢冠緋紫衣。禮而遣之。至一橋。有以杯茗進。同輩飲之。某獨疑而寘之。遂別去。某困諸生久絀。思及此。曰。吾既紫緋來。問老非詐我者。後登進士。謝恩之日。班次中遇兩同年。而目宛然當日兩僧與偕來者。詢之兩君。則皆惘然。想即橋上杯茗為之蔽也。

崇禎末。張獻忠屠戮楚中。麻城人爲賊所殺。覓走川

中。不自知其死也。急欲東歸。纔至途中。輒爲風吹轉。夜行三晝。終不得歸。於是聞風聲。仰伏地握草木根。乃不復回。將至故邑。城門尚閉。於嶽廟後少憩。見有一神。來緩緩登殿。向嶽帝云。與廉城楊某一子。帝云。此人孼重。不得有子。神又云。天曹所命。不敢違。判官持一簿向帝云。楊某於某日見一凍人。買一草束烘之。得活。是當得子。帝云。可將坐廟旁人與之。門五人拽是人行。是人呼云。我人也。何投胎之有。衆笑云。汝是人。何畏風夜行耶。某人始悟已爲鬼。至殿上。又云。某

即投胎不願之梅某家向識其人何可爲若兒判官云但往爲若兒有好處是人記所言數人押至梅某家梅某婦産一兒即能言家人以爲怪欲殺之兒遽前生并托生事梅驚異於是力行善撫子成人今尚在也康熙丙辰二月施溥霖言之

張山來曰方嶽帝未奉天曹命時梅某婦已有孕矣豈預知有投胎者耶此與同生者胸前微溫同一不可解也

聞見卮言

顧焜奐

順治甲午正月。四明一士人金艮者。名仙。仙大書乩云。解元金艮。士人大駭。及開榜解元乃鍾朗也。蓋鍾字旁有金字。朗字旁有艮字。神仙之游戲耳。然金君於次科亦卽中式。

晉時義興善權寺雷震其柱。題字凡三。一曰詩米潑。一曰射鈎記。一曰謝君之。皆大書。可徑尺。非篆非隸。潑入木理。正統間。周文襄公命試倒之。字隨倒而入。鄉人摹搨云。佩之可以愈瘧。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

雷書一桂曰謝大仙人問乩仙曰雷神之名也本朝順治間福州機巷錦坊有賣米者雷震死其三人有字大書尸上其文曰米中用水康中用木查無人識者人題之於萬壽塔壁夜有蜘蛛垂絲於字之中直貫而下視之乃米中用水康中用木查九字也詢知其人平日果然天誅不爽矣

張山來曰予嘗在鳩茲市上曾見破書一帙所記皆雷所書其中雷書甚多以其近于荒唐未之購也而今思之仍當以數十文買之今亦不知在否矣

樵書　　來集之元成

樵川吳生善請仙。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及。數子問場中題。書曰尹字帶見孫。一旦不離心。復問次題。出經題否。曰。否。否。否。比人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至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乃知尹字見孫。君子也。一旦心。恆字也。次題樂正子強乎三段。三否字也。同時有武學生。亦問試題。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立見其可。十字撇添。及人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始悟二人並肩。天也。不缺一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

十字撇添才也拆字巧妙如此非仙語不能到也

康熙己酉科山陰袁顯爽叩乩仙問場中題目批云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即在不可語上曰乞明示之批一畧字出題乃卯之者一節有四者字且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袁遂獲儁

貴州番民雜處多幽術能以木易人之足有郡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從遊其地寓於客邸一人與婦人淫其夫怨之易其一足一人不與婦淫其妻怨之易其一足明日蹣跚於庭丞知逮其人始邀歸作法而

足如故

張山來曰淫其婦而僅易其足可謂罪重而罰輕矣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

陳玉璂椒峯

錢塘于生兆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暑不解衣帶每沐浴必深自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僧寮同學眾生有排戶逼觀見其兩腋間肌寸許左豕右蛇豕鬣而蛇鱗鱗然生泣下已乃曰此予三生業也于今猶不忘予初爲豕甚惰其生既就死極挺刃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爲蟒蛇在巖穴下自顧獰惡時掩藏而日苦饑百蟲啐歷附于甲立啖盡已念業益重閉日食一大腐又念殺生無已時誓日飲水

又念壽誕入水殺魚蝦供飲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生甚不死遂引首于山縣烈日中以死見其官曰汝有人性重生命今生當投汝為人言能生又泣曰予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于李九來筆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為浮屠家說予不樂道閱太平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亦不之信今九來親得之其友可無疑噫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為人人嗜殺將不得復為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巨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適產牛見腹下絲毛若書某

公姓名。衆駭詫。問其子。齎歸附之別室以終其年。予聞之曰。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爲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往有逃于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于請無所用。人亦何憚而不爲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于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張山來曰。余嘗作輪迴說。謂人爲異類。世苟不知便不足以爲戒。故必毛上成字方可耳

俗豈淸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竊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旣授乃集藥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旣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朔夕來呼我可耳旣埋藥弟子如命朔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藥弟子乃樹以碣曰活死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爲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旣恠其

弟子駭世惑俗。何為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即世之所謂神仙耶。

張山來曰活埋土穴中令人呼之而應此當是其人[illegible]帶故為此言以駭世耳未必果有其事也

義牛傳

陳鼎　定九

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水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即旋身轉向虎。徐行齧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即攫牛背兒也。牛將迫虎。即遽犇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跌而仰偃隘澗中。不能輾。水勢浸虎首。虎幾希年

驅牛返。白父。集衆舁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鄉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爲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直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昔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讐人矣、皇天后土、誰爲我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投長鳴。飛犇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觸佛生、佛生斃。復觸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桿與牛

闞者皆傳鄉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讎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爲吳氏報兩世殺身讐噫牛亦勇矣哉宏乎令聞之怖死也

張山來曰牛之爲物雖巍然一軀然觀其狀大抵頑而不靈今此牛獨能爲主報兩世之讐復嚇死一貪墨吏殆所謂犁牛之子騂且角者也

卷十一終

張山來曰明末死於忠義者較前代爲獨盛特存此一篇以當清夜鬧鐘發人深省

核舟記

魏學洢子敬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篛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窗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糁之船頭坐三人中峩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

遠甫刻。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牕八。爲篛篷。爲檝。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矚既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麋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愛鐵道人傳

陳鼎定九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爲諸生。明亾。卽棄家爲道士。冬夏無衣褌。惟以尺布掩下體。不火食。所食者瓜蓏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鮮物。故道人竟辟穀。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錚錚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

耶抑道家別有所爲而寓意于銅鐵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張山來曰既有鐵便應有銅愛金銀者爲貪夫則愛銅鐵者自是異人矣

有公語少年少年云此係難得之物願受官刑斷不逃矣公欲繩之以法而無法可加老者知不可強拳詈交及少年惟有笑受公勸老者倘有此手段不若另覓好舍何如老者曰公肯為某留心某當從命少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同將越半載一日向公云公書吏之子今夜暴亡明晨非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拜公作合之恩公許之明早升堂問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公云汝命無子祇生必命出家不則生而復死

何以不我夭予何以不我父耶其父曰。摸予張且腐我予無能而僞爲參髯大異矣何詭詭耶宛曰此張遠之贗其曾惆而假我生者也。蓋誹我之聲乎。其家人曰，聲果宛聲也。張之父子進至亦曰。聲誠非遠聲也。而李之家究不敢納也。宛曰。不信試取我器具來須臾剖。玉磨濾爲璧爲珠。事事俱宛之素藝。遠所不能者。於是信其果爲宛也。張不能強之歸李不復驅之去。此王艾衲遊邈云親見其事者

張山來曰。冥官亦舞文如此耶。雖與受賄者不同。

然亦恐玄掛彈章也○不識李苑之妻肯與之同循否以白皙無髭之婿而忽易以長髯傾黑之夫能無怏怏卽張遠之婦見其夫復生而爲李苑之妻所踞心能甘乎俱不可解

其名。有以書邀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即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緡。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驕。益强之。遂對弈。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旁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碩。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于是百齡弈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居停

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爲錦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繫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爽獨從逐角戲以爲樂百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簺其戚黨譙訶百齡百齡曰吾猶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貲但以爽耳得之爽失之快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爲噫若百齡

殺我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旣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庶能赦彼妾即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必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旣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闖欲說自以爲法戒追窮聽其縱逃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郿鄔於滇南而時命

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恆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捧觴爲壽以爲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圓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讐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啇而三十餘年又復泯泒潰池致勞撻伐叛屆甦友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葢實錄也三桂齎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張山來曰吳三桂未叛時予讀祭酒圓圓曲不解所謂甲寅後友人因爲予言其故滋服先生先見之明今讀此傳益知圓圓曲之妙也

拜謝。忽隱去。至明日。三人啓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賃之。其鄰佑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衆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三人仍裝像於室。衆伏戶外伺之。初更。婦人又自炕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汝爲眞關君。特與訴冤。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滅燈而去。衆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室。

張山來曰。此鬼謬矣。即非眞關君。寧不可藉其力。以鳴于官而究其冤耶。

活死人傳

陳　鼎　定九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寔。家素封。以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遍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峰。從閩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荊溪陳酉王為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嘯聲聞行。嘗縛虎為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為也。無為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為也。有為則駭世惑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之十二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邵士梅傳

陸鳴珂次山

邵士梅號嶧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高家莊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肯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二嫗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

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即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傅問以語傅傅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丁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

訶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臣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尚存。皤皤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惟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平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仍作古今人。遂捐貲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擢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來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日白。為余同年日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日白曰。得非我登州邵嶧暉先生乎。其事甚與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藎。藎以語日白者。縷悉如此。余稍銓

次其語爲立小傳夫商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尚能死無宿孽生得成名况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張山來曰觀里正之善者其酬報如此其惡者來生從可知矣

彭望祖傳

陳鼎定九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與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恩厚矣無以報山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以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爲猶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盛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噉望

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稍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尨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甚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蠕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纍纍。皆鮮荔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貞。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

望祖忽于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笈掛于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卽謂之神仙也亦宜。

張山來曰。余嘗羨左慈于盂中釣松江四腮鱸魚。今望祖尚有藉于草龍。猶覺遜一籌也。

程弱文傳

羅坤

弱文程氏名芷，歙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蘂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即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摹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蘂，能于如錢蓮葉剪製為箋，書心經一卷。及笄，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偕友人吳某作客廣陵，弱文憂形顏色，不能自已，嘗作詩文緘寄元白。元白開緘，輒閉戶欷歔悵惋累日。一日午頃，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啟觀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

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霜寒棄捐安可測又有樂說一篇原愁一則皆元白文情綿惻婉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歙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爲名僧焉

張山來曰吾邑有此閒秀當訪購其集而表章之

薜衣道人傳

陳鼎（定九）

薜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薜衣道人得仙傳瘍醫凡諸惡瘡傅其藥少許卽愈人或有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刳腹洗腸破腦濯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謁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郎若何妄也頸不連項矣彼卽有返魂丹烏能合既離之形慽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既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

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頭于項既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啓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刳骨然未聞其能活既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姚

謂後世無畸人哉

張山來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有存此以廣異一聞可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劉醫記

陳玉璂賡明

劉翼山。爲歷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後至。曰。我劉翼山也。視兒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贈我於毘陵城之剪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翼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翼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翼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尚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其形容尚可識也。

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睹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求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張山來曰藝術果精其為神也固宜

湖壖雜記

陸次雲　雲士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字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巳年齒隨意數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烟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氣。王爲補刻其一十二。又願雲現果錄載明時休寧趙賈出海病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匍匐至一大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漢。賈向一僧求其送

歸僧曰可入袖中即越海擲賈室中飄然竟去賈還捐貲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高人特地來謝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塵埋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減紙忽見示[illegible]成字迹尚一

明末泮寺一僧宿昔夜夢伽藍語之曰明日有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起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棋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拉之曰新貴人盍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才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觀場適此排悶安得爲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

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為投卷市參授餐僦寓揚事畢又為卜筊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痛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覘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覘覘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張山來曰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故伽藍惡而戲之耳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為其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因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谷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遠。渡海而南。傾耳淸聽。得之於武林錢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擊魚按節。梵唄淸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背間誌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爲爾往觀。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領之。王異之。問何故。

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蓋農夫也有與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貲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歿明年育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潑不平因譏佛題佛無靈字於其僧說意其生於此歟王曰爺如[illegible]言佛有靈矣彼頑頑者安知非夙生之[illegible]報一世而後償其譴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略以貽其僧今寺惟無梁殿尚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張山來曰使其徒不于背搨書佛無靈三字則佛竟無靈矣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爲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三丰曾來寄迹。故於其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貌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臥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蹤恒集。萬曆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

術施人而不孳孳於利者過觀中見羣乞兒席地恣飲佽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背裸襟攘拳射覆凌異而覗之丐者援以一觴凌曰吾不茹酌以一盞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值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療疾即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其裔以鍼名世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巷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每叩魚磬其鼠即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即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栴檀香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張山來曰余亦曾于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

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不可解。然乘類往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奥。石瓏瓏。洞幽閒。水潺湲。巖秀刻。故米南宮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峯。仙境也。眞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眞其處。山麓有善姓。恆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卽去。忽有無賴子數輩。挾一垂斃乞兒。投其家。衆怒走。無何乞兒斃矣。善姓遑急。丁曰。無恐。盍閉我於靜室。聞彈指聲。方出。俄而無賴之衆復鬨然集矣。咸以斃命裂眦攘臂。正欲劫

其發而數之驗然已忽起趨出衆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後告鄰衆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華姓不復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偶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屍移蛻尚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張山來曰此日假人命最多安得丁仙徧滿人間也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携一珠盆。中藏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遷在浙。僑其府中。按潞王名敬一。精通釋典。名潞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蘭。至今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爲潞琴。前麥兩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陽像。乃仙筆也。風右則鬚飄而左。風左則鬚飄而右。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覷其熒澄。可占晴雨。有四面

觀音一尊得之大鯨腹中有王之繪佛長齋。從剖鯨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烏有矣

潘司治前有石獅池。甚淡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蠏浮於池上。共訝駭樂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蟹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皮解人也。急報潘伯。潘伯陳姓。曰蠏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尺子巷中。有丁八。潘伯曰。速捕之。至則逝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月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

婦一訊而伏誅與丁八成讞。以皮刀磔匠而沉之池。將偕奔而未逭也獄成究不得八潘伯旋開府粵西偕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識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八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兇究償。雖髠髮萬里之外其能逃乎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爽故宋時山僧每在釀酒進御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

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爲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籤。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籤語答以不能。書生覡視皆愕。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尚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濟或躍。或入手中。潑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爲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攜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

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魚耳。因其驚悔。翌日歸魚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超山在皋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聞虎嘯。欲报杖往伏之。竟爲所噬。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即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賂之以金。其法以羊豬阱中。鳴以相誘。煮青螺斗許。徧撒山隅。虎至。倀見導之。倀見螺貪啖螺肉。忘爲虎護。虎遂孤行。即誤入阱。虎師遂求之

以歸叅僧之徒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爲將師懷金縱步往觀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銜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袪害也虎宜不能與師讐而卒爲之害者意者有袪害之心而因之以爲利歟吁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巳亦狥於阱外也

張山來曰人爲虎所食其鬼爲倀理應仇虎乃不惟不仇之而已而反爲之用何耶吾鄉素多虎獵

師亦必以餌誘偎然未聞其爲虎所害也

看花述異記

王晫（丹麓）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愛花自號花遯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叠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

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徵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迓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于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淸溪夾岸茂林蓊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濛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各種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艷麗偕游樹下見予亦不避予歎息

良久。花姑曰。此隺林寺杜鵑也。僧殷七七催開後。即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巒爭秀。花卉始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厰棟宇。侈於王者。倘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

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藉直耳。善治花。瘠者能肥。病者能安。故命爲花太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書檻雕欄。予遽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强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含蒂。濃艷芬馥。襲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惰。多憨態。予不敢熟視。花姑

曰。若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高山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命車駕迎至。爰賜名迎輦花。嗅之能令人消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人。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山中道過大殿。殿角遇二少婦。皆靚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爲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竊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爲誰。曰。二婦

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綠。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諧。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絲竹雜陳。聲容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掀簾舉袂。直奏曼聲。覺絲竹之音不能過。既而歌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斂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翅冠。珠璫玉珮。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麗絕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女乎。予謝不

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帶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蕎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幾動四座無言泠泠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為白夫人稱善曰昔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嘆曰三分中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聞呼太

眞。俗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悽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搊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諦。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箏手。無如薛瓊瓊。試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砑羅裙。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即箏也。項乃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纔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

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淸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予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雅善此予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謝志邦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趣覷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箜篌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奏之果如

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曰吹簫女來矣女謁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縩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佯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

殁遂嫁郝瑩不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甚恨無一言夫人不懌命止樂忽有嚦喉一歌聲出于刺霞之上執板當席顧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傖父矣夫人指曰麗娟纖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予但嘆奈何而已麗娟曰君何未見絳樹也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

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子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莫巧于絳樹也絳樹謂飛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絲錦。賜飛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爲王生演之。飛娟復起舞舞態愈媚第恐臨風吹去。忽聞雞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尚有期愼自愛。仍命花姑送予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

不知溯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間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翩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怳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袁籜庵曰具二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戲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艷魂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于李夫人臨卭道士之于楊玉環矣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艸可補虞初志艷異編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

張山來曰予嘗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畧定饒逸趣以愛美人之心愛花則護惜別有深情丹麓惜花如命固應有此奇遇

又曰向讀艷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于文士有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今讀此記益令我神往矣

孝犬傳

陳鼎定九

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兆犬也色白而尾騂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未嘗須臾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則亟返嚙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隱悟即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爲衛者以是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牡旣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

能司門戸不怠初分之歲條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周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旣壯母犬卽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癩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癩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遶母犬掉尾若爲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惻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懈

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輒自詡曰孝且

有德色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敬耳覩茲五犬之慇慇其母敬矣哉嗚呼世之人不若者衆矣

張山來曰義犬事甚多不勝其誠今此犬獨以孝聞故特存之

十二終

虞初新志卷之十三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曼殊別誌書鐫

毛奇齡大可

曼殊。豐臺賣花翁女。陳檢討維崧序云。疎籬織處。青門種樹之翁。織籠揚來。縞袂賣花之嫗。汪主事懋麟詩云。荒村傳嫁賣花郎。補屋牽蘿曉鏡開。悵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汪春坊楫詩云。春到長安芍藥開。尋花曾一到豐臺。自從解語歸金谷。不是花時客也來。張學士英詩云。聞說豐臺住小姊。百環新髻世應無。又添一段遊人話。芍藥開時說曼殊。生時母夢鄰嫗以白花一當。（一根也）寄使賣。其前鄰奶奶廟也。後鄰

錢氏。疑昔者乃錢氏婦。因名阿錢。（周贊善清原續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種花家住豐臺側。生成骨格一枝香。斷腸衣裳百花色。）阿錢慧甚。能效百鳥音。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叫賣。嚶嚦不可辨。阿錢遙聞便知之。十歲。前村學針線把翦。即能刻花種人獸。不措譜。儼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購蒂繡旛燈于前村家。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既長色白。日有曼光。十指類削。玉。勝髮委地可鑑。（續長恨歌云。十枚春筍扶釵出。一寸橫波入鬢流。銀蒜雙雙垂綵索。曉日晴曦射妝閣。張綺修廷嬪詩云。子夜清歌醉不醒。曾有寶髻傳銀箸。鬟美掩後香雲散。明陳衣由鬟赤）一才梳頭作十種名鬟。上以吳蠁絲作連環百

結螺頂前名百環髻。（留硯圖自序云。飾予生平所極百環髻。上合人製傀詩云。東風吹羅衣。今閣自搖曳。採將丁注花攝竹百環髻續長恨歌云。八幅湘裙初拂地。百環雲髻早分春功繡修象瑛詩。一自契勒妝號百環。春風搖漾畫圖開。無端夢迷容干去麥艶粵臺舊日山。張中書寄詩云。百結雲鬟別樣妝。曼珠花放下坐陽。祇今留硯圖猶在。減却生時[illegible]陂香高侍讀詩云。百環髻就玉為神。別有穠華領好春。飼傷青山長不掃。有誰堪作畫眉人）顏性貞靜。十二從廟歸。路人觀者嘖嘖稱好。姑則大慍。歸不再出。予來京師。益都夫子為予謀買妾。有以阿錢二百者。遽遣二世兄往視。不許。（吳文學聞思詩云。爭似豐臺解語花。臉波春色緻朝傍。盈盈碧玉年嬌小。不愛青齊宰相家。高侍讀詩云。料應無復往東牆。但對名花引與長。莫道小家劉碧玉。一生不嫁汝南王。）

先是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咨嗟曰。阿錢不年。不宜爲人妻。或曰。爲小妻卽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率驕貴。深不自願。及二世兄往。謂猶是相公家也。越數日。予親往。詢予。喜甚。且有謬譽予善文者。李檢討澄中漫姝詩云。守身堅擇對。假饒已數夫。不惜充下陳。但願嫁通儒。毛郎富文史。作賦遺三都。續長恨歌云。紛紜粱肉皆廉士。不願將一身。入朱戶。蘭生空谷人自知。嘖嘖張家有賢女。毛君一賦奏凌雲。柱下才名天下聞。龍檢討燮詩云。湘湖詞客毛先生。日昨捧檄來燕京。子虛賦獻官傳從。間中見女皆知名。李中允鐙詩云。毛子褒波彥。文筆五色鮮。造訪出花下。驚鴻何翩翩。豈有十斛珠。乃訂三生緣。盈盈賦麗情。蔡義浪獨難。是夜予夢大士取盆中花下授予。笑曰。插戴北方

以下定爲插截。續長恨歌云。蕀籬野徑多閒暇。落花無人碧聰佼。天然芳潔不山人。傍依髻花是化身。胡文學渭生詩云。媒氏新傳玉帳香。定情何用百黃金。簾前一見如相識。爲補述花代珩錦。丘學士粲升詩云。昨夜優曇帶露開。簇花遍邀到豐臺。湘簾一捲春如海。萬朵花光入座來。其母兒與其母疑予年大。又貧。且相傳婦妒。欲悔之。阿錢不然。陳序云。原思人仕。仍然環堵之家。仲路居宅。不離緇袍之色。況予桓家郡主。性極矜嚴。吳國夫人。理多貴佛。王茂宏將膺九錫。時來悠謬之談。劉孝標永慨三同。蜀有紛紜之論。而乃情堅一諾。面許三生。續長恨歌云。相國馮公垂古風。爲訪名姝到韋曲。韋曲春花爛熳生。求婚三唱踏莎行。終係婦妒幾中止。官貧復恐離鄉里。阿錢偏喜嫁才人。委身情願同生死。劉文學錫曰詩云。夢授一枝和露種。肯教連理被雲遮。及娶。檢討陳君就予飲。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

汪主事詩云•昨宵夢乞楊枝露。從此更名號曼殊。
陳序云•僕于阮婦之新婚胥學劉楨之平視。屏前作
見。遠評天人。燭下潛窺。已驚絕世。依北同宮之被酒。
屢爲漫姿以微名。以姬从悟靜因。親魏禪喜。遂倚猗
大梵夾華錫之以曼殊　姜州丞啓詩云•曼陀花散
到人間色相端然菩薩鬘。　蔡修撰升元月上紗鬮
鳥支嘯詞云•檀心惹質玉萵亭辨語識迦陵慈雲一
滴楊枝露訂三生。却。向。天。花。落。處戀前。身。　續長恨
歌云•同宮往往停鵰御欲拜青娥不能
曼殊倪歸。鞋。
去。迦陵太史爲微名。曼殊本在西來處。
擎。贊卬顏。從。學。取書觀。有悟。才把筆。仰能畫字。北。字。勢。
類。予。見者輒謂予假爲之。任黃門辰旦傳云•檢討善
詩文。能書。曉音律。曼殊忘
習焉。輒似檢討　方編修詩云•大予江東早擅名。學
書學字儒聽明　央文學陳咳詩云•學。帶。不。學備。大。
人。訓有搾花體格新爭。林吉色似大。塔•燕敘。作。裝。仍
來貞　頻侍無蜜亦詩云大人才把筆便作逸少字。

（如此好夫壻何處不可似　來供奉樂兒樂皆爲子府云惜假能歌絕妙詞銀鈎　學寫相思字陳序云於是書刺早把呵來連作十餘刺心痛遽罷組弄簡蕭閒觀文史畫詩樓畔側光昔林傳粉房中便成家埶學新翻了彩卜詞蜥字了枕冊硬黃紙洲貓書夫于之徐纈碧釵幃蛾作門生之執　張檢討鴻烈詩云皆見仙姝漫七年身閒素脆寫等腹　潘檢討耒詩云學得簪花字體新纔箋十幄筱芳齒修成外傳多情思爲有燈前擁影人　予有曼殊病詩云黛梳誰畫鮮銀牀想翠壺曼佗花一朶看向日邊梢）予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必請予復之三復則已能矣按判度節絲柔不得爽尤喜歌真定夫子祝家園詞（梁司農夫子桂枝香曲閒句賞心樂事祝家園裏　馮太傅夫子長歌云從來繡閣惜妙嫁紅牙欲按聲轉停閒君雅擅周郎顧妾若歌時君細聽　續

長恨歌云。學書便做簪花格偷曲初成按拍時。　又云。拙宦中年何草草。但看曼殊愁頓坼酒闌一唱祝家詞溫柔鄉裏真堪老冰絃檀板兩怡然花底微歌月底眠。　田編修需詩云。石綃雲鬟巧樣成淡黃裙子稱身帳清歌按板偏能會。不數紅紅記豆名。　胡文學詩云。新翻子夜與前溪顧曲周郎總不迷一唱黃雞嬌欲絕蕭聲同徹鳳樓西　王光祿三傑詩云。歌終金縷不勝悲記得南園臥病時夜起與郎花下坐含顰一唱祝家詞　曼殊自爲詩云。階草銜弟苦虛攜齊摺接斷垣酒闌攜錦瑟請唱祝家圖無彈者不可已。呼盲女街前琵琶。聽數曲。諦視其攏撚剛撥遂能彈。朱供奉洞庭秋色詞云。想暗通心曲。米絲紗裘盡攜書卷玉鏡臺前　尤檢討侗新樑四時花曲云。羅敷趙曼儂家古子夜吳歌近日詩　袁編修佑詩云。郎自蠱吳曲儂自綾奈集雙酒衣上萬留帝弄春聲　喬檢討萊詩云。細拋紅豆譜冊思腸斷余惜一縷絲誰道梁塵驚散後酒

（關猶唱觀家詞　莫別鴛鴦詩云淥水春來　頗得奇艷。金情夜自彈。市樓前女在莫作段師看。）疾。初昔刺心痛。謂脘寒也。既謂傷肝。輸東風木揚。春作而秋止。又既謂中懣。有瘕癖。在胃傷。氣積不行。歷數載。瘠候。終不得其要領。忽疾作。遍體若燎。使婢按摩之。不足。以帔作兜負之行。又不足。絕食而坐之。東西推挽。若猴鞦韆然。（任黃門傳云。然而有奇疾。疾劇則必約絲為兜。有若花籃。坐其中。懸諸空際。左旋右轉。乃少可。特終不可治。當遍搜方術。不治。遂立願捨身作佛弟子。不治乃名給者圖之。名口留觀圖云。已而竟不可治　陸文學定詩云。病倚籃輿挹翠從。後庭編徑曲欄斜。絲兜行遍跡無跡。猶長念處處花蓮）嘗夢鄰廟奶奶喚歸去。一日攜兒至。曰汝

木吾家物我擠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家去罷不去奶奶么喝酬乃刻桃木為偶人飾之衣被以生平所梳百環髻流涕送廟開（趙編修執信詩云淡紅香白好容顏寶髻堆雲作百鬟喚作佛花冠印帔如今事市住人間吳文學陳炎詩云阿錢生小態嬋娟多病飯依繡佛前不信曼陀花一朵忽教憔悴夕陽天又云妖豔頻隨阿母回香幢分影禮蓮臺百鬘巧髻觀留靚晶裏真真喚不來沈文學李友詩云雕香分送淚攪擲六尺生綃便作歸認取白衣龍外立前身應是小龍姊予送偶人詩云目送青娥去言隨阿母歸荷花開作面藉葉翦為衣淚盡中遂別魂離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貴相遊曼咏自為詩云百計延醫病轉深悶回阿母案傷身此身久已魂離散喚道合鬟又一人）乃復圖其形各留觀圖面題以詩（梁司農夫子詩云自朵雲光新髻斜挽介

小半淤鈴華畫圖展向春風來好護豐臺第一花任黃門詩云拾身現在禮慈雲月門纖腰減半分何事畫工選染色。濃新衣褶。稿。綺。紋。

沈明府明日詩云。彈窗石畔冷如冰消得春風幾尺後一行掛斷分影去。夜深只坐佛前燈

阮應常留詠詩云。新鐵香檀舊夢頻牽銷留供佛前身由來仙骨原無二不信雙毫寫下人

江春傍彩詩云。霓裳依微繡佛前。香葶散坐鬢鬟偏。夢魂綠紗知何處。只在蓮花秋水邊

高彼十兆詩云。有緒實貴支箇應一函玉骨於江濟。可憐遺落春風影排何花前選。嫁人。

鄭驃騎勳詩云。細雨難滋天上花。春光杳渺白共賒可憐粉黛容留褪腸斷當時油壁車。

初予婦將至。徙居南西門墳閣。慮不容也。益鄙夫子憐其窮強予開割。而。曼。殊難。之。其後有假予意逼遣之者。曼。殊。死。復。活。曼殊回生記云。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越三日。高郵易先生治之復甦。

李檢討曼殊詩

云。食貧二三載。兩情如斯須。何意南來者。事變出不虞。舉家色係械。丞相謂曼姝。毛郎生進暮。官貧徒區歸。收聞便爾為作計。莫太迂。曼姝一無語。淚落紅羅襦。

又云。始至相逼迫。既乃復揶揄。郎意久與同計。事一何恩。曼姝大悲摧。天乎我何辜。郎今負義信。慟哭聲鳴鳴。氣結腸欲斷。死生在須臾。余泉見良階。強起事踟跋。葉仰徐徐下。數日魂始蘇。李小允詩云。踟躕時別館。咫尺明河懸。脈脈但相聆。郎言遂淚傳。謂奮羽翼乎。聽續鴛鴦約。聞言一悲愴。氣絕如絲聯。已乃泣吞聲。仰首呼蒼天。

續長恨歌云。食貧三歲恩情重。恩情祇道長相共。恫家郎未鶯地來。鶯散鴛鴦夜深夢。深情情無賴。余門客然煞飄風。蕩魂魄。介卒墳開時開嬌。將使慘車無處見。那料流光迅如電。妍信不來。飛語遍。野花村落白楊郊。安得仙郎日相見。合情一慟何。千山杳杳冥冥去。世間覓翁投藥難狀。起。那得桃花還結子。壽圖試展帶時春。玉貌花姿全。不是。

以孟監州遂記云。其劉歸也。則不以遂暮為非匹。而作。以得偶于才子為幸。其濱危也。舉言紛措猶

矣。若金石惟願得死于才子之手。彭侍讀孫遹詩云。傳鉢從來不染塵。無端號作斷腸依。馮誰地下三彈指。喚起迦文坐昨人。張文學闇然詩云。竹說南圓臥病時。金補猶撥親家詠。新聲不向豐臺度。付與啼鶯戀舊枝。曾學士不詩云。芍藥初開驟委泥。豐臺猶見草萋萋。甘心遠葬西施北。苦戀貧官與忘妻。楊文學臥續張夫人拜新月詞云。拜新月。拜月在前墀。死魄回生後。殘骨未埽時。至是病轉劇。嘗曰。今吾小可者。吾當爲尼懺除之。李中允詩云。慷慨以求救。庶幾法王力。遣此長恨端。古今傷心人。阿母夢所寒。因之綺羅中。愛參清靜禪。灼灼青蓮花。云。從此香飯日日荷。長齋頂禮願難成。續長恨歌。綠兒盧約香塵滿。伏枕茶房小瞻鶯。既而謂予曰。向阿三病時（予從子阿三死京師）予藉其園居。遨君日來以爲幸。今君將南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不乎泣

曰。他日君歸者。吾請以尼隨君行。惟君置之。既而病發死。（曼殊之死京朝爭作挽聯自梁司農夫子暨張曹諸學士下詩詞文賦不可勝紀又有作鼓子詞同韻唱和成帙如吳門李穠李椽禎士元馬左西泠何源長魏里周珂同郡成肇璋達志金振甲馬會庶王麟遊陶篁劉義祿諸君至同館生有託翠虛仙史作畚中花羅劇者皆录載別集）死時羸甚。及斂。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任黃門詩云垂廉無力倚闌干似見庭花易早殘偷怯瓦棺將掩處淚痕猶作胭脂看）初。陳檢討孺人死。索予為墓銘。而貽予以緗。緗淺黃色。為製裙而葬。囑曰。假使貽絹。有桃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有貽者。既斂。乃覓余材裁一裙。納柳棺中。（續長恨歌云去路迢

衣在何處繡着蒼漭閣州霧金襠貴却剪紅裙大叶曼妝將不去　尚微上詩云羅裙淺瀟剪鵝黃一束纖腰白玉碾長恨無人十洲外飛行爲見返魂香吳文學詩云減盡纖腰勝小蠻淡黃裙子帶圍寬可憐紆緗空裁剪不付金箱付玉棺

張山來曰予亦復有長恨閒爲詩五十首名清淚痕同人皆有贈挽詩歌今讀此不覺觸予舊恨也

補張靈崔瑩合傳

黄周星 九州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眞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爽才

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頗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攖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既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

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皆下嫁鄭恒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跪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讌集虎丘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卽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丘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

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餽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士扑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兎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賡詩。靈即立揮百絕而去。遂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挑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佯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覘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何如。佳。即賜爾巵酒。否則當扣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即書

云勝跡天成詎虎丘可中亭畔足酬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作拔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旣醉仰拂衣起仍挑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卽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

企慕有年。何幸識荊。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眞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它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鸞。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艤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櫳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櫳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不去。良久。有一蒼頭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縈命

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病數日不起。爲樹人所偵。遂返豫章。靈既于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邱偵之。久之杳然。屬蘄人方誌來校士。誌既淡惡古文詞。而又聞靈跅弛不檢。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願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塡門。胥

尉盈座。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擬者虎丘所遇之佳人。即豫章人也。乞君為我多方訪之。與得當以報我。此關天關地第一喫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即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聲。一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尚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為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于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雨生善畫）姑蘇木桂（文甫善琴）嘉禾朱家淑。

交狐（普書）金陵錢韶（鳳生普歌）江陵熊御（小馮普絳）荆溪吳若（[illegible]普笛）洛陽花夢（未芳普笙）錢唐柳春陽（[illegible]十普瑟）公安薛紛端（端清普簫）也。圖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讌六如而別一殿。係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歟。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即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眞國色矣。卽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丘得張靈。遂雅屬意焉。不意疾作遠歸。思復往吳

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願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于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于是季生銜之因假手于灝以洩私忿時灝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罰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祗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付與郎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為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灝得之喜甚復付六

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收李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篋旣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即靈所託訪者今事旣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潤忿詰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即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節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溲溺狼藉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頹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

後邑邑怏憀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丘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觀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摔一童子于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搥之不起童子怒掀靈于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既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作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

靈一具。託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喚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詩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于元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撿其生平文草。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

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旋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卽就擒僞選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于是瑩仍得返豫章僱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與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裴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于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改容曰原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于元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登舟抵靈墓所瑩衣縗絰伏地

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于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第讀一章慨酹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忽佇立已久惻愴無從亦逡去徘徊丘壟間及返則瑩已自經于臺畔忽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歛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為殉啓靈壙與瑩同

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闐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既合葬靈瑩檢瑩所遺槖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于明年仲春朔謁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傷輾轉不寐啓窗縱目則萬樹梨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

美人今葬此間消受香光亦甚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欷歔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人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詰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眞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姍姍來前則崔瑩也于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

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廸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俺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摑此改詩之賊才子捽六如欲毆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闃其無人六如憮然始信眞才子與眞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得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眞有

才子佳人也。從來稱官家言。天氏負恨叅半。若夢晉之名。既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攷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惜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尚論才子佳人。則當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謫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妙。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讖耶。至于張以情死。崔以情殉。例非有一詞半綫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于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

也。凛凛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犢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于夢晉之蚤死。以為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遣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堦。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張山來曰夢晉若不蚤死無以成素瓊殉死之奇此正崔張得意處也

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大可

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本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傳染時錢唐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為窶儒畫窶儒藉蓮畫給餐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為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顧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去崇禎末愍皇

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王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久之請彙所爲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遁矣朝鮮兀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購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爲生者數千家甬東袁鵬貧爲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被竹中將歸贈日本王王大喜重予妥酬以甕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

哌哌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畫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爲文言之今夫爲文者非持論即摭事耳以議屬文以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于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渢渢容容周泰之文也句緯捉勒蹈境塹錯漢魏文也驅遣于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轢矜軼搏裂頓斫

作氣滿前。人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嫌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荊浩。疏渲傳染法管仲姬。古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諸天羅漢菩薩神尷兕魍。法張驛騎。衣冠士法閻右相。士女法周長史昉。凡幢尊卣鉼罌什器戎衣箭廬番馬駱駝羊犬法趙承旨。鈎勒竹法劉涇。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萱花法黃筌筏、邊鳥睛花鬚點漆凸厚法宣和[illegible]

蟬蛺蝶蜻蜓螳螂蜾蟲法宣和亦襍汝崔徐黃父子蓮法於蓮（於青年以蓮稱）

章侯博古牌爲新安黃子立摹刻其人能手也章侯死後子立晝見章侯至遂命妻子辦衣歛曰陳公請地獄變相成呼我摹刻然則蓮請之豈獨人間耶（原評）

張山來曰陳章侯水滸牌近年如籌燈如席上小屏風皆取爲稿本其爲益于世者甚多則其食報于將來者所必然耶

桑山人傳

毛奇齡大可

山人許氏汴人少取茂才崇禎中嘗獻勦賊三策于閣部督師楊君不用既而爲東平侯劉澤清幕客與澤清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于王師之鎮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嵩陽曹道士遊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聳身丈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嗜者能言許州小男爲狐所苦呼狐斬之既還汴怨家見曰此許澄茂才也帥捕十許人跡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

諸捕者揖怨家去謝之而身遊衡陽不返云。

張山來曰此等道士我恨不得遇之

李姬傳

侯方域朝宗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淸議

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鋮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鋮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于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

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妙然皆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鍰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贊于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張山來曰吾友岸堂主人作桃花扇傳奇譜此事

惜未及琵琶詞豈以其詞不雅馴故略之耶

記縊鬼

王明德 金樵

凡係有人縊死其宅內及縊死之處往往有相從而縊及縊之非一人者俗謂之討替身謂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種渺茫幻妄惑世誣民之談豈君子所樂聞然輒謂子不語怪夫子于怪僅曰不語則是怪亦世所嘗有非云世絕無怪也吾鄉有張姓者其家僅足自食夫先臥婦則仍工女紅偷兒乘夜踰垣往竊未敢竟入伺於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嬉後泣拜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潸然淚下偷兒忍

驚尊心何之婦卽自理絹帛仍有不忍卽行之狀鬼婦更復再拜祈求末婦方行自縊偷兒急甚大聲疾呼其夫鼾嚊若不聞偷兒無法以救適簷下有竹竿取從窗櫺中攙擊鬼婦其夫方覺偷兒呼令急爲開門相助解救在此婦固不自解覓死爲何事其夫亦不問呼門爲何人而偷兒亦自忘乎其爲偷兒矣事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之壁視之其中梁畔竟有先年自縊繩頭尚存雖云朽爛非真而其形其跡則仍宛然由此以觀則凡世俗所傳亦未盡屬無根之談

荒唐之論矣據故老所示辟除秘法不知出自何典頗有行之而驗者法於自縊之人尚在懸掛未解時仰于所懸身下暗爲記明于方行解下時或即用鐵器或即用大石鎮而壓之然後於所鎮四面深爲挖取將所鎮土中府層撥觀或三五寸或尺許或二三尺于中定有如雞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內取而或棄或焚則可辟除將來不致有再縊之事定爲屢試屢驗其理殊不可解但及時仰挖則得之淺而易遲則深而難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雖云幻妄無稽不知

何以行之實有可據得毋如聖哲所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必知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殆是歟愚故從而筆之即或行之未驗聊以解愚夫愚婦之疑亦未必非拯救自縊之一預道也

張山來曰世間自盡之鬼如投河自縊自刎之類俗謂其必討替身予素不之信藉若此則此等鬼必有定額不容增減耶真不可解

卷十三終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之十四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平苗神異記

永年王　謙撝齋

城步非邑也。故屬湖廣寶慶之武岡州。設官城步巡檢司。苗民雜處。民不及什一。數歲輒竊發。守土將吏不能勝。恒被害。有明弘治甲子。峒苗李再萬倡亂。巡撫閻公討平之。疏請建縣治。用資彈壓。爰割武岡之綏寧二里半隸焉。城于巫水之上。凡五峒十八寨。環

其外爲宰者聞父老談舊事目瞪股慄若不終日城雉不盈百東西南列三門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巋然踞城上邑人敬事之禱求必應然未嘗現身示異也余以康熙庚申調遐得是邑宰親故餞別者爲余危余笑謝之初蒞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朔粵西全州西延峒苗猺應龍嘯聚苗猺一千七百餘黨將侵城步殺人祭旗誓以七夕決勝謂孤城無備可談笑取先是余逆揣變作險募敢死士三百人練習行法及偵得實罡騎州地勢秘授計期七日賊

直薄城下遙見旌旗刀戟皆嚴整相向錯愕如出神算不復有鬭志余屬典史徐士奇把總王明守北面練總楊應和守南城撫苗陳天武守西城余獨當東面扼其衝率精銳出城乘賊暮氣來入其阻應龍倉猝失措有左道用符咒演法無一効皆手戮之餘黨膽落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除被刀箭中火器死者生擒五百餘人渠魁應龍故馬寶部下裨將助賊爲妖者黃羊山道士周大壁也及訊賊咸不奔竄而屈首受擒僉曰方將逝恍惚有赤面長髯大將乘白馬

自天而下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所見無異辭曰俄睹振旅歸返登城謁帝仰見帝面汗浹如雨如甫釋甲狀益加慄惕叩首謝自惟涼德何敢辱帝力試者正可勝邪誠可回天令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民者實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妄據天功哉爰起新廟貌肅几筵遂近奔走者日盛也人士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謂百年來所未有苗患遂不復作今又二十餘稔矣每歲七夕余必齋肅祀帝無忘厥功獨怪帝乘馬故亦

色此獨白武疑馬援嘗伏五溪蠻街所伏波將軍來朝余謂不然。醉像既汗沐示靈爽矣余非疑乘馬者非帝也疑帝之馬何以白也姑闕疑以俟考

附吳寶崖曰按明初某勳戚家畜一白馬肥且健一夕關帝夢示云某省寇亂欲假而馬助兵旦起視廐中馬偃臥不起蓋攝其神往矣迨奏凱勳戚益敬服京師人異之因建白馬廟奉帝自是帝現身顯靈捍倭破賊輒騎白馬以爲常今大司馬遂寧張公嘗云爾則城步平苗神異信哉爲帝無疑也

特舊傳帝馭赤兎馬一日千里豈一蹶不復振耶抑久用而瘏用人間馬協力耶附識以資博聞之采云

附　紀香木作像

錢塘　吳陳琰　寶崖

觀察永年王公初仕城步平峒苗之亂感關帝神兵之助將特立帝像以祀一日巫水暴漲浮一香木於張家冲殊勝菴前僧法徽見而異之訓若有神運當留鎭山門士民請于公作像奉之公爲碑文以紀恩按先輩黃貞父云江南文德橋有香楠

木一株長五丈許浮秦淮而下。諸生徐嘉賓夢神告曰。是乃聚寶門外關廟物也。于是收而斷之作三義像。二事何後先合符也。大抵神物不世出。有主則靈。巫水之木。安知非感王公正氣。爲彈壓溪蠻。百世不復萌亂之兆耶。江南之木感于夢。則一介不可妄取。天下事類然矣。矧倚恃權要。竊據神物。如周宣王鼎。爲嚴嵩累者。可勝道哉。

張山來曰。今壬午歲苗民投誠。薙髮偃伏于

聖天子之威靈。直當與虞帝之舞干羽而有苗者輝

眏後先讀此記而益信

錢塘吳陳琰寶崖

紀老生妥訟

永年馬兆煃中崇禎庚辰進士癸未殿試　本朝由行人考選巡按湖北有鄖陽老生某投牒云邇將鼎革不聞漢壽關公扶我國祚請下令訊之馬可其請遞發鄖陽司理某親惝司理奉令惟謹委胥役往招之役亦莫知所從詣關廟叩首謝遲起見香爐側白鏹一錠始未嘗見也廻悟神亦如人世貲勞然者旋復司理懸牒某日聽惝屆期老生果至坌際忽有旋風自城南來突現帝像衣冠皆與今世同隱示氣數

雖同帝亦從時制也現身未久駕空而去司理及胥吏驚怖欲絕老生已昏仆七竅流血死愚哉老生懵天運而咎神神其能主乎若巡方賀然許司理賀然行胥役賀然往皆愚之愚者而帝必現身說法所以儆愚者至矣哉罰瀆者可鑒矣馬氏尚存案卷永年王觀察公及見之

張山來曰若巡方不賀然許司理不賀然行胥役不賀然往亦不能斷此靈異

會仙記

徐喈鳳竹逸

會仙者非真仙也有似乎仙則仙之矣非會其面也聞其言如會其面矣曷言乎有似乎仙也知人心中之事知人未來之禍福非仙而能之乎曷言乎如會其面也不見其形得聞其聲有問必答語皆切中非如會其面乎壬戌春正月扶風橋許生名丹字若夔同其父玉卿入城探親去城二里許遇兩美女覩之而笑許生素謹樸不動念是夕宿親袁氏家臥小樓上燈滅忽聞剝啄聲問之則稱奴家許生父子怪之

急叩主人門。大呼有鬼。主人率僮婢秉燭出。一無所見。坐踰時許。辭主人。主人退。復作聲。述許家平日事詳而確。且說奴與生有夫婦緣。故來相訪。許益疑而畏之。假寐。不與言。遂倚樓唱時曲數闋。達旦而去。閱十日。生自外入臥室。見前途遇美女。豔服坐其牀旁。一美婢侍。許生怪之。細詢其來歷。自言姓胡。字淑貞。五百年前。在宋眞宗宮。生寺人。奴采女。意甚相悅。訂來世爲夫婦。不意奴墮狐胎。生轉數世。不相值。今奴修煉將成。乘生姻于歸。齊了此夙緣。毋疑我也。生以

告其祖漢貽漢貽故明秀才年已七十餘聞而恠之急入室無所見但聞婦人聲以太公呼之請坐受奴家拜漢貽心知是妖而無法祓之夜伴生凝淑貞執婦道甚謹與漢貽敘談引經據古無一俚語以漢貽在來嘗與生押比暱里人知之競來訊詰淑貞因人而諦與子言孝與翁言悌與姑言慈與婦言順一如大儒之言間有以故事相難者淑貞悉其原委出人意表往往難者反爲所窮於是漢貽信其妖而不邪故出以成其大婦緣其初至也有詩定情也有詞風

流芳豔允爲情種乃許氏戚族咸爲生慮或叱之或怒詈之甚或持刀向空揮之或披生匿避之淑貞曰吾爲情來諸人不以情待我盡去諸吟怨別詩而去去遂不復來然侍女素娥時通音問取履式製履精緻勝於常婦口訴淑貞相思曲情甚殷一日生誕其美以手戲之素娥嚴辭拒不似人間婢子之易挑者自後素娥來必偕秋鴻有時偕數婢來曰春燕曰一枝紅曰青青柳皆古美人之名使人聞之而魄動癸亥五月淑貞遣秋鴻迎生去生難之秋鴻曰明日附

吾肩可頃刻至生如其言耳聞風浪聲目不敢開少頃秋鴻曰至矣生開眼視石壁側立秋鴻以扇拂壁豁大門蕭生入內皆精舍女樂兩行鼓吹音妙不可狀淑貞一姊一妹俱出見分主客坐素娥抱一女孩曰此小姐所產十閱月矣以其生綠陰下因名綠陰生接置膝上女即以爹呼之留生宿其供具鮮華都非塵世所有淑貞隨其姊若妹早暮焚香誦佛與生竝坐而不與同寢留四日淑貞曰官人宜歸矣家中娘子欲投河倘不測奈何即遣秋鴻送生歸歸而婦

已泣河干矣。臨別手製葛衣葛褲贈生。歸而視之。廁與閩葛類。是年冬又遣婢迎去。其路較前畧近。生問何地。素娥曰。前黃山。今銅峰也。素娥秋鴻輩時到生家。爲之理家事。雖瑣屑必當。許生余之內甥也。向余述其詳。余疑之而亦羨之。屬生致素娥。求一會以問休咎。生果以余意致之。素娥曰。諾。當以甲子正月十二日爲期。屆期。余放小舠往。生設酒餞。暢飲畢。余曰。仙莫爽約乎。漢昭曰。必不爽。請安枕以待之。漏求二下。忽樹前呼曰。老相公丫鬟來矣。老相公。稱漢昭也。

余披衣起問之曰來者素娥姐乎應曰是徐相公請安臥不消起來我小姐有詩贈徐相公周夫人誦詩云云初聞不盡曉問之又誦一遍曰小姐更有詩贈贈徐相公的誦詩云云余曰亦未盡曉又誦一遍尚有未曉處問之一一說明旣而曰相公壽有九旬晚景都佳余問曰我前世是何等人曰相公前世是醫生誤用藥傷人之子夫人前世是堪輿誤看地絕人之嗣是以今世生而不育然相公忠厚正直暮年必得一子只是積德要緊時同候會者周子雲樣仇子

長文陸子求聲各有所問皆就事直答不作影響語語久辭去瀕行曰吾妹秋鴻卽送香水來飲頃之坐中忽報曰秋鴻送香水在此移燈照之果有一壺在几手撫壺壺熱如新瀹茶秋鴻自言須請許二官來斟呼許生出取香水分酌之氣馨味甘仙家所謂瓊漿者非乎聞有步屧聲推門入口唱曲嫋嫋不絕出卽告去余留之曰秋鴻姐何不歌一曲使吾輩共聽好音乎秋鴻應聲而唱雖不辨其爲何曲而曼聲縹緲聞者莫不神飛出終飄然去余錄其詩示同人同

人屬而和得詩詞如干首葉錄之顏曰仙肯集噫嘻子不語怪恐惑人也若淑貞之事怪耶非耶其形但與許生見他人未有見者來也無影去也無蹤窗戶不啓倏而坐人之牀以爲怪則眞怪也然始以情繼以義所言者中庸之道所習者人事之常投以詩詞輒次韻和答以爲非怪則眞非怪也蓋胡者狐也美姿容篤因緣者淑也隱其貌不與他人見者貞也狐而近於仙也夫古人登獄涉海以求仙而仙未易得會今余於咫尺間覩爲問答飲香水聆妙曲直以爲

會仙可矣弟其女綠陰許生所生非狐矣後必有出世之時余果壽尚得見之否乎

張山來曰狐而貞且淑者其性也淹博而知禮義者則其學也吾不知其以誰氏爲師

太恨生傳

徐瑤天璧

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契合。因熟悉生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讀書，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孤潔寡欲，未嘗漁非禮色。娶元女夫人，婉嫕貞淑，生相敬如賓。夫人常謂生曰：吾夙耽清淨，若厭凡緣。膝下芝蘭，幸森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綺窗，備君小星，吾即守木叉戒，繡佛長齋，不復煩君譸着矣。生曰：自卿爲余家婦，閨門雍睦，方期百年偕老，豈忍令卿誦白頭

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寧矯情弟遐妾須德才色皆倩乃善正恐詎生命薄難獲奇緣有辜卿意耳先是太原某世爲洞庭山人以貧故質其妻爲生子保嫗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曰養女實婢畜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嫗恚甚往爭曰向固以吾女女爲若女而女困辱至此於義已絕吾挈女去矣某家咸憎女聽嫗挈歸生家年十六矣女雖支離憔悴而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憐之親爲膏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冬生自茂

苑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故。因謂生曰。兼欲爲君置妾而難其選。今此女明慧端懿。乃天賜也。亦有意乎。生腼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見女賢。常諭媼欲爲生成之。會生仍往茂苑。尋丁外艱事。遂寢。居半載。夫人乘間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雅。雖名閨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爲庸人婦。吾郎君才品風流。真堪匹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獲濟。卽妹視汝。汝盍早自決計。女沉吟不答。旣而泣拜曰。妾惸惸母子。困苦伶仃。來托宇下。夫人遇妾。誼踰所生。常恨碎骨

粉身不足爲報生死禍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輕一諾者誠慮人心叵測事變難知三生緣淺好事多磨折耳幸辱夫人與郎君約郎君家世清華先業未竟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愼無以兒女情長令英雄氣短且太夫人春秋高承歡養志端在郎君詎可牽惹閒情致乖色養一也郎君與夫人雖鳴戒旦鴻案相莊萬一割愛分寵遺刺綠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服未闋大節攸關妾當珍此女兒身俟除服後上啓高堂明成嘉禮儻稍逾情緣胥嫌涉疑妾不足惜入

其謂郎君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憾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人也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妾得此大學問焉謹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當也大率女之爲人性殊靈警而嚴於舉止情極眺惻而簡於言笑居常女伴相徵逐女獨靚妝凝神蕭然自遠終日坐閣中專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媼呼不入中堂閒遇生輒遜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聯語倩夫人爲介女難之夫人因請曰郎君無他

意茀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睨視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請相見即女見生必邀夫人與俱作語作默若近若遠間或並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陳辭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愈摯而燕昵俱忘歷三年不及於亂夫人每從旁戲曰汝兩人內密外疎何乃無風月情生臥室與女粧閣雖隔絕而實密邇生中夜朗吟與女刀尺聲時相答也女嘗謂生郎君驚才逸韻要如獲侍巾櫛永伴文人素願已愜茀自恨未嫺翰墨他日香奩中形克供

捧硯役奈何生笑曰以汝夙慧奚患不識字耶結褵之後汝備弟子禮來余爲師燈前月下授汝女論語孝經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尚須教我法華女月諸經也隨口授關雎數章并解說意義女微笑覆之不失一字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視几硯上塵拂拭之圖籍縱橫者整齊之庭花色悴則汲水灌之性愛焚香竟體芬郁襲人雅好淡素妝荆釵裙布必整必潔泊如也生饋遺以香鈿諸物必堅郤之或以夫人命始受又常偕製一錦囊不可強之則云俟兩年

後爲耶孃之。其謹愼誠大體如此。始女寄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養女爲養媳。誘媼兒及姪生姪主婚。而以媒氏屬媼甥、更爲流言以捍生曰、女固某家婢也、而生貿圖之。生有忤奴利其金。因挾爲奇貨。於媼前作楚歌。而陰告某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之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遂出、某家聞之、疾令媼刱持五十金爲聘、紿媼兒劫媼使受、約某日來娶生、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爲、夜同夾入詗女、曰、吾向以汝爲囊中物。今

變起不測。勢難復挽。奈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促。以死繼之、否則祝髮空門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曰、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境、三載於茲。居恆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拋、義則可判。今奸人逐影尋聲。將甘心於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爲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祇增余悲耳。且汝縱弗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王乞命。於計較可。瓣香供佛、余當一以祈汝。然汝要守禪榻、斷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欷歔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

矣而瑩長號生頻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是女密藏酖與剪於衽爲女伴所覺搜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媼於試燈夕偕入尼菴臨行大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生但日送而已虞辭楚帳嫱離漢庭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肯爲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媼妯娌邀菴中防護甚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媼哭曰母乎兒至此命也夫爲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媼急抱持之曰兒欲何

言女欲言復大哭幾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踰如巳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擲一死以報郎君今流離轉徙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爲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於斯天實爲之其又何尤兒爲郎君淚眼全枯驚魂久散顧念死出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業案耳今與郎君恩斷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撫郎君勿復以兒爲念即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蜂擁入菴挾女而去生自與女

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及媼歸。述女言。益狂惑、失志、觸目神傷、夫人憂之。且慰且讓、曰、吾本欲爲君締此良因。不圖變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爲之所。因循蹉跌、坐失事機、迨奸人計賺・時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於是爲、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效雜情奴態、暮翠朝紅、自見女後、畢世惆悵、無端傾倒、試問邂逅之奇、有如此女

者乎我見猶憐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有如此女者乎以[illegible]變一室之中荏苒三年之久余亦非魯男子也所以禁欲絕私坐懷不亂者亦冀正始要終各明本懷耳非幸渠成一切冰散若以丹誠所感雖滅頂捐軀亦復奚恤而乃咽淚吞聲甘為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豈令賣菜傭持我短長乎今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殷腸裂骨化形銷此恨綿綿寧有窮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絡秀麗若綠珠不能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

賴或竟日枯坐或澈夜悲歌積久遂成心疾余見而傷之爲作咄咄吟一卷情懺詞一卷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憐若此而卒不相遇眞堪遺恨千古烏容秘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爲生厄實因詳述之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情癡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覩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豈尋常兒女子所得儗乎當其逌然相遭逢旣允當於勢又便況有閫內以作之合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彼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

猶耶。然跡其後先言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禁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寧守經毋達權事固非易爲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又感夫以禮相閑者之情。尤不能已已也。

張山來曰吾不知太恨生守經之心爲何心不惟有負此女抑且負元女夫人矣

瘞水盞子誌石銘

毛奇齡大可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于何代亦莫按其製相傳隋萬寶常析鐘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即以水盞入樂或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古金以鐘不以鉦今以鉦易金云鉦即編鐘也編鐘一變而爲方響再變爲鉦水盞子雖不必以瓦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瓦或亦非無然者與陳詩云坎其擊缶史記秦王爲趙王擊瓦缶而莊周子乃鼓盆而歌雖或以節音非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柷然然而猶瓦爲之明與平

伯從子高通畜婢任子能叩食器爲幽州歌箏師撥箏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蘇樂工謀易以鐵不成乃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內府監製成化法器如于則水淺深分下上清濁叩以犀匙凡器八而音周强名曰水盞子順治乙酉　王師所安平江都隨破家人之在文樓者皆散去任子投射被死康熙甲辰予過通于淮陰城託鎮淮將軍食食頃懷二盞出供奉器也中扼水級叩之泠泠然語其事而三歎鎮淮將軍命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咬金墓側如瘞任子者而使

予誌于石其文曰、編竹爲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盞可聽。破十六葉、更爲八瓷。中流淺淺、高下因之、玉邸漸安、犀槌自撚、戛即函胡、挑將宛轉、試斷滌洒。遙倚素曲。半袖縈錦。五指琢玉、既越紲板、亦遊徵乖、中曲擗扑。能使神動、吹角出陣、鳴笳在疆、北鄙好殺。南風不揚。鳥啼失林。霆裂震地、官渡戰亡。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邀昭妃、錦車翠幕、驅馳何爲、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鮮有婦。墮河而死、或援箜篌、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

身同波澄技乃樂絕殘金斷絲方寸不滅爰歸黃土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千秋同埋昭華之琯藏于幽隴元康阮咸乃閟古冢鼓缶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尚其依斯

張山來曰八音中惟土無新製予嘗欲以磁器補之今讀此乃知素有其器也

姍姍傳

黃　永雲孫

姍姍者字小姍同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孳輩卜之宜男及姍姍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甞有爾慧數歲戲于庭適夫人勑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與師夫人爲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爲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婩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僻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

卒不令諸同件近之晝則效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旣退但閉閤跏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爲之字而孝廉黃雲孫永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閒奇屐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爲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即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姊曰豐肌肥婢傭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避風臺俟之以故薄游于

廣陵姑蘇之間幾于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爲黃夫人六秩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姍姍侍夫人出常在便服逍遙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眞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羣進而壽姍姍延佇旣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姍姍面頰發赤爲一流盼而已禮畢遂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闋于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

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玉次君雪茵固善雲孫力爲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爲人作妾必欲爲雲孫請者有姍姍在命家嫗以其私諭之姍姍不言嫗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掞硯司花猶勝党將軍羔酒且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姍姍首肯先是里中貴子弟爲夫人內姻者咸願以金屋貯姍姍姍姍聞之輒大恚至是聞嫗言爲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

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貲助之遲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詔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諏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間嫺嫺忽遘疾雲孫爲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礙試事越夕。僕夫趣行。其友許瑩木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滿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淒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

又曉鐘遂去而姍姍病益劇醫來猶强起櫛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棗首盼泥金也旣又聞雲孫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何所言但告我姍姍曰兒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因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姍姍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聽我尽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將檄名我抖抖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爲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

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瑩然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妻而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吁姍姍死矣雲孫既內傷姍姍存乎忽忽不樂幽思隱慟時結於懷常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大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穪邇于

鱗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武云。姍姍從夫人處。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武出。牡丹亭一書。不得謂盡若士寓言也。姍姍既死三閱月。同里嚴班書史為之傳

論曰。余聞姍姍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武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為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作逝。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溺。蓋亦歎為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壚

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孫近之矣。

張山來曰才媛遭妒婦吾甚恨之今黃夫人賢德如是而姍姍不克永年豈彼蒼亦妒之耶

虞初新志卷之十五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閨秀錢　宜在中

記同夢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還魂記成兒子校讐譌字獻歲畢業元夜月上置淨几于庭裝褫一冊供之上方設杜小姐位折紅梅一枝貯膽瓶中然燈陳酒果爲奠夫子听然笑曰無乃大癡觀若士自題則麗娘其假託之名也且無其人奚以奠爲予曰雖然大塊之氣

上海圖書館藏

寄于盡者一石也物或憑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湘君宋賦巫女其初未必非假託也後成叢祠麗娘之有無吾與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過矣夜分就寢未幾夫子聞予歎息聲披衣起肘予曰醒醒適夢與爾同至一園彷彿如所謂紅梅觀者亭前牡丹盛開五色間錯無非異種俄而一美人從亭後出豔色眩人花光盡爲之奪意中私揣是得非杜麗娘乎汝叩其名氏若處皆不應廻身摘青梅一丸撚之爾又問若果杜麗娘乎亦不應銜笑而已須臾

大風起吹牡丹花滿空飛攪餘無所見汝浩歎不已予遂驚寤所述夢蓋與予夢同因共詫爲奇與夫子曰昔阮瞻論無鬼而鬼見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應汝言矣聽麗譙紞如打五鼓向壁停燈未滅予亦起呼小婢簇火瀹茗梳掠訖欻索楮筆紀其事時燈影微紅朝曦已射東牖夫子曰與汝同夢是非無因麗娘故見此貌得無欲流傳人世邪汝從李小姑學尤求白描法盍想像圖之予謂恐不神似奈何夫子乃強促握管爲成并次記中韻繫以詩詩云曉遇天

姿豈偶然澹毫摹寫當留仙從今解識春風面腸斷羅浮曉夢邊以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詩云白描真色亦天然欲問飛來何處仙關弄青梅無一語悄人愁夢落花邊將屬同志者咸和焉

張山來曰閨秀顧啓姬評云麗娘見形于夢疑是作者化身此語可云妙悟至二人同夢則尤奇之奇也○吳山吳子以三婦合評牡丹亭見寄予愛其三評無一不佳而可與若士並傳姑錄夢以誌異

誰怪記

繆彤　歌起

予同官蔣狀三言。工部郎中鄭司直寓中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司直始居之不信。一日從者病。司直亦不之信。又一日其親者病矣。司直不信如故。不數日司直病作。倐見一物。頭大如斗。在壁間。司直以手擊之。隨手入壁。亦隨手出。司直曰。吾目炫也。猶不之信。夜既半。司直呻吟不得臥。忽有兩青衣登司直牀曰。王將至。未幾。聞戶外傳呼甚厲。云故御史某來。人馬夾擁而入。二青衣始若懼。繼作餽送狀。某御史者。倐

然去。少頃王至。司直伏枕上。見男女大小出迎駕。旌旗閃爍。騶從呼擁。從外而入。壁上若有階級。人馬屛累而登。王金冠紫袍。軒軒而至。歌童舞女數十隊。次第奏樂。珍饈羅列。賓客酬酢。王親自灌洗衆觴。座中大半皆司直同官。旣欲邀司直並晏。司直正辭讓間。忽傳玉帝有勅。王入臨武閣。王受命拜跪如儀。左右擁王去。留二青衣。以二將餽司直。曰。吾王且去。以公長者。特以奉公。司直欲受之。青衣跪而請曰。願拜君賜。司直曰。王之惠也。何敢賜汝。青衣請之再。又曰。吾

等居此已久公何實逼處此願公早移他所司直曰諾又問曰汝王入武闈我當爲武闈同考汝知否青衣曰君不得與遂謝去司直大呼左右皆熟睡不數日司直病愈兵部題同考官列司直名竟不得與司直名端己亥進士北直棗強人今爲黔中學使者予聞狀三言如此異日質之司直曰良然故記之

張山來曰王以二幣奉司直而青衣索之豈鬼神亦不能禁需索陋規耶

啞孝子傳

王　濂　汲公

雀長生邳州人生而瘖性至孝人呼爲啞孝子云孝子既啞乎復攣傭工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歲己亥淮徐大祲孝子出行丐于市人憐之予以糟糠糝糈受而納諸簞自揃野草剝木皮以食歸則扶其跛父病母于茅簷盡傾簞中物懽然進簞目不答父母竟賴以不死途見字蹟必拾剃滌拜燬於先聖櫺星門下而斂其燼于黃河一日于故紙中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匝月乃易母飯飼之前北游息遂爲父母治衣

稽先是知州事孫侯賢卒于官歸葬交游一無至孝子獨舁靈輀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舁柩葬于中野遂不知所終

淯谿外史曰予聞諸慢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夢與蕭者至門而孝子終賤貧瘠役攣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士大夫日誦詩書稱說仁義而晨夕內省不知于啞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張山來曰一贊幾得史公遺法

孝丐傳

王　晫丹麓

丐不知其邑里明孝宗時嘗行乞于吳市凡丐所得食多不食務分貯之筒簏中見者以爲異久之詰其故曰吾有母在將以遺之耳好事者欲窮其詭跡之行行里許至岸傍竹樹扶疎一敝舟繫柳陰下舟故敝頗潔有老媼坐其中丐坐地出所貯飲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陳食傾酒跽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爲兒戲以娛母覘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盡然後他求一日乞道上無所得憊甚有沈隱君孟淵者哀而

與之食且少留之丐寧忍餓終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數年母死丐遂不知所終丐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許

長洲祝允明紀其事

論曰世衰道微人于所暱愛讌飲務極華侈尊貴在前斗酒爲壽傴僂磬折毋伺其顔色以爲喜懼至于父母則泊然也間有自謂能養或亦等于犬馬且多不顧父母之養者以視斯丐何如耶

張山來曰古之老萊子以戲綵娛其親今觀孝丐所爲知古今人不甚相遠

乩僊記

洪若皋虞鄰

乩或作卟與稽同。卜以問疑也、後人以僊降爲扶乩。名之曰乩僊、亦謂箕僊、又謂之扶鸞云。凡乩僊多自稱呂祖、按呂祖名巖、字洞賓、河州人、唐禮部侍郎渭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遂僊去。故乩僊最善賦詩。喜與讀書子言科場事、甚驗。予邑有諸生姓張名報韓、字元振、善請呂祖。云傳自金壇貴遊子、其咒乃呂祖親授、持咒極熱、隨意寫符請之、無不立應。同時有庠生朱日昌董萬憲

王人玉。暨予兄淶。咸傳符咒。稱大仙弟子。凡僊降。先賦詩喜飲酒行令索句。輸者罰巨觥。或罰跪。月三入。命題作文。郡城有白雲山。文昌僊命送置山中某巖穴處。次日往攜。咸僊親筆所評者。凡有所遺贈。悉批示取於某巖某穴中。僊弟子各贈以自寫呂純陽小像一幅。懸奉於家。一日於白雲山書院樓中。批既久。咸未食。僊曰。汝輩餓乎。咸曰然。曰。予爲汝輩乞之。停乩數刻。復批曰。可於窗前取而分噉之。視之。蓋竹箬盤貯粉花餅數十枚也。叩其由來。曰。予適向天台國

清寺僧處乞與之耳。葷食之。腹殊飽暢。復一日各予以葫蘆一。僊桃數枚。其葫蘆皆五色彩紬拈成者。內銜赤城山硃砂數粒。桃亦不甚大。味與凡桃等。久之請於予家樓上。凡請僊必須樓。所謂僊人好樓居者也。予年方舞勺。登樓禮謁。乩云此子可教。隨命予名若皐。凡爲僊子弟者。其名咸僊所命云。因命予同會文。題不枚不求。至何足以臧。藝完。命送置於白雲山土地香爐下。次早往領。獨取予文。圈點叠加。備極褒美。其硃紫色。其筆如懸針倒薤。字法絕似螳螂張滕

蜻蜓點水不類人間所爲末注三千六百九十日乎言始驗乎絕不之信先君極敬重之毎僊降先君必登樓禮四拜飲酒必令盡歡而散是時先君年望六次年偶往鄉染時疫歸發熱三日不汗六日熱甚發譫醫人咸却走計無所施或言祈之僊符方發扶乩乩躍入地再持起縱橫亂擊持者手破流血沙盤皆碎裂予輩俯伏哀求方大批云爾父病亟何不早請我予輩復俯伏謝過隨批云急取梯來向樓簷某行瓦中取予藥方下卽如言取下黃紙一卷藥方一道

靈符三道皆紫硃所書與前批評文章筆跡無異其藥件皆人所常服者隨命抄謄赴坊取藥原方焚之復命取水一碗用桃仁七枚搗碎和之焚三靈符於其內飲父囑飲後手持木杵向牀中四旁擊之弟輩捧水至牀前父素信仙一吸而盡復如言持杵左右前後擊仙停乩以待曰汗乎覘之果大汗如雨隨命服湯藥既服復停乩以待曰睡乎覘之果睡即命取白米煮粥以俟少頃乩曰睡覺乎覘之復曰睡已覺曰急進粥爾父病瘳矣弟退命碧桃子守爾家因

供碧桃仙於家碧桃皆水朝夕奉水一大碗無他供也未三日而父服食如平時一似未嘗病者他日設酒食酹謝仙父伏地感而且泣未幾仙辭父小像墨跡甚淡視之如影然髣肖父狀上書九天紫府純陽道人辭其詞曰靈雨飄衣清歌滿谷鶴之餐雲鹿之咽月先生一蓬萊客爲人間謫仙耶今少炙其貌深測其衷若難以形容隻譜片詞爲君售也讚曰臉臞而爽腴所聚又若拘其語言落華而務實至接物宏以寬溫溫安安渾渾漫漫纖繁前桂鴻漸於磐近天

子之龍飛慶上國光輝其容舒舒其象如愚是武城學士絃歌序附抑西河先生課古詩書稱泗杏之道儒盛哉猗與父什襲之不輕遂遭滄桑之會張生既物故王生董生亦相繼化僊久不請順治戊子予登賢書壬辰會試予兒復請問予捷南宮與否僊亦降但不似向者之靈顯也但批中阿二字再叩並不答是科予落第予臨何公絃度陳公璜中式蓋析何與陳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會試復問如前批詩云大固崔巍正展旂春光遐發遠爲期君家福分非輕

淺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予果雋南宮兒輩又請問予殿試某甲則批一里字再問則云二十二十又二里及聞報則二甲四十二名也蓋里字移兩畫於上成二甲更逆數是年三月某日揭曉之期以驗仙之所云三千六百九十日者殆各刻不爽云誠足奇哉予思乩僊靈驗者亦多矣未有親能以物相授受者也夫葫蘆仙桃小像之類藏之巖穴中無論已若窗前松併筵上藥方有人挾之而至乎抑凌空而飛至乎且評閱文章其筆墨奚自而來也豈天上亦有文

房乎或曰筆僊墨仙類工於筆墨有資於文章之用其人咸仙去則天上安得無筆墨兒呂祖游湘潭鄂岳間多賣紙墨於市以混迹紙墨有則他物可槩知矣予曰然則誠仙乎或曰以子之大人病且瘖呼吸之間能令立起非仙而能若是乎或之言雖如此然予聞食仙桃者可百歲而上之張生王生董生咸食桃者也均不能迴甲子則仙不仙又未可必也是予終不能辨姑記之以俟後之辨之者

張山來曰呂祖能詩能書能飲能行觴政皆所優

爲獨是八股一道不識何以亦能評閲豈一能則
無所不能耶

中泠泉記

潘介 劝石

中泠。伯芻所謂第一泉也。昔人遊金山。吸中泠。胸腋皆有仙氣。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將有澄江之行。初四日。自眞州抵潤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峰突兀。雲表飛閣流丹。夕陽映紫。躊躇不肯艤岸。但不知中泠一勺。清徹何所耶。次日買小舟。破浪登山。由石廊一匝。聽濤聲噌吰。激石嘩吼。迤邐從石磴陟第二層。穿茶肆中數折。得見世所謂中泠者。瓦亭覆井。石龍蟠井闌。鱗甲飛動。寺僧爭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吳

人謂錢神誕。爭詣寺中爲壽。摩肩連袂。不下數萬人。茶坊滿不納客。凡三往。得伺便飲數甌。細啜之。味與江水無異。予心竊疑之。嘿然起。履巉陟險。窮盡金山之勝。力疲小憇。仰觀石上。苔蘚剝蝕中。依稀數行。磨刷認之。乃知古人所品。別在郭璞墓間。其法於子午二辰。用銅瓶長綆。入石窟中。尋若干尺。始得真泉。若淺深先後。少不如法。即非中泠正味。不禁爽然。汗下浹背。然亦無從得銅瓶長綆。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飲之也。郭公爪髮。故在山足西南隅。洪濤巨浪中。亂石

蟠幡森森若奇鬼異獸去金山數武而徘徊躑躅。去復望洋淼杳乎不可即矣。日暮歸舟悒怏若有所失。自恨不逮古人佛印談禪坡公解帶爾時酒甕茶鐺皆挾中冷香氣奈何不獲覩見之也。越數日舟自澄江還同舟憨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琅琅有聲索覩之。則水葫蘆也。米中貫絲徑五寸許高不盈尺傍三耳。銅紐連環且丈餘三分入環耳中一縷勾盞上銅閣上下隨綆機轉動銅丸一枚繫葫蘆傍。共一縮蓋上。怪問之。秘不告人。良久謂余曰。能從我乎願分中

泠一斛、予躍然起。拱手敬謝。遂別諸子。從道人上夜行船。兩日抵潤州。則譙鼓鳴矣。是夕上元節。雨後遲月出不見。然天光初霽。不甚晦冥。鼓三下。小舟直向郭墓。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攜手彳亍蹠江心石五六步。石竅洞洞然。道人曰。此中泠泉窟也。取葫蘆沉石窟中。銅丸傍鎮。葫蘆橫側下約丈許。道人發緶上機。則銅丸中鎮。葫蘆仰盛。又發第二機。則蓋下覆之。銜閤若膠漆不可解。乃徐徐收銅緶啟視之。水淼然滿。亟旋舟就岸。烹以瓦鐺。須臾沸起。就道士瘦瓢微吸

之但覺清香一片從齒頰間沁入心胃二三甌後則薰風滿兩腋頓覺塵襟滌淨乃喟然曰水哉水哉古人誠不我欺也嗟乎天地之靈秀有所聚必有所藏乃至拔而為山穴而為泉山不徒山而峙于江心泉不徒泉而冥乎江水層疊之下而顧令屠狗賣漿菜傭傖父皆得領茲山味茲泉則人人皆有仙氣矣今古以來真才埋沒厯鼎爭傳獨中泠泉也乎哉次日辰刻道人別去予亦發棹渡江而鄰舟一貴介方狐裘箕踞命俊童敲火煮井上中泠未熟也道人姓張

其先蓋閩人云

張山來曰吾鄉趙恒夫先生謂金山江心水與郭璞墓無異因以兩巨舟相並中離二尺許以大木橫亙其上中亦空二尺許如井狀以有蓋錫罌一上繫大長繩別一小長繩繫其蓋繩之長凡若干丈縋于井繩盡先曳小繩起其蓋約水已滿罌徐曳大繩則所汲皆江心水矣想以郭璞墓不得其汲之之法耳若遇此道人效其製當更佳也

蔣參軍傳

徐　瑤　天璧

蔣翁性好酒。家貧無所得酒。輒過余索飲。間說少時所見聞事。多新奇可喜。而蔣參軍尤奇。作蔣參軍傳。

明思宗時。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與蔣翁友。因悉公子遇蔣參軍事。先是公子奔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過一僧。狀獰獰。所肩行李鐵函。拐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左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

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蝟。即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怖。股栗欲仆。髯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盍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乃爲述持金遁僧狀。髯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拾糞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而拗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

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項就刃。儈偃臥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額觸石拐成瘢。泣下請益哀。髯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聊爲若直之。去。無污乃公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覘。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髯笑不答。命俱就寢。旦日。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若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可盡。俱渡江而南。髯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兕限

迫不能從或絛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我具麪十五斤生彘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髯果至呼公子曰餓甚公子亟進麪生彘酒如前約髯立飲酒至盡即所佩刀刺殺生彘而手自揉麪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髯曰吾亦不自料也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踞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推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豎二指中閒一寸以繩約一匝數健兒迸力曳兩頭俱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蠭

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掛大將軍印爲用隸人麾下爲將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顧某相國門下士耶吾行矣

論曰蔣翁所稱將參軍殆眞奇傑非常之士矣乎當思宗時如參軍者自不乏人誠得十數輩爲大將建義旗進止自如賊固不足平乃當日握重兵者率皆逗遛觀望凡厥退葸不前何無一人類參軍也即有一二摧鋒陷陣之士而朝廷之上顧束縛之不克以功名

終坐使天下流離輾轉以至于此嗚呼是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

張山來曰唐鑄萬先生評云句句爲髯寫生而着眼全在公子相國此絕頂識力也此評已盡此文之勝予不必再措一辭矣

李匄傳

毛際可鶴舫

李匄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匄乞牛肉燒膏并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余間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强邀之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舄插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嘻笑不爭未幾葛敝縷縷風雪中自若或曰李匄向爲諸生有聲屢試不第

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淡山高衲。不與陽狂玩世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于友人邸舍中。物色得之。爲余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詩附錄

瀑泉今古說虛台。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遥五龍時怒吼。勢推三峽更喧豗。橫拖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隔峰懸白練。遥看珠網掛層臺。

瀲灔湖光數頃深。誰知曲湧萬峰頭。嶺開古殿當前月。散作谷山不盡流。金聲影搖冰鏡裏。魚龍深在底寒秋。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家風通大洲。

何年鑿石架長虹。碧落無門却許通。餘是。神感人去。後故留鳥道。凝虛空。

銀臺金殿影交加處處

晴光映寶莊。家業見成歸便得。繼生疑處隔天涯

披雲步月太谷港旋汲清泉煑苦茶無事山行空

裏底芒鞋踏斷又歸家。

羅列香花百寶香臺中泥塑佛如來重重妙影隨機貼

都在衆生心地開。千崖雨濕松添老。一味秋聲菊轉新。莫謂山中無甲子。素珠樹杖紀時辰。岌嶮高石寺門橫。兩面波光一派清。蘸背鑿開羅漢寺。龍鱗幻出梵天城。

張山來曰昔之異人隱于屠釣今之異人隱于乞匄自後遇若輩中有稍異者便當物色之○李匄詩不止于此今姑擇其尤者錄之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周亮工減齋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幼歸千秋即能識字能擘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圖章初爲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鐫頗得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恒爲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于凍者往輒曰欲儇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它巨鋟徒障人

雙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荼邨曾應千秋命爲鈿閣題小照鈿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爲王修微楊苑叔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士無足爲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尙寶如散金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予傳藏晶玉扉凍諸章

恒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亾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圖章詩。得欵頗相就。低昂愜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憶盤螭。柬老甜留雪。水脣膩染脂。紅見參錯好。慧意足人思。見鈿閣諸章。痛亾姬如初沒也。

張山來曰。我若爲衆千秋。止令鈿閣鐫顛倒鴛鴦。不復爲他篆矣。

書王安節王宓草印譜前

周亮工減齋

王安節槩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草蓍同受教于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匄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爲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癯弱壯乃須眉如戟負穎异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己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之餘旁及繪事水石人物花卉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嘗爲予兩作禮塔圖兩作

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肯爲予作今詮次于後予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覓婿于江南久之奇安節遂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即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寂草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于後寂草不亞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爲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

背落地不任葷。獨宓草微能食乾鱔、人稱其爲一門佛子云、

張山來曰安節兄弟三人皆高士也予僅識宓草然阿兄阿弟亦莫非神交當不讓端復專得之耳

書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減齋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于物無所忤食餼于邑中中後棄去一縱于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輒醉醉輒嗚嗚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于長橋上鼓腹歌衆環聽生目不見向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歌又必會稽太守詞不肯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爲麗水令生來見謁侍御因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爲公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謁但嗜飲耳公醉我我爲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即歌會

稽太守祠于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為生帑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甚侍御驚起以為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吳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夜分矣請以昧爽生刺劄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傳聞意外也急遽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為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旦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于此者乎遂出掌中據硯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于是痛飲辨明而去去又于橋上歌令稽太守祠橋側衙師廚

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若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意乃快甚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麴蘗吾鄉里吾巾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爲巾示余予人之諧復蹶括棲岡太史述生平錄之于前侍御因與展玩生即覺酒氣拂拂從石間出生歌會稽太守詞聲猶恍惚吾耳根月際也

張山來曰僕不識姿沼然讀此傳時亦覺耳中如聽歌會稽太守詞酒氣拂拂從歌聲中出也

卷十五終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之十六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　減齋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祁村陂中氷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峰巒秀拔谿壑迴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遠近畢集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爲氷柱

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氷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爲圍碁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歎○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爲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

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棊局其一作十圍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麤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拜而去〇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月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喫烟衆大笑因詢能喫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

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問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側啾啁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

謝村吾廉氏鸚鵡也荷方便令在瀟家作男子矣驗之脇下尚有翅毛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一贈陳子右韻韓子人敎亦得其一陳韓因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既除地以瘞之又請人敎賦詩吊之詩成人敎持告其家羽翻騰躑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異詩詞人皆有作

因彙爲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爲之序序亦悽惻肆動物因多情如此又吾粱山貨店市肆養鸜鵒甚慧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鸜鵒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聲勝我開口便爲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鸜鵒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閉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曆

年間事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子。無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僧應之云。出籠計。除非是兩脚伸直。雙眼緊閉。少頃。鸚鵡足直目閉而死。主人悼惋。命解縧瘞之。解後。鸚鵡忽飛去。向僧謝曰。西來意。多謝你箇出籠計。附記于此。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

於淮上。所問譚劍術。其人曰•世人懦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異。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異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赭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子姻陳州宋統子光祿。尊人岡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舄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

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爲仰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盡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劒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與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卽懇訴而赤髭者爲我洩憤矣尚何所畏耶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焉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

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有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嫗鶵姍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遐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遐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鬨譁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恕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

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噓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鼾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即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

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甕盡投諸殽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殽核投甕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桮盂盌盎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仰數尺人爭塞向墐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臥鼻起雷霆

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既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媼如作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縲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

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略加刳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與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與治爲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讌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號

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刻符傲睨公卿如觀變場絕異尋常儼然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嫗遊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上群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紈蒜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閽而問之

曲周陳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偕臥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烟撲鼻如硫黃就牀視之衾半焦火爍之有孔二體俱焚惟一足在

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鐵爲佛火。焚人之火。是爲慾火。佛言婬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爓。爓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笫爐舍者、火生于慾、異于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　陳公許子階

張山來曰、稗小說中。已有杯繼悱。焚祆廟事矣。○某道人坐功久、忽然火發、焚其指及帷、主人救之始熄。可見火無邪正。皆足爲害也。此道人余曾見

之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有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瓜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始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啓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爲觀美領不紐襪則前後轉徙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爲諸生今且貤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張山來曰此猾之父因無子而育之可也但不識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爲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坐客笑駡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

以不能爲善也此僕勝余僕遠矣不知僕算地下何以見此僕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閒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黄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金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賤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爲厚德之報大抵

談人閨閫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爲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爲法矣

汀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嘗挾弓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隨入磩磾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遂擊何所逃奈何格格慘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違逐雷轢行抵山下見雷方叱火施鞭

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遶遶樹數合。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遶去。格鬬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譏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幸家無恙。惟釜翻露硃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張山來曰藏齋先生與先君子爲莫逆交予少時獲覩書影甲寅之變書皆不存今燕客先生來揚佐郡余復懇得是書不啻與父執相對也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　澹人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爲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瓶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狻猊猿猱。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絺褐。而神情風

致各蕭散於松栢巖石可謂藝之至矣向見崔銑郎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麤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絶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

長洲周汝瑚言吳中人業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玆藝者亦漸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擔負鋤與人御犬之流巷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旣足養其父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飲酒呼盧以爲笑樂今子所云巧者盡其心神目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饑餒是其巧爲甚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珊瑚木雖飾而藏諸古錦更書荅汝瑚之語以戒後之恃其巧者

張山來曰末段議論足醒巧人之夢特恐此論一出巧物不復可得見矣奈何

核工記

滄州宋起鳳紫庭

季弟獲桃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雉。歷歷可數。城巔具層樓。樓門洞敞。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隱蔽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踉蹌、行。若爲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陀。似聞足音。僕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級。距灘半黍。近灘維一舟。篷窗短舷。間有客憑几假寐。形

若漸牖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葢供客茗飲也艤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興乃爾山頂月輒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　樓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爲六各殊致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懼凝思諸態俱一一肖之語云

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然聞之尺綃縑經而虛微水戲蔦洒而階替器之濫也吾滋懼矣先王著考工記早辨之焉

張山來曰宋人以象爲楮葉雜之真葉中不能辨希若是則曷不摘真楮葉玩之乎今之鬼工桃核精巧絕倫人皆以其核也而寶之庶不虛負此巧耶

張南邨先生傳

先著（遷甫）

張南邨名悤字僧持父與公先生珙以名宿教授里中多達材弟子南邨幼爲詩出語無不猶人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目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人應天學用才名交遊賢俊治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警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卽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斷除杖人

在天界南邮覲近最久東南古錐宿德禮謁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蘿蓋盂粥鉢宛然頭陀蹤跡恒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余公戍武林從之武林西泠共所熟遊故吳越往來尤數而耆營間故人聞其至爭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或獨遊或攜一童子途逢樵人禪客即為伴侶窮幽造淡飲泉摘果即忘飢渴於五嶽則陟嵩岱猶以不能遍歷衡華為恨若武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倒木棲為

記采樹棐題詩以爲常南郵爲人坦夷近情不爲矯激之言不爲崖異之行取受從心否來任運尤不以禮數恩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寡怨忿際乍見或輕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人恆至乏食垢衣敝襪遊士大夫間舉止迂野可愛形體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讌會能通夜不眠嘯咏達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食而食不擇榻而寢投足之所即甚湫隘囂雜他人掃除未竟視南郵已展卷矣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就枕即熟睡無輾轉不

來之時翛然無機事不以美惡攖心能致然耳嘗遠遊遇胠篋者再中途幾不能成歸人或怪其無悵色曰失者償之義也又何悶焉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遠止宿逆旅主人次日日晡始緩步而歸其性情安雅如此羣居未常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不下宋詩行雖貴卿巨子前亦厲詞折之其論詩不遺才不使事不染叫號不涉怨誹其宗旨也自以喪亂廢詩爲師於古歌行換韻大篇倣古體千数百言鋪陳開闔有力弘富者乃不謂善自少至老主此論不變雖所

身未盡然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郵稱詩五十年遠近之人亦以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顧與治之後與同時諸人並立可指數終竟如紀叟之言歲甲戌年七十有六夏得脾疾治之尋愈至冬復作遂不起子二元子銘正子淳元子亦受詩可不墜其聲予自儆居郭南逕衡衖邂相得甚懽酒闌燈爐劇有知已之言欲以身後爲託今不可作矣世復安得和易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贊曰策杖而出裹糧而遊遐邇少倦而且休至佳處而

輒留把酒而歌披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形神而無古今不忤於世不剌於天可獨可羣亦儒亦禪求身止一棺而遺文乃有千數百篇稱之爲詩人奚愧焉

張山來曰予慕南邨久一旦遷甫爲介得以把臂入林今讀此不勝人琴之感

劉酒傳

周亮工　減齋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為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欵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為上維邢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頗怨緣畫曰尚求欵乃捲入傷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坡公云予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

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眠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個是酒索予顏其草堂予書曰略似菴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睡字爲聯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余交最久無妻子毎謂予曰死以累君一日方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爲買棺殮之

張山來曰劉酒自號之外無非酒者其名酒其狀酒其死亦酒若如其所號必醉仙也

記古鐵條

曾鏞　王大令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繡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擬不決。即詭對曰。此固吾鄉人物。俟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後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即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

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嚙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猶令失此售耳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觀者漸衆使客乃來五十金畀嚙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伴國

航海須皆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潮立化甘泉可無將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者至高麗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攪之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歎服而去鬻鐵者言闖賊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璫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沒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使所賞識頓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張山來曰既是神禹時物不識商飛使人何以知之殆不可解

詹仲言傳

周亮工 減齋

詹仲言、名汝諭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瞽即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兄呫嗶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介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纇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寔搜微妙心盡心通罔有遺隙矣於是遂兼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勿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篇什下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

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叢從游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癡而心極靈嘗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遡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聲贍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緇蓬集姑篋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　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鑿蛛欣句云出於向秀賦嵇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張山來曰古之瞽者如師曠之徒類多神解或以爲精于目故專于心想亦理當然耳○予向旅寓京師居停主人雙眸炯炯同寓兩人其一爲瞽者其一眇一目因號獨眼龍苟詢以京師中昨日有何事今日有何事瞽者無不知獨眼龍知十之六七居停主人僅識十之四五而已附記于此以供談柄

李公起傳

周亮工 減齋

李公起名峻邳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號雖髫岐嶷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啜竟爽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讐雖凌寒溽暑不倦也既孤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但於經史中默自剖析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篆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減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

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冊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旣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矣貺生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堦庭令弟有斐園竹波軒靑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旣寧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淸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鄧雪緬永樂錄硏史凡若干卷

張山來曰以一人而兼聾啞二病乃能淹博貫穿如此那得不令人敬服〇使此君與唐仲言相遇則兩無所見其奇矣

記吳六奇將軍事

鈕琇玉樵

海寧査孝廉培繼。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歡。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强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饑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命侍童以壺中餘酒傾

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頹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遂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其懽。覩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

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於丐也孝廉憮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詢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粤海名曰六奇祗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汚不謂獲邀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提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

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屝屨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兼遊盧雉失業蕩産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閒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

用之、苟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黨類、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邇箸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孝廉。解袍衙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壽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

供帳舟輿。供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巳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杳先生。爭先饋貽。簇綺叢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舅自出迎。八騶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庶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郡事旁午。凡得杳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

中有富人莊廷鑨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査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壇勝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

若出鬼製孝廉撫所心賞題曰緲雲閣旬往觀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旣沒靑蛾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巋然尚存

張山來曰閩吳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葦于地上判某日及草封字英雄失意而志不餒如此至其不忘查君之德尤可謂跫然足音矣

虞初新志卷之十七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紀袁樞遇仙始末

毛際可會侯

康熙庚辰正月廿六錢塘庠生袁樞字惠中夢一長髯須白者自稱崆峒道人邀以入山修煉三載可證仙籍且戒其弗洩俄寤即與同人言及之亥夕復入夢云再洩吾言當令汝啞晨起若有人促之行至一畝田果見所夢道人拉之同往倏忽已至關外樞以

親老固辭。道人投藥一丸。恍然入腹。遂不能言。遇友引歸。衆家惶怖。中丞張公廉得之。知爲覘風所拔士。詢其始末。樞具以筆對。憐其貧。捐俸十金與之。遂下有司。捕獲大索。十月不得。其父具呈乞。移咨江西天師府。七月十七日。方得天師移覆。外給治啞符二道。幷仰浙江杭州府城隍司公文。中丞公亟傳樞親賫公文詣廟焚之。歸即先吞一符。覺遍體煩懋。骨節有聲。夜夢一人手持城隍論單。上書廿六日于堂傳袁生員面論。至期。復夢其引入神署。燭光中見神冠服

危坐曰已遣金甲神往請眞人矣少頃見道人偕金甲神至城隍延之賓坐道人向樞曰因汝有厄故謫啞一年城隍曰天師文內令其能言若仍啞何以復命道人曰旣天師傳命不滿一年亦宜半載爲期然此後仍當愼言耳遂命之歸至廿八日又吞一符以天師符內囑閒七日再服故也八月初一子時夢人令其發聲卽語言如常屈指果及半載赴戟門謝中丞公曰天師來札云爲汝建壇作法錬一金甲神來三日有驗今信然矣其事頗涉怪爲儒者所不道然

昔人謂城隍之神。與山川社稷埒等。歲時致祀。以示國家懷柔百神之意。不必實有其人也。乃袍服酬對。與人世進官無異。又世外仙人。惝怳難信。而樞親見之。于城市中城隍目爲眞人。必非妖魅可托。至天師爵秩相承。數千年來。自洙泗外。鮮與比盛。今以其移牒中丞公。昔觀之。則封號亦不爲倖致也。然非中丞公直士。恤災委曲救拔。亦安能使天師建醮。遣神若是哉。又樞語余云。方豎時。友人母病。意中欲有所叩。忽信筆書云。丁丑丁丑。二人相守。王兎東升。大家撒

于。其母至丁丑日丑時而歿。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尤足訝異云

張山來曰天師有如此法力其世襲也固宜

閔孝子傳

吳　胥　介茲

閔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爲業少未嘗讀書性粗戇不慨于族里屢數鬪忤所相望晨夕率妻子奉若父唯謹父爲老諸生年七十又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咸勸孝子急治具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數日受杖屨矣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設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粗戇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活之耳何日孝子如罹重疾臥牀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爲者翁

前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復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眞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病纔愈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蹙踖狀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睇之見創大驚促之曰若何爲者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饘粥啜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刳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

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時不甚楚割非創即斂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哀且問傷心恐死亟白之醫醫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藥妻長跽泣請醫不可却妻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爲必死泣相向詰朝藥忽迸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請醫報謝醫復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活殆有異醫即里中人爲徧問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日惟其父拱立閭

左郡邑大夫謁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総粗慤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予遊姑蘇同舟人有從南鎮來者爲予言若此惜未詳其名外史氏曰刲股療親古不深許矧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慤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日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尚得謂粗慤哉今世之不粗慤者大率全軀保妻子精于自爲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若孝子者可以風矣

張山來曰割肝割股世多有之今割心尤奇孝也

子夏有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閔孝子之謂耶

人觚

鈕琇玉樵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罈劍一口手操不停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謬者則擊劍一迴以抒其鬱凡有儁才宿學甄拔無遺吳郡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游戲掛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鬭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

之項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挂枝兒曲曾擕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踧踖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簋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粲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麤糲者眞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毀飯匕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忽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

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傴僂祗受然意甚怏怏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即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鎭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即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殽妙妓淸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覯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屐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荊柴陋守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鎰舁致舟中矣

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張山來曰使我爲龍子猶則竟作求解挂枝兒矣

泉州府同安之厦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爲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勦鄭寇大掠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紿騎士下馬小遺仰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

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烟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緊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厦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傍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黙祐以報君德薛於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應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過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采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

其事。卽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筍。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備具。次日舁運磚土。築成小廟。并以瓣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鏹。大啓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

娘廟。大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土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節烈止爲一家之事耳陰府猶重之若此矧爲臣而殉國者乎

事觚　　鈕琇玉樵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澗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覰。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樵以泥封洞口而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惟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張山來曰。白龍魚服。自當致困。今此龍乃咎樵而

嘅之。殊非理也。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鰥。獨爲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廿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宜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嚥。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欻然而起。則已化爲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訟其妄。鳴於官。官驗果眞。乃解婚。四

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綰姑冠服出迎鉛粉之痕未消瑱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劇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却羅衫蝴蝶裙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尚含羞珠環小髻烏雲樣

張山來曰男女幻化史家謂之人妖今觀此則正所以奬善也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諧尤擅名琵琶北地閨閣多嫺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攏絃叶

曲、其調與衆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即知為于家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惟禍尤酷。孝廉被執。闖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秀。且已登科。丐為于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亞樓疊閣。而棟折垣頹。金粉剝落。沿荒林。攻竹栢傾敝。孝廉於最後之宮。闢一榻焉。妖狐晝嘯於庭。奇鬼宵竄於廊。詭形怪響。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癡。一切可愕可怖。

之境亂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闖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屆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啟帳小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聲觸其夙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縛入帳識爲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閒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淸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

不勝悲痛干觸麾下疎狂之咎尚期宥之帳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浦州孝廉入本朝以揚州通判終

張山來曰孝廉之念舊帳中人之還姬鈞足千古

徐州李嶠以文章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中分兩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

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居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即爲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曾無愜意適見君有閒館絕遠囂塵暫頓妾婢於此當圖啣珠之報用酬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既渼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瀹茗於盌更侍遞進光艷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親

曆暇則輒相過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覺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巾櫛紅粉四班命曰陰獵踰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必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無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眞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數其惑衆之罪豹則蚤已避去其室閴如而蟠仍毒詈不止也趙翁隔院聞其聲亟往譚勸令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仙復見

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校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陰德致干天罰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遷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應既被譏驅無庸留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覘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

張山來曰。八狐壻人取精。則豹仙非豹。直老龜耳。

李公有如許膽識。其大魁也固宜。

天津徐緯眞。素嫺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眞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即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囚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闢之。徐曰。

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即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繡取石敲磨有頃文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廻望來處雲霾風暴響若山崩遂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啓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拯拔之恩得逃沈淪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還仙秩

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篝燈畢抄。愼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祕。徵風名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於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末帙。色若不懌者。歎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略。第二卷成將相

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爲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値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颷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瑯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眞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

壇覩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請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由覩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脅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

眞妄習褻天之術。宜其干神怒。遭冥誅也

張山來曰。張公旣言用而不善。適以戕生。何徐君之不謹耶。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厠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厠擔糞。見遺有腰袱一具。攜以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厠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之人。則此銀卽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

以為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谿。黃以袱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則周視徬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為山賊妄指。現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為酬。今鬻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餽。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厠。解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

授之。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黃曰。使我有貪心。寧肯辭六受一。揖手使去。是時船糞將滿。而予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艤棹荒村之側。村岸爲雨所沖洗。轟然而崩。露見一甕。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爲儲米器。然重不能勝。力舁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柳外數聲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訾。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甕在船。汝可出共舁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頭如雪。手昇

而上。鑿錫傾甕。果皆白鏹。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葦牆。臥聽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藏首於官。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由。宰曰。爲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笞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張山來曰。先王父亦有還金事。事載江南通志中。先君亦陰行善事。媿我輩不能繼述。日趨貧困。唯有義命自安而已。

物觚

吳江鈕琇玉樵

歲當夏秋之交。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鷂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奏生穹谷山中。鷂能擒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麟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

桃核一枚。雕爲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坦。前舒後奋。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能開闔。啓窗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爲東坡。坐而倚窗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爲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鑪。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傴而颺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搖櫓。外而柁篙篷纜之屬。無不具也。舷檻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細測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

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賄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況他人乎

張山來曰氣靜而神完非深于莊子者不能道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爲鬼至每日向夕輒閉門塞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縣

竿之僕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擾民家不貼席此我主之事而亦即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銛鎗一枝忠能除之竿如所請忠即跨馬挾鎗獨至海濱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聳角枝牙毛肱鱗背坐于沙上列置熟雞五隻濁酒十瓶狼飧獨酌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海忠遂據其坐裂雞釃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鬭相持久之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逝

忠拾刀還縣。其上有雁翎刀三字。命收貯縣庫。于是瀕㴞之怪遂絕。

東粤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攜歸。置於臥牀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且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墨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牀。將殺丁婦。丁隨於牀頭拔劍格鬬。至雞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佘秀士之妻告

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盍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譟。言曰。我與丁婦有三世夙讐。愬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亡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令遣妖道驅我。爲悉碎其日用器物。憤憤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張山來曰。報仇而隱于溺器中。亦可謂破釜沉舟而卒不能報。徙遷怒于其鄰。何也。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洊饑。斗米千錢。道殣相望。渭南縣民趙午。鬻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無所

得食將其釜甑就泉淅煑趣以其母老而哲飯常生厭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難汝負擔先行俟我挾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途息肩以待午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即至矣婦怒曰龍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授午仍同舊路覓姑午掌摑其婦數十揣擠竟去婦同至一僻所見其姑面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矣婦亟解姑縛摳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甦僱傻負姑行二里許其夫巳爲虎

墜。投擔委衣。殘齒狼籍。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於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歎息稱婦之賢。而快午之斃。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賑龍駒寨。婦負姑行久。色狀饑疲。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以金。令婦還渭南養姑。感泣而歸。

英德縣含洸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適雷雨驟至。隱身蓊翳。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餘丈。首大於甕。迅雷轟轟。將追蛇。蛇仰首吐火。上衝紅光如彗。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追蛇。蛇復吐火敵

射獵人惡其猛毒彀弓發弩中其尾蛇首頓縮霹靂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空中有語之者曰無恐當仰避也良久清醒還家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浣之不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艾也

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錢致賀婚家婚家返銀拆筒展視忽變爲小蝦蟆一頭眼若點硃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背臟俱見翹然

從紙窩躍出捕而藏之篋晨夕翫弄閱三日失去廣州陳弘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鬻蝦蟆萬頭以償弘泰睹而心惻命悉放之江中遂與焚券數月後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光燄閃鑠驚馬不前視之乃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益致饒裕夫金銀本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每因人心以爲去留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既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道而欲據爲子孫百世之業不亦傎乎

張山來曰若蝦蟇不復化去則尤勝阿堵物也

名捕傳

姚[redacted]伯祥

金壇王伯弢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謀。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射。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揔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麤小好婦人。以皂羅覆。而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

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嗔罵曰懶息婦今日不出手祗會火坑上搏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縛裙䙱撩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係定名捕某妻為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還毋嘗我丸也賊言丈夫乎乎北猪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

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所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舁兩尸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舁銀而還。此婦猶倚施尊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從。縱此三寇。要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弢口授于予。予爲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張山來曰。名捕捕賊。尚不足奇。妙在名捕之婦有此手段。真可敬也。想見此婦火炕上搊老公時

必有與乎人者一笑

卷十七終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之十八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聖師録

王　言　愼旃

子輿氏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存心而禽獸之中乃有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首耳但食殘暴之虎獅豸惟觸不直之人烏能反哺羊有跪乳其存心皆可以爲朝廷施仁孝而揚德威他如蟹至期而輸稻蜂輪値而衛王唐明皇之象不肯爲祿山作舞昭宗之猴不肯爲朱温起居宋少帝之白鷳殉帝于海是物知有君臣也鶯哀其子而腸斷猿抱母皮而死是物知有父子也平章之鴿死殉其雄郡佐之鵝克和其配汾水之雁有

雁丘鹽城之湖有烈鴦是物知有夫婦也橫宎之鶴代鵲殺蛇北平王氏之貓能哺他子是物知有同類也隴山之鸚鵡思上皇襄陽之燕狗玉女孫中含之犬負米姚生之馬鳴究陳州之鵝伴老鶴洲之騾逃歸是物知忠于所事也熊分果以飼墮坎之人虎弭耳而拾狗哭之貞猓猻性愛其類殺其一而致百以魚傷鬐觸之兒身亦觸石而死是物知有仁義也翁媼之猴日守待葬侯家之鹿斷角以殉至放生之鼈釋命之雞俱能圖報救死之德是物知感恩也洪店弁牛悲鳴而訴王琢之誣殺夾道蚺蚺昂首而訴衛僕之戕生是物知賢守令也然則物何異于人哉微獨無異抑恐世之不若者衆矣家公向欲纂集一帙爲聖師錄本諸楊子聖人師萬物句四病不果予小子間閱往籍竊取其義而識之博物君子得無貴其不備耶

白鷳

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鷳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

鶴

陳州倅盧某。畜二鶴。其雌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旋。鳴聲淒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即當下。鶴

竟投入懷中以啄牽衣旋舞不釋遂引之歸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雁

元裕之好問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丘

禎敬亭稼圃傍有羅者得一雁鍛其羽縶其足立之汀畔以爲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

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

王德州有張姓者獲一雁畜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

王一槐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烟碎除不祥一雁偶爲烟觸而下其家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亦墮而死

燕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

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旣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遶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卽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家雙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照蝎其雌驚墜貓食之雌朝夕悲鳴哺雛成翼而去

明年雌獨來人覘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二鷇耳春秋去來凡六載皆然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于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

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成羣銜泥去來如織頃刻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事急羣燕來助力者

鸚鵡

宋高宗時隴山人進能言鸚鵡高宗養之宮中一日

問曰爾思鄉否曰豈不爾思思之何益帝遣中貴送還隴山數年之後使過其地鸚鵡問曰上皇安否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于隴山愛而食之甚勤偶事下獄歸時欵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關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鸚鵡必于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

李遹菴自記自滇遊回有僕染瘴而死僕攜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

鸛

高郵有鸛雙棲于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棲旬餘有鸛一班偕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鐵觜入巢際懸足而死時遊者羣客見之無不嗟呀稱爲烈鸛而競爲詩歌形之復有烈鸛碑

衛衙梓巢鸛父死于拶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自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啄。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鸛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鸛復作聲。若允所請。瞥而上。擣巢。銜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鸛搏蛇相救也。

華亭董氏庭前有虬松一株。枝幹扶疏。亭亭如蓋。有雙鸛結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雌孑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泰州鹽場僧寺樓窗外樹上有鸛巢焉雌鸛伏卵其間村民伺雌覓食潛以鶻卵易之鸛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鶻也雄鸛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喙之雌者亦鳴不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鸛羣集視其雛咸向雌而喙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牆隙死吳嘉紀野人作詩紀其事

黃鶯

有人取黃鶯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于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忽一日不

放出籠。其雄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鴛鴦

成化六年。十月。閒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即投沸湯中死。

鵲

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爲鷙鳥所搏。三子失母。其鳴啁啁。其一方哺子。見而

憐之赴而救之即銜蛩一處哺之若其子然

鴿

江浙平章巙巙家養二鴿其雄斃于貍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鬭而死謝子蘭作義鴿詩弔之

鵝

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鵝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毋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爲孝鵝塚

湯鄰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週郡人餽以鵝頸

爲禽攢壓折。折成之字。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鵝。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配偶。雄曰烏耶。雌曰蒼女。呼其名。卽應聲至。行則讓缺掌。先食則讓折頸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迨湯夫人歿。二鵝哀號數晝夜。絕食偕死于柩下。

常州陳四畜黑白二鵝。兩窠相並。各哺數雛。一日黑者死。衆雛失怙悲鳴。白者每晨至其窠。呼雛與己雛同啄。晚必先領歸窠。始引己雛入宿。人皆見而義之。

雞

衢州里胥至貧民家督賦。民秖有一哺雞。擬烹之。胥恍忽見桑林間有黃衣女子乞命。里胥驚惻。少間有民持刀取哺雞。意擬之。止勿殺。後再至。見雞率羣雛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胥行百步過虎。忽見雞飛撲虎眼。胥因犇免。

象

唐明皇嘗教象拜舞。天寶之亂。祿山大宴其曹。出象紿之曰。此象自南海犇來。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命之拜。象皆努目卬首不肯拜。命之舞。努目

歛足不肯舞祿山怒盡殺之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搓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掊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元有馴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殳下

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與三桂入槇欲將象解京象出首直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火砲攻斃之

鹿

銀臺侯廣成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侯死鹿跳躑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

熊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墜一坎內見熊子數頭須臾有大熊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大熊出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飢久冒死取噉之既而轉狎習每旦熊母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出盡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

熊足。熊即跳出。遂得不死。

虎

後漢人都區寶者。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中。即以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後此虎遂銜獸至。若助祭然。寶由是知名。

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去。

猿猴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梁篡位取此猿令殿下起居猿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奪擊遂令殺之

吉州有捕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遂斃蕭氏子為作孝猿傳

鄧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為拔箭以木葉塞瘡口悲哀不已為母吮血芝遂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吾不獵矣

咸熙中有翁媼弄猴于瑞昌門外一日媼死翁葬之

未幾翁死、無人葬。猴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稱爲義猴。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爲衣食者。十年矣。寓于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葬于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爲夫。猴舉首揶揄之。婦弄猴使作伎。猴伏地不爲。鞭之。輒奮叫。入夜走主者之墓。跑土悲號。七日而死。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羣兒縛一小猴而虐之。丐者買而教之戲。日乞于市。得錢甚多。

他丐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窰排殺于其中與曰繩其猴復使作戲而狂公呵導聲遠至猴即嚙斷繩突走公之前作冤訴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屍窰中亟捕他丐鞫問伏法闔邑駭而憐之買棺焚丐者屍烈焰方發猴哀叫躍入死矣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

乎。抵邑即辯釋臻父子。後鞫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于野。平昔豢犬隨之。俄入草莽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戴已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又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虎張爪牙。牛以二角拚擊。逾時。牛竟勝虎。戴乃得免。

嘉靖乙卯。胡撫鎮賢。統兵剿倭。至際山。少憩樹下。見屠兒將解一牛。一犢尚隨乳。將刑。刃銜至。車滿內。以

蹄蹈没泥中。居兒遍索不獲

犬

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犬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太守鄭瑕出獵。縱火爇草。犬以口銜純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臥處。週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卽滅。犬因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

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喚。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他日又闇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

過怪之往視見生在井生曰若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謂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袁粲値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冐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

竟死兒存時嘗騎一大毯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人慶家巡慶于庭嚙殺之併其妻即向所騎狗也

饒州樂平民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採入山犬必隨三年冬北舍有王華者同上山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躍出搏王華銜踞于地然猶未傷章華叫喝且走虎遂捨王華來逐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章被銜突出躍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偃仆如沉醉者其犬以鼻嗅章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稍蘇犬乃

復以口襲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憊伏不能起一夕而斃

唐禁軍大校齊瓊家畜良犬四常畋迴廣附軏飼以粱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寢其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乃命僕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雋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劾後齊卒犬日夜嗥

吠。越月。將有事于丘隴。則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久。犬獨來足踏土城掀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斃。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焉。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殺然。然盛作飲食。婦曰、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强啖。奴已張弓拔矢。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噉。惟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

刀遂倒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縣殺之

五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上黨人盧言常見一犬羸瘦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寢而鄰火發犬惶迫乃上牀于言首嗥吠又銜衣拽之言驚起火已爇其屋柱突烟而出始得免

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傴僂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

食常先聚羣犬以飡之後歲餘叟病瘵臥于龕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于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身蔽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龕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楊光遠叛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在西州别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愁歎犬徬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莊鳴吠

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閉孫氏闔門賴以不餓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于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淳熙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嗚嗚銜衣挽之不郄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其徒讀書。

湖州顏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溺門前池內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狂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顏驚駭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滁州一寺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中盜方羣聚縱飲犬怒奔噬盜足衆以爲異執之到官訊服

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臥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卽不食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繞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

犬日夜臥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

劉釗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向釗子國勳鳴躍不已勳異之隨其所往見釗爲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勳爲營葬鄉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抉土及棺死棺旁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其三子犬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共傳爲孝犬

常州芮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粃其鄰爲富室姚氏犬多餘食所限僅一小竹籬姚犬每向籬竇低聲搖尾若招呼狀芮犬蟠曲臥地惟昂首相應絕不過食其餘粒如是以爲常

馬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氊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僞蜀渠陽鄰山有富氏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飼秣甚于他馬一日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

馬回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中遂免沉溺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後居于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駟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圉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龍泉縣有白馬墓。即開國勳臣胡公深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爲白馬墓。

天順中。嘉定姚生。素心險。與嘗搆怨于母弟陸來。陸尤狠。長乘馬自本鄉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刃伏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訊馬曰。吾夫屍

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寃馬仰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嚙之蹴之其妻訴以聞官乃棄姚市

孫辦事家有馬生駒甚奇令牡交其母以傳種子母俱不肯乃塗其身以泥而交焉及洗出本色母子皆跳躑以死人號爲烈馬云

流寇破河內縣尹丁迺恭駡賊被磔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逆不可制竟觸牆死

和碩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棗騮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

鱗甲然翹駿倍常識者謂是龍種王甚愛之王斃馬躑躅哀鳴未幾隨斃

騾

明末張賊破蜀城蜀藩率其子女宮人投井死王所乘白騾躑躅其旁亦跳入殉焉後樵蘇者當陰雨暝晦時于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騾出沒蔓草間

張行人鶴洲訟繫西曹以常所乘騾抵逋于人騾悲鳴不食一日墮其新主自逸歸于西樵吏部與張同患難目擊其事感之作義騾行

羊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幷羔一日欲刲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驚異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呼童稚共事刲宰及迴遽失刀乃爲羔子銜之致牆根下而卧其上屠徧索方覺遂幷釋之放生焉

貓

唐時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飮于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已子若聞之

起而聽走而救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已子然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將去賣之閶門鋪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懷爲鋪中所奔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銜一綾帨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仁魚

海中有仁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鬐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鼈

宋傅慶中。家得一大鼈。其婢不忍殺。放之溝中。年餘後婢有病將卒。夜有大鼈被泥登婢胸。水之遂愈。

黃德環家人烹鼈。將箬笠覆其釜。揭見鼈仰把其笠背。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憐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環徙于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將能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鼈在上。間三夜三顧而去。即日病差。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簖于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趨。近覷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蟹舁以過簖。沈歎其義。遂命折簖。終身不復食蟹。

蝌蚪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攝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躁。皆昂首若有訴。與之下輿步覷。而蝌蚪皆跳躑爲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逡巡間復活。曰。我商也。

道見二人舁兩筐適市皆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淸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尚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

蜂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群蜂擁王出遊。遇鷙鳥攫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邃菴相公一淸命

家作瘞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太倉張川良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投于蛛網。蛛來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張山來曰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今讀此錄不其然歟

海天行記

吳江　鈕　琇玉樵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倜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產。治一大船。其船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爲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雪浪粘

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霾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遥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螯之劍荷長鬚之戟秉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踴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即問船主爲誰述祖不解其意匆遽聲諾詰嘲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黄龍守之迴遶垣牆悉以水晶壘成光明映徹可鑒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

亞、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巍

業。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

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髯長垂腹。衆官進

奏曰・前文下所司攻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一舟。

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衆曰・

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脗合渾儀。以達天衢。

允宜利涉。且復寬大漸潔。若將貢物擺擠。俟到王宮。

以次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從其凡貨凡人。淼以

符水、逆行勿逆、衆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將人貨盡抑

上岸。置之宮西琅玕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陬賤民。而志切霄衢。常恨羽翮未生。九閽難叩。幸遘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賚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

大小共五十株。黄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鮫綃五百匹。靈梭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紅靺鞨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闊廣三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斗。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鼉鼓三通。乃始啓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大人河海分界六大字。衆指示述祖曰。昔張

舊乘槎未能過此令汝得遨泛銀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賫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舁賫諸役俱易赭色長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庭之所殿皆敷金地間以瑤石砌成異彩仰視瓊闕瑤臺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測量門下天卿四員冕笏傳旨令以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衆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飄忽不斷而已隨有星冠獄吏者二人為接貢官祭收貢物引

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衆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衆衆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啓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下令曰述祖之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衆俱在池矣今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爲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扳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爲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尚何悲哉俟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

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倖憑擎天杖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鬻於番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張山來曰若非有年月姓名便如讀太平廣記矣

○先君嘗疑李賀白玉樓記謂九州萬國語言文

字各不相同。今觀此。則上天果與中華同矣。余謂長吉事爲荒唐。今讀此文。則是實有其事。但不識所謂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以及賁單所列爲篆乎。爲楷乎。爲中國文字乎。爲各國文字乎。眞不可曉。

卷十八終

虞初新志卷之十九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七奇圖說

南懷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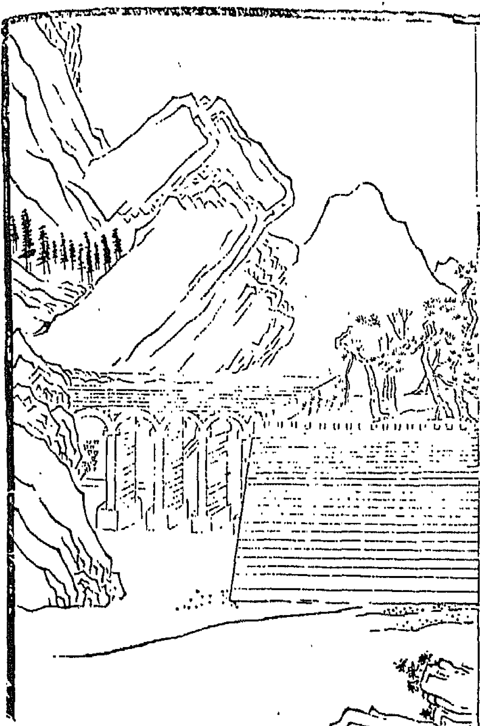
上古製造弘工紀載有七。所謂天下七奇者是也。

巴必鸞城　銅人巨像

尖形高臺　茅索祿王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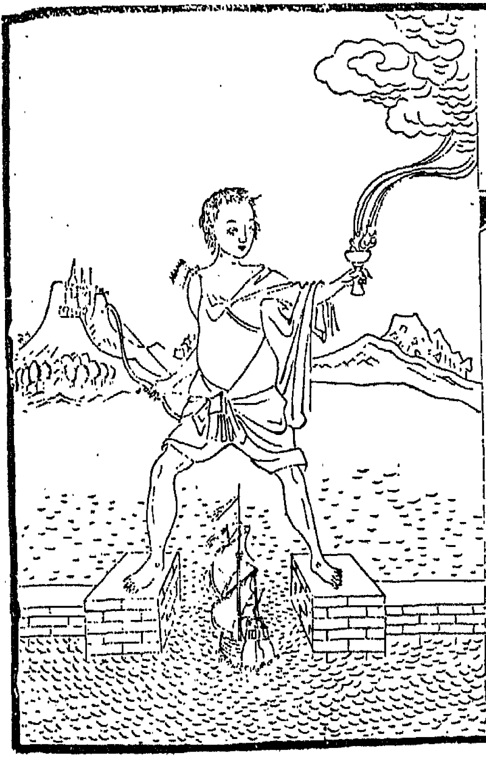
供月祠廟　木星人形

法羅海島高臺　公樂場附　海舶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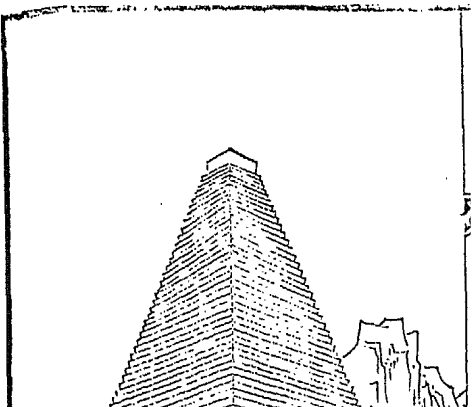
一亞細亞洲巴必鸞城

瑟彌辣米德王后創造京都城池形勢矩方每方長五十里周圍計二百里城門共一百處門皆以淨銅爲之城高十九丈濶厚四丈八尺以美石砌成城樓上有園囿樹木諸景引接山水溯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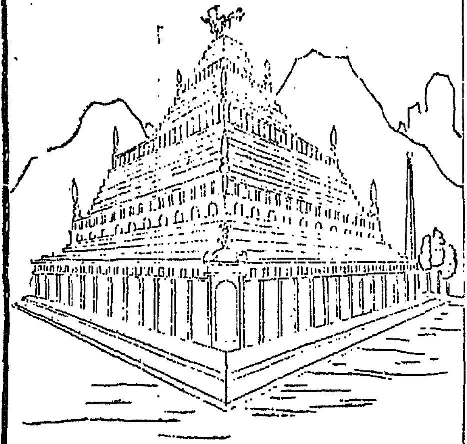
二　銅人巨像

樂德海島。銅鑄一人。高三十丈。安置海口。其手指一人不能圍抱。兩足踏兩石臺。跨下高廣。能容大舶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船認識港口。以便裝泊。銅人內空。從足至手。有螺旋梯。升上點燈。造工者。每日千餘人。凡十二年乃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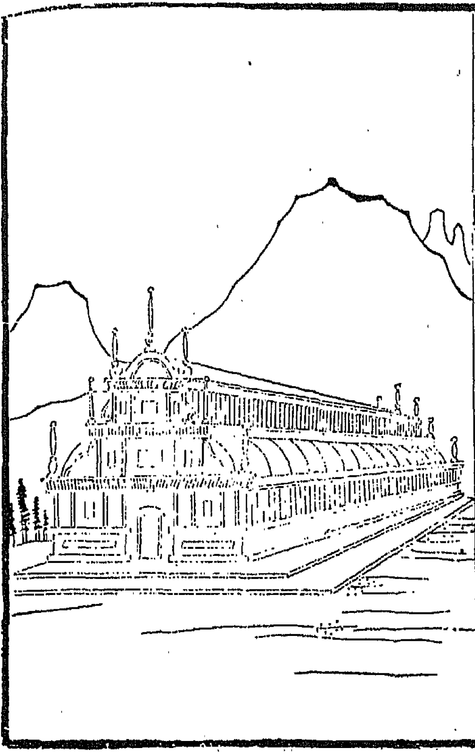
利未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

多祿茂王所建。地基矩方。每方一里。周圍四里。臺高二百五十級。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頂上寬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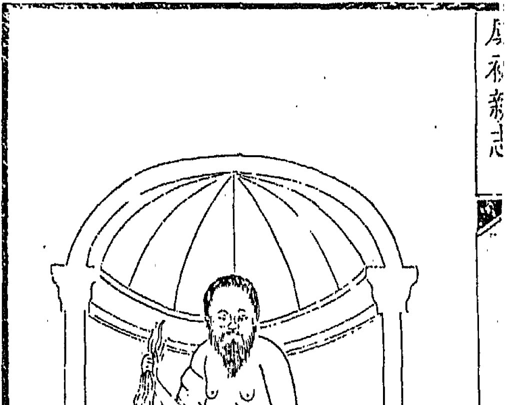
西亞細亞洲嘉略省茅索祿王塋墓

亞爾德彌細亞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塋墓。下層矩方。四面各有貴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圓拱。各寬七丈餘。內有石梯。至頂。頂上銅輦一乘。銅馬二疋。茅索祿王像一尊。其奇與。一製度。二崇高。三精工。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將此王后憶念其夫王。悵悶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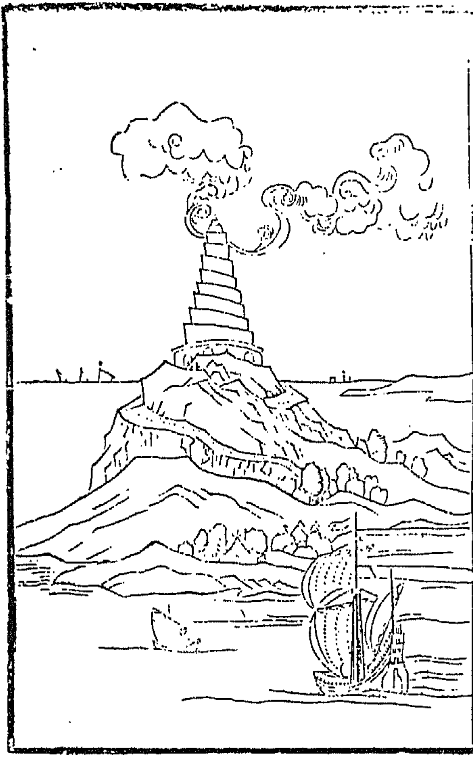
五亞細亞洲厄弗俗府供月神廟

弘麗奇巧。基址建在湖中。以免地震摧倒。高四十四丈。寬二十一丈。內有細白石柱。凡一百五十七株。各高約七丈。廟內多細石。絕巧人像。廟外四面各有橋。以通四門。橋最寬濶。以細白石爲之。正門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築工者。至二百二十年乃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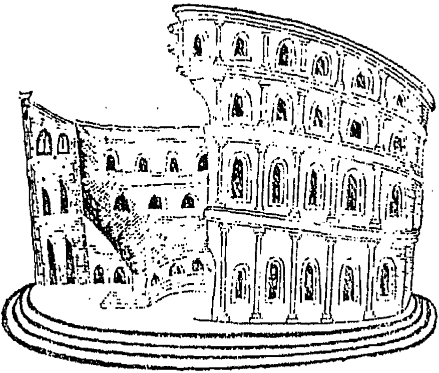
六歐邏巴洲亞嘉亞省供木星人形

斐第亞天下名工。取山中一最堅大石。彫刻木星人形。身體弘大。工精細巧。安坐廟中。時有議笑者。謂工師曰。設此弘大之軀起立。寧不衝破廟宇乎。工師答曰。我已安置之。萬不能起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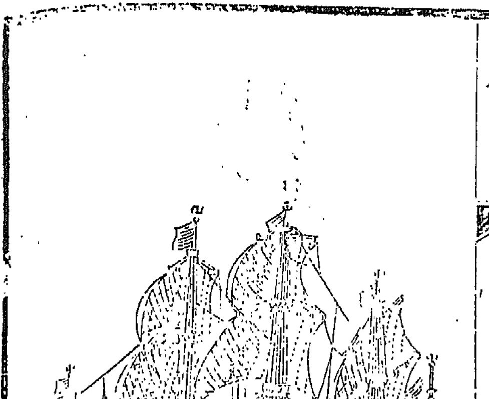


七法羅海島高臺

厄日多國多祿茂王建造。崇隆無際。高臺基址。起自丘山以細白石築成。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以便認識港涯叢泊。



古時七奇之外。歐邏巴洲意大理亞國羅瑪府營建公樂場一埏。體勢橢圓。周圍樓房共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俱以美石築成。空場之徑七十六丈樓房下。有畜養種種猛獸諸穴。于公樂之時。即出猛獸在場相鬭。觀者坐團圓臺級。層層相接。高出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遏礙。此場自一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



海舶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小者僅容數十人。用以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腹空虛。自上達下。惟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鎮以石。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密閉其孔。塗以瀝青。使水不進。操舟者。縛其身于檣桅。任水飄蕩。其腹空虛。永不沉溺。船底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舶。其大者。上下八層。高約八丈。最下一層。鎮以沙石千餘石。使舶不傾側震盪。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得

淡水最難。須裝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上近地平板一層。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切用等物。地平板外。則虛而步。為揚帆習武游戲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為尊貴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建水閣。可納涼以待貴者遊息。船兩傍列大銃數十門。其鐵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餘道。桅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濶八丈。約需白布二千四百丈為之。鐵猫重六千三百五十餘斤。其纜繩。周二尺五寸。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水手二

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船總管貴官一員。是西國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船師三人。通天文二士。船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通天文士。專掌窺測天文。晝測日。夜測星。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知里道。又有官醫。主一船疾病。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船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千人之命。俱係其趨程。但候風色。不選擇日時。亦未嘗有大火。若多船同走大

者先行引路。舶後尾樓。夜照燈籠照視。燈籠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參成。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指山島行。至大洋中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辨方。辨方之法。今在海圖量取度數。即知舶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

張山來曰。極西巧思獨絕。然吾儒正以中庸爲佳無事矜奇鬭巧也

訪菴偶筆

江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衿蒙頭。雷爲所厭。欻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於香火座上。雷仍自褫其翅羽。其家又爲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去。此婦自以爲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

張山來曰。鬼神之屬。類惡污穢。污穢之取惡固宜。但往往偶一相值。仰不能運其威靈。誠不可解。我

若爲雷神則以柳下惠爾焉浼我之度量效皐陶執之而已之用法並行不悖亦何不可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又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篷霹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斃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猪人以假銀買貨爲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猪得來非某假造官問汝識其人乎曰買猪人雖識其貌不識其住處而載猪之船現在鄧家橋於是押同舟子物色其人果獲之縣官痛

貴物示罰

張山來曰。雷所擊者。不孝與用銅爲多。而光棍不與焉。則何也。吾非謂不孝與用銅不當擊。祇以光棍爲更當擊耳。雷之不及光棍。殆亦畏之耶。抑多而不勝擊耶。

高懷中業鱔麪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鱔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鱔。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麪店被焚。婢跟蹌逃出。爲火所傷。困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減。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

處而地有鱔行跡始知向者所放生來救之也（按醫書河底泥能塗湯火傷）高感其異遂爲罷業及拆鍋下有洞穴生鱔數石盤其中盡舉而縱之河

上海朱錦初投潘尚書爲家人後其子遊泮入謝于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即檢其賣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口荷洪恩須當報効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賴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圮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即獨力營繕頓新華煥

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已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殁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將壞亦以是刻崩視其建造之姓名卿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緒吳鄭熙唐天啓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為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懈其子惟颺惟颿相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飾寺觀以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秦越視之抑知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

張山來曰此事若論功當以潘為首而朱次之豈

謂潘巳富貴耶至于不報前之朱卹而報于百餘年後之同名者則又何也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賺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冐陳聖裔時値變亂之餘聖胄散落縣爲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爲妾而巳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巫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豎一旗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衆皆頭帶包角巾（罩於髻上方頂有帶者）語巫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

從外奔歸、見火勢尙緩、亟入欲攫其諸、前進門內、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

張山來曰此事予猶及見之然亦此人不肖故遭此報耳

柳軒叢談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襆被隨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詐云吾途窮。鬻吾子爲歸中。既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客者。忽一鬅頭婢。荷水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驚異。厲聲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去。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

迎我手談。乃爲此不經語乎。誰爲吾父。出所著奕譜某宦詫之。宦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即不謬。甫對着。左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深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宦大喜。待爲上客。盤桓數月。作書登薦。好奕鉅公處。獲金數百歸

張山來曰。此當是某宦故作此狡獪耳。不然。賈子爲僕。豈不赧面而遽成交耶

嘯虹筆記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爲他郡所不及如江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膂力人呼之夢龍將軍眞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人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難於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

來以碎布蘸墨書於扁上頃刻成字歎賞久之因竊山來落欵於後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扁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綸紫篆書出宦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於行楷各盡其妙

張山來曰僕與汪君同字山來彼于書法精妙乃爾僕則十指如懸槌深以爲媿蓋靈秀之氣爲彼所獨得耶猶憶爲童子時得一圖章形圓而奈其中一面刻月色江聲共一樓七字一面刻雪夜書千卷花時酒一瓢二句俱朱文其傍一刻辛酉秋

曰篆五字。又汪濤二字。一刻山來二字、今此石尚存篋、中向亦不知山來爲誰。由今觀之。眞足發一笑也。

燕觚

鈕琇玉樵

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崇禎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凉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窗櫺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獰獷。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目不識丁。欲使稍習文字。略知仁義。天下將亂。孑遺之民。不至被其鹵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廡。

凡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

張山來曰。公侯將相中。儘有沒字碑在。想未入村廟中讀書耳。然卑鄙猥褻所讀何書。即不識字。未爲不可。但徒蠹蝕文章地耳。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瀛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而能行。即出戶覓鄭居。或時越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

重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踞牀南面而爲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駭笑旁睨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龍僊之庋香殿之存廢不一一指點其處鄉邨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逝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
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纘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
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
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張山來曰不識定情之夕。亦有所痛楚否。

豫郵

鈕琇玉樵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堂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啓扉而迎則晝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欵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纚纚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爲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轗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請乞共搜示冥冊神

鄰燧曰。君無顯秩。即一片猶難擲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爲之廻斡。神徐曰。當爲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愼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黌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張山來曰。神雖因此被譴。而愛才若此。殊足千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踰五旬。閒居晝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闥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誦不輟。書室外院地通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略語問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

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憂然不樂竟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讌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強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騶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有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

語如成人但冀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爲制義評騭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榮薦一楊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豫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豫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如人

寶四者沈丘槐店賈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娩期夢黑丈夫頎而髯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晡產一龍蜿蜒踰尺鱗

角俱備項間有黃鬃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墦屋梁因憶前夢姑置豢焉不三日驟長數丈夭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雞卵亦能啖也沈丘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張山來曰不知此龍何以報耶

秦觚

鈕琇玉樵

崇禎末蒲城人屈叟者爲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臥夜半乃醒時朔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烏巾絨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叟躡蹤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嚥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叟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即至其所旋有黠者昵叟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適

御史巡蒲。條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擊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巾。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現。立命箠斃。曼埋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由入狀。蓋書生取珠為之。

張山來曰。碩曼得珠。返以自斃。想亦書生啓御史之來耳。

吳觚

鈕琇（玉樵）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適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迎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冱寒時身衣葛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琤琮有聲以為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仰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

果大獲。既舉梢輕若無人。盡尸解矣。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為慈谿姜西溟。一為郃陽康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儇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為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惟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

母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媼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遂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摒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旣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巹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滉瀁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

不辨。但隨風私取春弓。直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廚亮。休為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無不絶倒。

張山來曰。聞髯在水繪園。每年索俸三百餘金。辟彊訝其多髯曰。我不須金。但以某郎伴我一夕。一金可耳。然不知為紫雲爲楊枝也。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貍奴。有字烏員者。

日於花欄繡榻册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粲蒸魚過饜而斃夫人惋悼累月至爲輟饍宗伯特以沉香斵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張山來曰此猫享用太過但不識工于捕鼠否

卷十九終

虞初新志卷之二十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三儂贅人廣自序　　江　价（三儂）

余小時讀書西圃以林鳥爲里舍每展卷自首訖尾方理他冊不抽閱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餓不櫛髮頮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檽外呦呦鬼聲自思不敢爲孽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畏供頭惡刹者耶燃火跡之聲出竹畦中見一敗棐爲

蛛絲所罥風入竅中鳴余始悟曰向以爲鬼而鳴者即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在焉持杖逐之見頎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偷之衣紛然而墜但無聲息遽以燈照乃老脊頭浣其故衣懸之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實相皆是人以其意造之嗣是無疑懼心余嘗爲牧豬奴戲凡讌集詡爲豪舉梱得大采又嘗事狹斜遊每遇名姝無乞介人纏頭者或反以橐金佽助宵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俠亦頗非大雅所樂聞正當一嘗惡趣即解脫耳一意救

斷。更不復爲。向應京兆試。數見刖於有司。友人同所者。多徧悅悲慨。淚簌簌雨下。余則廓落宴笑。猶故吾也。甲申當國變。天地崩裂。也令修故事。率士大夫臨於縣庭。口呼大行。合許以爲淚。余獨號踊幾不欲生。不日淚不輕揮。謂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心抽割。惟此一慟。余鮮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遊芹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譏。壹以內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共保抱之。無異親。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殞。蒙莊鼓

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運禮以制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頗為歌詩亦嗜杯酌亦精於奕亦涉書林藝苑亦好作四方遊余嘗戲謂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顧老不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為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縈老人之懷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顧言綰契覔非俊人舉爾相遺便如夙昔脫口披肝膈之言對面領詩書之氣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何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學吾

友仕粵東者死兵。（合浦令陳賓臣大埔令游文若化州守曹畫孟）粵西者死疾。（興安令王非蓋）宰嶧者死詿誤。（嶧縣令吳丕能）帥河北者死顛連。（河北左轄遊擊沈元塔）貢大廷者死於鬼於盜。（侯公莘病而死崇張正起爲盜劫殺）仕兗仕莒仕汾者。皆以眞樸不能突梯上官。並見黜落。（兗州通判項聯友武康令吳定遠州通令宋旅南）以進士爲吏部選人。沉廢數十年不得沾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著進賢冠。爲南面貴人。可謂榮矣。乃縈縈遭挫辱。終其身困踣不聊。以至死。余雖不幸。猶得傲遊林水。泰然以韋布老酒國詩城。長爲三傻湯沐邑。此非天縱之者。民

哉。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樂。間有奇厄。冥冥之中。默爲提救。壬申隨先君宦楚。道經彭澤。江岸忽崩。檣柁盡折。舟壓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劃然舟浮水面。是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悉成灰燼。歸而典衣貰屋。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爲亂兵所掠。僅存零帙。編從書肆配合。其粗有頭訖者。又得數百卷。辛卯被一竊。胠篋殆盡。於三四年中。節湯懷之費。又聚得數十卷。丁酉遇禍。悉隸入我室。粉然烏有也。見几上書。捆之以去。因憶往昔小陽詩乘。珍護甚嚴。惜恐飽

螺鼠之腹。乃於二十餘年之內、一災於火、二災於兵三災於盜、四災於皂隸、可勝歎哉、乙酉。江左鼎沸、海上帥縱兵劫民。令口呼縛、備俘者、破我闥而入、勒掠靡遺。余幾被縶。越牆而僅免。己亥。入豫州。過老兒莊。羣盜截劫、一魁曰、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道、大笑揚鞭而去。余於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至荊州、謁賀惠藩、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崖。僕夫駭走。虎躍入田。攫一雞。掠余馬尾越澗去。庚子、遊宿之趙化若。飲於張鑑宓山齋。紅蕊侑酒、不覺狂醉、扶置馬

上紓然據鞍而行問從人誰謀辭次日始知有虎引二子飲澗中都無動色甲辰遊富春山登子陵釣處因訪桐君見山凹絕巘一白額虎坐瞷溪流余與衆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豎尾欲來撲人衆客噤戰俯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久矣今日得睹神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寸弱管耳當揮斥成長律奉獻虎點首者三一躍跳入叢莽與衆客越宿樵子之廬燃燈疾書五排六十韻天方曙以詩焚故處祝之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若有災神能無即可乎

是夜夢虎頭人來謝救。持鹿酒共酌。與正酬。爲役夫催起。乃驚失之。余短於目。窮睫之力。不及尋丈道逢拱揖。不辨爲誰。迨老而視不加眊。昏暮能辨文字點畫。燈下書紅箋。能作細楷。以光常內斂也。相傳文人目多眚。歸咎讀書。焚膏繼晷以致損明。此言近誣。殆由天分。宋學士作杏目矌文。罪其失職。冤矣。余謂於目而耳倍聰。嚶嚶私語。雖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即覺。四足者無羽翼。予之角者去其齒。殆是之謂乎。戚目眶大而睛露。有識其蜂目不祥。鷹目爲暴者。此世

俗之惑也。古有獸其形而人其心者。羲農之牛首而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桀紂之長巨姣美而筋骨越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余足不健於行。然亦嘗走百里。不見苦勉。至如登山覓勝。捫蘿躋險。命且不惜。不能守齒剛舌柔之說。好齲齕剛物。未六十而齳然落其二。將提舌鋒。以言語抵忤人。人以不堪。初時不省。後乃悔之。吾年既遒。有客相見。必減我以年數。譽我以紅顏。則其為衰態亦可知也。余在蓉江。受其人術。能鍊骨為鐵。聽力士佗如虎者張

卒業之余骨無恙至十數擊而彼亦疲甚不能興矣海昌查伊璜嘗言有豪客者鐵骨與余無二各不試林婁人也伊璜宴客湖心亭客檥破舟亭畔索酒伊璜拉與同飲酣叫豁攉飲畢悉以餘饌贈之後客仗劍從軍底定閩粵以功帥於交廣之間錫有封爵伊璜以明史事掛累客感酒食之惠陰為營救究乃白同一骨術耳客以變而俠余特用之以戲猶是磨書生也可哂也庚子秋得白髮為文以罵之白髮對以臆曰鹿仙畜也千年而蒼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

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然則白也者物老而壯。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娛。得白而喜。吾願天下學道人共聞斯語。余南土弱夫。素倚舟楫與按轡不相謀。隨李御史渡河。撤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而馳。余身若翥霄堮之外。目迷陰陸。耳聽怒瀨。始而驚。既而爽。終而安焉。後此搴騎並川。余馬必先騖。崇禎來。習射於石岡之汝南書墅。弓張矢落。同學者以爲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志正體直持而審固之語。懸的者三匝月。心柔手熟。忽焉大進。以是知人不貴

自然、貴適然、性不可恃。而習有可通、大抵然矣、余善飲、而不善啖、飯可二盂、常食不能噉大鬻、客之饕者、喜並余饕。僑朔方者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屬。生薺鮮葱、有同嗜焉、歸而饌且兼人。反覺稻粱之寡味、五歲時、私闢酒室、垂首盎而吸取浮醴。遂至沉頓。家人徧索。乃酣臥於瓶罌之側、長而儕稱大戶、常時列宴、衆客支離、狂花病葉。獨沛國朱綸生。攀旗對壘、終夕不言散、時有朱雞啼、汪天亮之曰。主人悅。倜。亦取懵。侍者計余一生、曾有二醉。壬寅與合肥龔伯通飲於

懷慶之高瑩寺。同飲者。王蜀隱。沈雲門。所飲者。五香柿酒。此朔方燒醴之最俊者。四人篝燈細酌。自酉達卯。傾二罌。無賸瀝。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苦辛意。從者報曰。日高春矣。四人啓戶而視。彌受風色。心目迷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晡而復。三公者相對號咯。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鄭之旅舍。偕李御史行廊。擬坐無憀。聞西郊演劇。觀者甚衆。遂步一往。臺之外。列肆酣酒。士商聚飲。不覺流涎。因遂席而坐。傲然獨酌。已而興發。拉客中之豪者。並觴。擲戲不已。遂蔓及他席。

大衆轟飲余玉山頹矣彼此道矣未及敘姓氏亦未識余邨舍萃起而掖余昇之野廟神幔之前迨曉怪笑而囘名教中自有樂地昔賢所云時復踐之余不習錙杓而洞於茶理友人戴惕菴爲邑之陸羽余時過領日鑄以消七碗之典及至杞子國有馬布菴者又盧埜之後勁也一槍一旗居然獨步嘗戲語之若與吾鄉惕菴共品泉源正未知誰當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庭酒星謫去補茶星此亦老饕謾言非實爾也性好食醋失此則諸味

不調。又好秋末蟹。夏初蠶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屈到之芰。姬文之昌歜。近日俗尚食烟。余每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視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猶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戒矣。病酒之夫。狂飲不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皆烟之酷。乃至同於酒色。何惑溺也。余家常乏。獨衣冠必鮮整。人目之若雄於財者然。少而惜福。繭絲不以附內體。服之矜重。不輕爲塵涴。即至襪裂。亦不輕擲。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嘗記先大夫於余入泮時。

製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讌則衣之幾三十年不之澣濯有勸余改作褻衣者賈子曰是雖微非以苴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先人之敝廬不過數楹闔聚家人三世不易其傳余日坐臥者止於半舫圍塞書卷櫛比鱗次容我頭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窄出而翔步王公之第崇構迴蜿霞垂雲聳余處之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大習之言豈欺我哉余愛樓居及度板之劳不耐卑庳下濕又愛短簷淨几其牕四闢晨起披襟爽受風日

如入闇室幽曖便悶欲絕又愛舟行放槳蘆洲蓼渚之間輙其宕往有會心處咯爾忘歸余何不喜浴雖夏月亦止以巾拭汗老始習之乃覺除淹消瘕體氣榮暢即冱寒且樂就澡室焉余得天頗固不嬰重疴倘爾違和亦不用藥醫之以至清之酒醫之以至快之書辛巳年月賤體忽憊頭岑岑然作楚一日夕不思湯餌若染時病者適有倘余作釀呼至牀頭開看芬香拉鼻急命溫之取太史公荊軻傳速飲速讀瓣息之間拒案而起古昔雖信切不可以身試方吾友

賀靜子睢陽才人也。體有不適。欲行倒倉之法。余諍之曰。奈何於腹中演戲法。不聽。一服之後。下泄不止而斃。豈惟藥石。即平時飲饌。皆可傷人。余嘗於醉後飲發花宿水不死。於相國寺僧舍誤中鮮菌毒不死。此小人倖免也。子美死於白酒牛脯。太白縱飲采石捉月而亡。李杜詩人之魁也。皆以輕率自殞其生。可不慎哉。壯時不免房帷之好。後乃以漸而淡。至爲汗漫遊。遂與色遠。即燕趙歌姬充列侑飲。從無一人沾昵者。北妓入席。見客即拜。立而執役。主人加之訶叱。

余命之入坐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兆人且謂介人壞其鄉俗體貌知命之年便絕婉變友人俱請其假席間每引為笑資李膺齋至謂五十斷慾不如捐館作泉下人彼長余四齡竟以喫牛截淫一妖嫗而殂夫精炁神人之三寶而丹藥之王也先祖遇一異人授以龍虎吐納之法習練四十年道成夏月蓋重衾臥熾日中無纖汗冬以大桶滿貯涼水沒頂而坐竟日不知寒余以骨頑無仙分不之向學然於玄牝要訣頗熟聞之大要以寶神嗇精為主世之愚儈縱情

彫伐、以致陽弱不起、乃求助於含蟲之末。蛤蚧、偶蟲也。采之以爲媚藥、山獺。淫毒之獸。取其勢以壯陽道、海狗以一牡管百牝。嚮之助房中之術。何其戕賊其敗道。貴獸而戕人也。且方士挾採陰之說。謂御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獺尸解、海狗之白日冲舉也。記誦之外。無時不親操諸務。盥漱汛埽。不以煩廝役。花則手灌之。草則手薅之。魚鳥則手飼之。或雜伍漁樵。或混同儺乞。或時與童穉相嬲。擲弄觿觽以嬉。故年雖近耄。人以爲有童心。舉步輕趫。容色亦不

衰。不似龍鍾齒豁人。年來遊興不減。夢想時在湘濱岳麓。諸子惜余筋力。桃余車不得遠行。在家閒極。有花即看。有酒即飲。有對奕者。即終日。老友相值。即解杖頭以酧。緇流之上者。樂共余談。余亦樂坐栴檀之室。聞之清時小太平。適與紅裙會。方袍竹蓋。不至以唐突取厭。聆邦水桂姬。有休將疊大欺紅袖。但得情癡想白頭之句。非乞憐語。佳人會生憐耳。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爲疏解。稚小則牽遶衣袖。分棗栗與之。各饜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參差。聚而向

老人計柀尤可愛也。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爲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於祭荒李御史森懷孟薛宗伯知之。呼至其家。與仲蒨二兒讀書翁園。後爲賈大中丞。名修省志。別去。越三年。會弔宗伯之喪。黄門衛公先生。正在讀禮。留與晰山草堂。商榷今古文。爲洛陽太守朱燦然邀閱試卷。別去。介人之久於茲土者。實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故依劉御李。馬首不能他指耳。時沈宮詹繹堂先生分廵大梁。清慈明允。爲海內岳牧表。余驅車八郡。歷收河嶽之英。倦則以釣

陽清署爲歸焉。其他逆旅主人。無不欵睇如戚屬。水行則戒舫人無妨綏棹河上逍遙。陸行則常與執轡者試走。舍輿馬而徒。恣其流覽。余之所爲通。余之所爲介也。余雅精音律。於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晉邑陸君揚。綜索化工手也。從余考訂音聲字有訛舛。悉爲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爲噓吸。海內名公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在遊禁掖學院傳人。乃以介人爲導師。亦可與也。余嘗作一想。取尼父猗蘭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謝安洛生詠。嵇康

廣陵散袁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令相如鼓琴
桓伊吹玉篴高漸離擊筑禰衡撾漁陽鼓君揚出而
敲殘鈿袖為之提撥其間左顧右盼意氣激昂撥清
絃發哀弄人聲天籟雲委雪飛一洗梨園法曲之陋
顧不樂哉博塞之事盛於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秦
十齋打棗子為名流雅尚相煽成風浸淫海內余不
之數祇是黑白二子比勢覆局木野狐之譜恐亦在
所不免當余少時頗耽戲術射覆藏鈎與夫項刻花
遨遊酒之類種種幻化皆所熟諳至於名譜乩仙尤

極靈響。卽非眞仙。當亦才鬼。己卯應試失利。情懷悼悵。舞仙童以釋悶。令其搬演雜劇。窮姿盡態。有老梨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觀。擁塞堂廡。終日哄笑。匝月而不散。廳几悉遭擠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於外以謝之。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卜。乙亥試玉峰。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於是年入泮。先君六旬時。遘疾彌月。醫藥不能療。余心焚灼。抱骰盆跽於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恙。幸賜吉徵。一擲而五子各色。獨一子旋轉不定。余默懇之。一躍而

成順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盧明皇叱子成四慈聖之側立不仆光獻之盤旋三日精誠所注符應立呈樗蒲有神豈虛也哉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沐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銛利能殺人也挑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示凶害也余曰挑兩戈以求金謂之錢挑兩戈以求貝謂之賤挑十戈以求貝則謂之賊而已矣雲田曰兩戈一金嘗更有精義子試說之余曰兩戈不敵一金錢真神物也雲田曰得一金而來兩戈豈不可危余曰操

兩戈以求一金亦復何與有一老父笑而前曰此貪者之必濟以酷也敬領兩公高論老夫狀極惜王介甫不得一證斯言乙巳從三衢假道至汾水開化道中資斧告匱倀倀乎靡所騁適過一蒙館其館師教讀心廣體胖胖音爲件余入語之曰先生誤矣胖蒲官切當讀如盤館師曰門下精於翻切乎願受台教因教以上字母下韻脚中間過脈如經堅丁顛諸訣一一指授呼調數四令其師弟同余念誦一堂之中齊聲唱和初如小兒咿唔學語吾本鄙瑟少焉漸覺

來刹至數百遍而趁口以出自然通協主人聞之狂喜而拊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傳村塾蒙兒肉案衣椸何幸得公提誨請問公姓氏今將何往何為停車於此余實告以前往江右行李窘乏之故主人曰是不難命家僮立取青錢文綺見餉余拜受之得以即時就道余於字學並而習之音義略無訛舛不謂浪遊乃受其益以解字而得酒食以切韻而得錢財是亦學圃之美談也二氏皆視世人為惷俗故一以沖舉歆之一以輪迴懼之余明於死生之故不溺其說

然其標旨淸微。振辭高妙。有足豁情人之闇塞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秘文。萬畢神術。釋氏之三車要義。四諦眞言。罔不洞究。我若靜地修玄。不在採芝咽液。高座說法。不在竪拂拈椎。將使上淸羽客。鼈守丹鑪。大善知識。都向離門外聽聽也。余不信星相家言。李虛中唐瘵。世無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部位。皆云至貴之格。公卿將相。早於年三四十內得之。人多以此佞余。余初亦喜聞其佞。逮至後來。往往不驗。今閱七十甲子矣。黃粱熟矣。癡夢不復作矣。雖欲信之。又烏

術而信之。又不信師巫之術。吾鄉多有女巫名人先處與人敘語。余幼隨家人往。果於隔戶隱隱有聲。家人自言見鬼。哭而問訊。余惡之。從後闚窗偵。見一人垂首甕中作語。遂發其奸。余在河南。與李御史同謁嵩嶽。見有所爲馬子者。托神附體。儼坐堂簷。執繩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謁神座。竟拜馬子酬愿而去。忽而恫喝。邀索。衆皆驚竄。財如阜積。余惡之。令御史皆縛之。至。衆神叩頭哀乞免死。聲色移人。余性亦有嗜焉者。嗜泉聲。嗜絲竹聲。嗜小兒烺烺誦書

聲。喜夜半舟人欸乃聲。惡群鴉聲。惡驟人喝道聲。惡賈客籌算聲。惡婦人詈聲。惡男子吵鬧聲。惡盲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殘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妝真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熱熱媚人色。惡貴人假面喬妝色。至余平日有喜色。無愁苦色。有笑聲。無嗟嘆聲。竊謂屈原之九歎。梁鴻之五噫。盧照鄰之四愁。六根賈誼之長太息。楊雄之畔牢愁。殷深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偪仄。動與世愁。惜不與介人同時。爲作曠蕩無涯之語以廣之

余不識金錢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問營算之方。不設會計之籍。倘然而來者。倘然而去。篋中忽盈忽虛。若與阿家翁無與焉。年七歲時。族伯亾。應余承祧。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當讞。得宗人賕。袒之。余起告曰。爭爲人後者。利其產耳。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遂辭以出。司馬謂先君曰。有是佳兒。宜不賴此。其爲志大。財疎。自童齔已然矣。傾余行篋。從無十金之積。白鏹青蚨。亦數來數往。但不戀。清寒吾輩人。余曾坐皐比。收諸生修脯。亦曾心織筆耕。賣文字作生活。

亦曾以文應採風之使。得受前茅上賞。不以事生產。不以食孱孱八口。牀頭阿堵。不知何故咄嗟而散。余最僻古器。幸而購得。寶玩不已。倘或失去。經時怏怏。如憶故人。向在東都。所得當道之贓。悉置三代尊彝。鼎爵各半。槖負抵舍。家人意其貲重。啓視之。砢砢然皆邱土中物也。余誇而家人笑。不久卽屋失。假使余發金以歸。要亦垂手盡。不能作臨洹守錢翁。人言介人癡不癡也。向有三畏。畏盜。畏猘犬。畏笑而多機智人。不幸旋觸黨人怒。卒吹蜮沙。興文字獄。执余而囚

之余曰事若遊若不知有狴犴者客譏余曰子才之不振以至於斯。今猶北放宕其辭以自娛乎。余曰焉遷腐刑居蠶室而著史記。陸平原臨刑。曰古人立言以進不朽。吾所恨者。子書未成耳。蔡中郎被收。請黥首刖足。繼成漢史。此三賢者。介人之師也。子烏足以知之。或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子有何惡而遘此刑獄。余曰。盜跖爲暴。肝人之肉而食之。卒得上壽。柳下惠操行修潔。以黜辱沒其年。崇侯虎進炮烙以痡百姓。國滅不與其難。西伯修德行仁。因於羑里。司馬魋

欲殺聖人。終柄宋國。仲尼賢過堯舜。拘於匡。圍於蒲。微服於宋。信如報應之語。則是盜蹠崇侯司馬之善報。爲不爽。而柳下西伯仲尼之惡報爲斷如也。有是理乎。知己之恩。倖於生我。古人云。士爲知己者用。又云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又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甚矣知己之難也。而余之生也。凡得知己者十。髮未燥。應童子試。而東謝象三先生。目之曰渥洼之神駒也。因以鹽車恐未得乎且騰逸。此一知己。楚黃曹石霞先生

令邑月兩課士余輒冠一軍迨解官放浪西子湖與白門諸山水間延手吟嘯狂呼絕倒此一知己光州唐雪霽先生選邑士廿人時校藝於衙齋文必面閱必戒諸少儁者奉余爲經師辛卯之役謂余必掄元及報罷仰天嘅嘆至於流涕此一知己湘潭沈旭輪先生李吳三簡首諸士曰時文中古文當腐二史其鼻祖也終恐不利時官之目此一知己之萊李琳枝先生以省方試士拔余罪隸之中弁冕都人士序余文曰介人之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能令人喜能令

人下酒能介人已疾是介人以文生天下而輩倫乃欲報之以殺忍乎哉此一卹已河陽薛行屋先生人倫淵藪坐余濟友軒相與訂千秋業余斷梗又折角如意也而先生折官位輩行以交讌為珠采玉英希世之寶此一卹已七閩黃石齋先生講學湖上弟子數千人蟻升廡下易正一書簽蹄爻象妙契圖先獨以授余曰滄桑而變惟此子不刊其書讖罔之得文立絲衛門牆吾何恨矣此一卹已吾鄉之文久汲綆務中潛壺許子與余力倒之並轡松陵分題溪上他

無可與語者嘗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己上洋妓王儞仙姿才無雙頗不近貴人得余文必焚修拜讀讀已又拜相對滿謂無一語墮人間粉澤者此一知己有授僞秩官人偕邑中雕面少年密謀傾余事且露主者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將羽儀天下必務殺之再擊不中歎曰才士固不可殺愛我之口無可準的若輩方欲剸我以刃而肯稱爲大家呼爲才士此亦一知己李獻吉前朝之文人也葬於崆峒山塚已崩陁幾出觀首頹人無過而問焉者余語禹

州史太守張良涧旁黃石塚聶政墓側姊嫈墳大抵荒唐爲土人耳食語獨明詩人李獻吉墓埋骨不過百年沒於豐草碑識無存焉爲太守者所當急爲表治以培風雅守即鳩工往葺余親爲壘土而封出故碑而重渺之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雲間彭燕又嘗代之文人也以五十年老孝廉授汝寧司李才華震盪不屑以牀石繩人或議其有文才無吏幹一日來謁李御史於汴署余從屏後覘之見其內衷紅褶心爲竊駭御史甚加禮遇肅之坐談論甚洽茶凡三點

燕又漸忿分位以足加膝哆口橫議劾治無人御史傲睨無憎意人而呼余曰子見夫狂司李乎余曰見之才不檢倜儻夫子憐而恕之御史曰我無責乎爾天下豈皆愛才者恐終以是禍來幾巡方使者會稽至御史謂余曰彭司李掛彈章矣狀跡纍纍罪且不測余切懇御史轉旋爲文人留一生地御史難之曰直指駐節彰德汴之去鄴也遠疏發追無及矣余爲跽請乃刪其重大者數條遣一幹役策飛騎詣直指所追還原疏更爲改繕燕又得從薄譴以歸余初不

令燕又知也。余方童丱。嘗夢一人。纖細娟好。自稱金鑾否人。以綠沉筆一矢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見借。今以奉還。由是文思大進。放盻詞塗。不可捉搦。患難後。於資善僧寮。曾晝夢作文。有朱衣人裂而擲之地。余啓之曰。豈以文受禍。不當更費踰糜耶。今後但爲蹄涔杯水之文。不復爲驚濤怒瀾之文。但爲軟而滑口之文。不復爲犇牙棘齒之文。但爲依離彷闊之文。不復爲開瓏鏧嶂之文。但爲女子鏡奩嬌昵之文。不復爲丈夫桀戟森戢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霽而去。

及余提筆匠心獨詣其爲所奇如故也又夢采衣人怒訶曰逆吾教者由汝虎視文林但無望龍門燒尾余乃絕意金閨日與麴生者爲友上追風人下逮三唐吟老遊相鼓吹余壯盛時力爲時文若科目可旦暮掇焉者甲午同考官某與余有神契欲收之夾袋密相招援以關節余驚復之曰科名爲何物可以關汝獲之且余命多蹇剝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售無所逃命若使一日說過是與命拘也人禍天譴均有之矣當事怪恨使與余絕老而力爲古文歲戊午

薛黃門衛公先生謀之要津欲以博學宏詞薦余上劉啓謝曰价夙遣也雖沉痼背城雕蟲瑣事不足名家寶乏史材無容忝竊宏博之稱非所據也且也山麋野性不樂冠裳豈其潦汜餘年頓忘丘首孝然竄河渚仲蔚沒蓬蒿匹夫有志不可回也固辭而後已刑部作院劉公結三十年中州縞紵近為侍從親臣出督蕪關稅迎余蘂江之署飲酒賦詩公於署前方池之上構一新亭鑴　御賜松風水月字為之額刱々敞對題曰倣亭志不忘君也余為之頌系之以詩

復命曰擬以余才綴頻左右余懸止之曰草澤寒蜩久甘蟄伏。豈可以不祥名字上干　帝座。公爲黙然。退語幕客曰。此公老鈍。命與才逆。余之古今文。洵非逢年之物。天下鉅公。謬以富貴相貽。此世人謂爲奇遇。蠖屈鼠拱。感溺以受者。而余顧麾而去之。若將浼焉。然則介人七尺。其爲不翦之木。斂早飄之敗葉也審矣。向集自少至老所爲詩古文辭。刪九而存一。客見之。問余曰。其中所稱最快意之作。可得聞乎。余曰流落散人。實多雜遝之樂。試爲足下略言一二。李御

史蔡荒兩河時駐節歸德余入謁御史手授丙申詩刻一冊凡百有餘首余回寓命從者炷燈釃酒依韻和之漏五下而卒業黎明投入憲府御史立邀進署大呼曰君以一夕敵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已遂留幕內河爲大快者此其一河陽妓小紅兒性豪善飲嘗倚其量以壓人一日余取大觥容數升者恭之紅兒不辭曰我善酒爾善詩爾成一詩我盡一爵今日試以詩酒一決遂淡余吟紅飲酬對數巡紅兒微有醺態余乃一連叠咏紅不能支踞而乞降余

縱之雖自吟自飲坐客各舉杯稱賀可爲大快者此其二。繆侍讀念齋先生。過蓼有青樓何媛以詩晉謁備陳墮落苦狀侍講心惻呼其嫗盡償所值聽其擇人而字無他樂也余作種德記以贈之。久余病不能飲。而爲酒糾爲之約法曰。若有犯不能飲者罰以酒。能飲者罰以詩。即以繆侍講捐金與何媛落籍爲題。衆聞以詩贈繆。皆應曰諾。一客曰奈何能飲而不罰之酒。余曰若以酒罰能飲者則是賞也非罰也。余乃隨罰隨吟。令小童錄之。計所爲詩。竟得免罰酒三

十二瓶。侍講笑曰。昔人讌集。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者。有之自介人始矣。余私喜曰。不意於風雅林中。而得逃酒法。余素負酒人之名。每罰即俛首受之。無可解免。此番乃得以詩硬抵。公然强項不飲。衆不敢誰何。爲大快者此其三。戊子入鄉闈。號舍中啾然有聲。其鳴甚哀。余信爲場屋文鬼。大聲誦余向日秋試詩曰。三年蹤跡逢邂逅七義光伏嚇主翁。其聲遂滅。有顧香王者。邑之才士。以不得青其衿而死。余爲立傳。人聞之。喜其揣情繪意。

有若寫生。無不酷解。己酉冬上舍僧伽令鄰寓有二生披而讀之。忽相抱痛哭。至於失聲。余驚問之。彼亦負奇侘傺而不得一遇者。其爲此態也。蓋亟有所傷也。我之詩可以妥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性。可爲大快者此其四。問少司農欒園先生被蜚語中以閩事。窮極拷訊。終無賊證。將臬司李官以讞決失輕。比奕逃問。與司農同繫刑部。死者數人。滯於獄者八載。

世祖忽念無辜。有貸死意。廷議改流寧古將爲散戍

征人
亦遐之曰特諭放令還鄉辛丑偕王過客司李東萊
南歸道經雲苑留宿宋公牧仲家余適邂逅宋出
上賜先相國古畫同觀司裴一一賞鑒畢列坐開宴
余曰姑緩之請再觀今畫取余所著火山客譙閱之
諸公叫讀不已都忘杯斝鼓掌而笑巾幘盡敧主人
勸且飲諸公曰得此奇文愈讀愈快正如身入龍藏
爭看寶物惟恐其盡誰肯撒而去之竟閱遍且不倦
賓禮可爲大快者此其五覃懷沈雲門欽崎其人與

余訪金石交數得子嗣斷制於內不容置妾媵擬一人於外宅產一男聰穎明俊且八齡矣托爲里人兒擕至家夫人見而驚異曰阿渠家生此九苞鳳雲門進啓曰此卽夫人子訊得其實夫人大喜踰望消日爲育麟之宴親朋製錦稱慶文皆屬余捉刀一爲中書殷玉美一爲給諫薛衛公一爲河北大將軍鮑濟宇一爲大總戎魯璧山一爲懷慶太守彭悟山一爲張乾雅諸同學兄弟一日之內橫筆揮霍悉副其請無一雷同門面語可爲大快者此其六庚子修豫志

午日賈大中丞邀飲開府談文論及諸葛孔明王景略二人優劣互有異同適襄城余令獻襄酒三百罌陳列堦前諸同事並落分既中丞笑曰請諸公各草葛王優劣論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須分也諸同事聞言賈勇各就席搦思余伸紙搦筆不加點竄俄頃而稿畢中丞令余口誦余音僻剛毘鏗戛中丞爲之擊節歎賞諸同事皆擲筆長嘘自壞已作余進揖謝勝督耳校四人僭酒於前余攜之徐步而出可爲大快者此其七嘗見佾孩村腐妄爲詩文多有口自吟誦

非手點頭自鳴其得意者若稍知痛癢則不然矣韓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劉蛻曰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則求余所爲快意之作當又絶少也有譏余文多遊戲者余曰方朔之客難假難以徵辭崔寔之答譏因譏以寓興崔駰之達旨符旨以緯思韓愈之釋言懲言以攄志楊雄之解嘲托嘲以放意班固之賓戲隨戲以遂懷也客曰子奚擬經之徒孟堅述史之士奈何鼓其舌頴以筆墨爲遊戲乎余曰昔孔子目冉父爲犂牛斥宰予爲朽木覩仲由

之好勇取暴虎以示兇鬪言偃之絃歌舉割雞以志喜遊戲之語雖聖人有所不廢而况為聖人之徒者哉少辨方言作儂雅四卷蒙難時作火山客譚十五卷廣禪喜一卷會有感喟作鼠嚇五卷豫遊最久作中州雜俎二十四卷同人問訊作千里面目六卷老朋半舫作化化書十二卷人林題月八卷嬾春秋一卷三儂貧人詩文全集未定卷數今雖衰鼓踵門而乞文者必應之如償夙逋不以為疲後有作者得吾書而秘之中郎之帳聽之如李漢序韓文以行壽之

百世聽之卻不然如張伯松不喜法言此覆醬瓿亦聽之

張山來曰文近萬言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允稱妙構○予素不識三儂而令嗣桂東曾通縞紵因索種種奇書尚未悉讀不知何日方慰予懷也

總跋

予讎是書竟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嗟乎古人有言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夫人以窮愁而著書則其書之所藴必多抑鬱無聊之意以寓乎其間讀者亦何樂覩此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之音乎予不幸于己卯歲悮墮阬阱中而肺附中山不以其困也而貴之猶時時相嘬嚙既無有有道丈人相助衆手又不獲遇聶隱娘輩一泣愬之惟暫學羼提波羅蜜俟之身後而已于斯時也苟非得一二奇書消磨歲月

其殆將何以處此乎然則予苐假讀書一途以度此窮愁非敢曰惟窮愁始能從事于鉛槧也夫窮愁之際尚欲藉書而釋況乎居安處順心有餘閒几淨窗明焚香靜讀其樂爲何如乎因附記于此俾世之讀我書者兼有以知我之境遇而憫之世不乏有心人然非予之所敢望也

康熙庚辰初夏三在道人張潮識